

守黑齋遺稿集

上

咸豐三年正月潤之全，順有寶洋銀二元五角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明初人集偶見即錄故所收不下數十種凡有名於當時者勿論
已即有梓本不甚流布因見是本遂證諸向來諸藏書家目錄
其名氏爵里纖悉相合俾恍然於某之集標題如是卷第如
是而吾所以知珍重之者皆古人有以語我也獨此守黑先生文集為
上虞夏時時中著自見之始知之求向來諸藏書家目錄為之左證
無有也雖繁稱博引如家俞印明史藝文志按朝代求之蔑然無有
焉不奇矣不秘矣則是書之得見豈不可喜耶顧余獨有感者
守黑為洪武時人非有明較近可比集本頗多或加采擇遂致湮沒
不傳乃哀然成帙皆係古文非一二風雲月露之作不隨類波述以
俱亡何不幸耶余就卷中詩其身世大槩知守黑懷才未遇抱道自
中年失明留心著述無顯爵高位于當世故雖有專集不登國史向使
無此板存幾一字與草木同腐矣幸有集梓以傳後使後人見而知
之勝于聞而知之不猶可幸耶因誌數語以見書之幸而勵存者

此君此數者又不現而求諸藏書家目錄而得之目見者也何幸
如之 嘉慶己巳秋九月二十有六日雨臨記 漢名

守黑先生文集叙

守黑先生文集叙
文與道德高下尚矣道德豐
厥躬言焉載道道德脩諸身
言焉衛道言而不循道求諸中
無有也必矣二帝三王周孔之言
若河漢昭回日星明著川岳流
峙草木敷賁不假思惟不事雕

守黑先生文集叙

守黑先生文集叙

守黑先生文集叙

守黑先生文集叙

飾不斲離渾而正大光明粹焉
一元氣之流行天下萬世習之至
而愈不克至味之深而益見其深
推以用世莫非斯道之形也自顏
孟以下荀董歐韓繼作雖於道
有純疵辭有精粗然觀其命
意成章截乎甲乙之有存也

粲乎璿璣之可寶也鏘乎律
呂之相宣也旁推曲暢足以翊六
經衛聖道扶世道乎民足以厚風
俗康四海亦非空言者可擬其
萬一也吾越素稱文獻

國朝儒者言不畔乎道文可用
乎世者不少也求其清而不激富

而不餘簡而不踈新而則古而雅
雍容紆徐隨物命意若珩璜之
中規矩者上虞守黑先生其一
也先生於六籍子史靡弗不精究
將推以用世中歲失明迺肆力
於文以見志觀其自序與序感
興詩註送祝伯琰諸作其探道

立志制行直欲希古真豪傑故凡
著述鑿鑿有古作者思致求其不
循乎道者蓋鮮也鄉先生葉
饒州銀梓以傳江西左叅政張
君居傑復俾予序之余昧於
道序常人之文且不敢而敢序
先生之文之首邪堅拒不獲

迺強顏以附焉

正統五年春正月既望奉議

大夫奉

勅提調江西學校按察僉事前

史官郡人王鈺叙

守黑齋遺藁目錄

卷之一

序

守黑齋遺藁自序 送櫻寧先生行卷序

送張元輔還分省序

送總制禱雨詩序 送楊文啓序

送李仁寶照磨序 送張益之外郎序

先春亭詩卷序 送讓上人遊中天竺序

王生篤行序 送翁好古赴京序

卷之二

序

送祝伯琰還永嘉序 竹屋詩卷序

樞密副使張公壽詩序

蔣思實壽日詩序

贈醫師周子秀

東山倡和詩序

幽勝軒詩卷序

送薛伯武序

送章景莊序

卷之三

序

趙仲實序

贈醫師鄭德民序

怡怡軒詩卷序

朝暉軒詩卷序

八月十八日夜縣庠聽琴序

送俞宗海之閩序

送張以敬序

送敬講師住寶林序

雙清館詩卷序

春暉堂詩卷序

卷之四

序

送朱伯賢赴

京序

送詣上入住小口佛寺序

送該上人住大石佛寺序

送何鍾玉葉趙五進士春闈序

送阿十詠詩序

感興詩註序

天光雲影詩卷序

送趙庭芝序

送大澈呈講師住天台能仁教寺序

林蘭室序

卷之五

序

贈醫師魏自成序

送瘍師醫倪仲英序

送徐子季赴京序

贈陳名中裝觀首像序

又送薛伯武序

任仲倫夫婦挽詩序

耕讀軒詩卷序

綠筠軒序

卷之六

記

樞密分院朱都事禱雨記

壘空窩記

重開萬壽門河渠記

竹坡書隱記

松岩讀書堂記

居貞齋記

交翠軒記

碧拱洞記

梅林書舍記

卷之七

記

尋樂齋記

聽鶯軒記

雲居記

慎齋記

梅坡記

時省齋記

養素齋記

一枝樓記

悠然樓記

迂閣記

梅花莊記

卷之八

記

越東書舍記

雲深軒記

清湖陰記

小小齋記

柳莊記

水心雲意軒記

泰宇記

月井西記

東臯書舍記

朝陽樓記

適安堂記

卷之九

記

臨清軒記

菊存軒記

種學齋記

來青軒記

景高軒記

一齋記

靜者居記

理菴記

迦軒記

種藝軒記

卷之十

記

敬思菴記

敬慎齋記

集義堂記

紫荊館記

綠陰清畫軒記

楚頌亭記

卷之十一

雜錄

書福星僧舍唱和詩卷後

代王維芳總制答陳文昭大尹書

家者圖贊并引

穀齋記

代劉坦之通危左丞書

書新刊周易參同契後

書謝元功為趙才曾亭醫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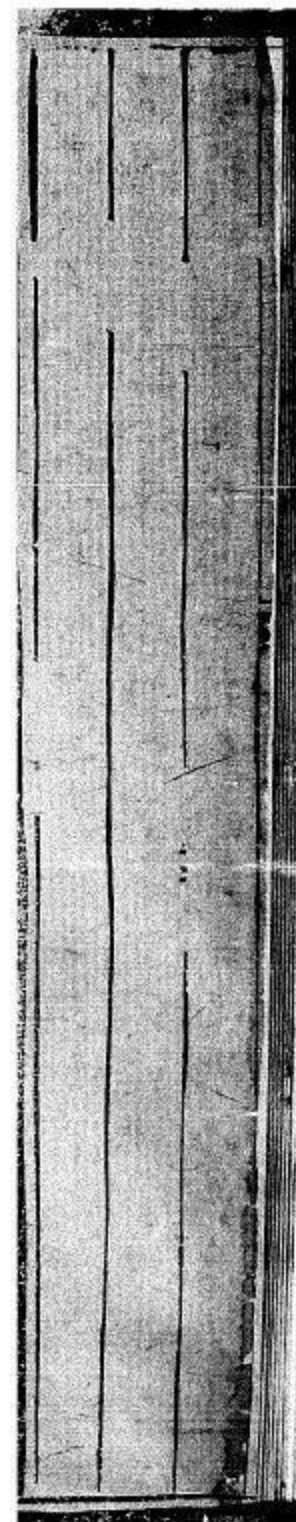
詩傳附說後叙

四哀詩有序

八哀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守黑齋遺藁卷之一

上虞夏 時時中著

序

守黑齋遺藁自序

古人論為文章謂不閔世教雖工而無益是知修辭必貴乎明道也今人求以文名固未能卒澤於道德仁義然必研窮乎六籍究極乎百家冀從賢人才士以為範模又必得天下之奇聞壯觀以激發其志氣則其操之為論議縱之為辭章庶幾本乎實學不淪乎空言文可易為哉余自生長田野素稟朴且陋早歲非不知務學而病於無師非不知遠遊之可貴而困於無所資自度無愈於人何文之敢議惟不幸自中年來兩目既盲舉足不能出戶外枯坐一室幾無可度日者因而自念以為天之所以與我者亦異

乎凡民矣今皓首困窮至此其將與草木同腐哉於是慨然感激思有以自見每聞人有歲脩之所冥游之方其言動可述與夫行者之須贈言輒想像其形容議擬其問答舒為言辭名以記叙一篇甫就亟命諸弟筆之積十數年遂至此若干篇既又從而嘆曰人之生世不可以不自勵向使余知晚年之困厄則於六籍也必將沈潛而玩索於百氏也必將反覆而參究學問既修於內且外資聞見以擴克之則吾之造詣縱不能追踪於古人亦或可比肩於今人乃今面牆而立且自視欲然雖區區所獲僅出幼年之記誦其所為發又皆一時之朋從以是求聞於人猶吹劍首之一呖耳得不為識者所憫笑也耶故吾赧然內愧即欲一大焚之及既思夫用心之勞則又徘徊而不忍舍姑存而藏之篋笥庶或者得而觀之亦可以見吾德業之

未克其著而為文不過知斯而已矣尚亦知所鑒哉洪武庚申八月朔日識

送櫻寧先生行卷序

苟可以行吾濟人之志使內不失已外不累物處之終身而無媿雖以賢者而未遇猶將舍其所學以就之此古人所以願達為良相而窮為良醫也夫以醫而比之為相貴賤誠異矣而其可以濟人也則無貴賤之異即舍所學以就焉斯可謂之忘已狗物哉櫻寧先生以儒者而治岐黃之術言溫而氣清志高而行脩其學博其才敏其所制作皆脩然有古人風裁而能一切不以自有唯牧人焉治其方藥以救世活人為事余知先生自蚤歲即存志乎古先聖王之道其窮理以為學脩辭以為文雖皆吾人之所同事其意亦欲梯之以進取冀其道得行於時其擇得

於民也既而皓首弗遇不怨不尤而退然以醫自居
何哉豈將以儒者之道為亡所利於世耶豈將以儒者之
學為不可以媚於世耶而寧舍此而取彼者亦唯曰吾以
窮而在下既不能枉道以求進又未能遺世以獨立而徒
務講學為文章則是一書生以終其身今吾上交不諂下
交不瀆介然中立乎大都通邑之間使斯民也不幸遭陰
陽之沴生可衛而死可卻得就吾而治焉豈不足以少行
其志也乎此所以寧以醫師自居而不欲以經生學士自
好也人孰得而知之嗚呼先生於世無所遇猶存心於愛
物如此彼為民之司命者乃坐視元元之墊溺而起然不
一引手救亦獨何心也哉予於先生有所太息矣先生姓
滑氏許昌人自武林來寓居吾鄉且三載今又移家句章
士支成賦詩餞別俾余為序予於先生交雖未久而知實

深故得述其所志而書之首簡

送張元輔還分省序

自上虞必守有兵凡將帥之麾下皆才吏而天台張君元
輔在督制官幕府中充所謂傑出者蓋督制之設一軍民
二柄而授之其佐史雖事乎賞決簿書然小而供億調度
之役大而備禦懷來之務無不使之得與聞焉非有明決
通敏之下其何以稱茲選元輔由分省書佐從事於斯其
處繁治劇之能視眾胥史中莫能出其右故凡列營之米
薪芻豆所以食夫士馬者無不由之以資以給而元輔處
之常有餘裕朝而出暮而歸恬若不知有出納之勞句稽
之煩惟其志恪以勤其行潔以脩而其才又明決而通敏
故其於有司無違事於諸將無間言而一邑之民亦無有
一人以為屬乎已由是眾皆推服以為才吏之傑出者無

或異辭而元輔未嘗自視以為足也予竊謂吾邑駐紮殆今五年經費之出既多征求之令日繁民之告勞也有日矣幸而邊鄙稍寧無寇藪茲究之竊發然居位任事者猶或有倍道以要譽生事以立功非不知民力之已窮財用之已殫也而固欲毆之以工役殫之以委輸脫有一二冒史圖為利以贊成之則吾民幾不得一懷其生矣元輔獨能有以自守分然不阿志專乎奉職不欲生事以立功心存乎利民而不敢倍道以要譽非所謂才吏之傑出者歟惜乎其位不足盡其能其任不得以克其志也今示輔以分省之辟升理問所令史由是而往將從事乎省垣吾知其步趨日高行能日益著而顯官要職可指取而有矣豈特稱夫一士吏之名而已哉予雖未嘗見元輔而予弟惲與元輔交謂邑士盧宗文欲得文以贈元輔之行用不辭而為之序

王摠制禱雨詩序

至正廿有三年天台王侯維芳以樞府從事監軍上虞且提縣事未半歲政平而民樂之乃孟夏之月天方亢陽川池澇谷之流涸且盡田不得卒種者亦日就槁枯而七所資乎澆灌侯知民心之憂惶也即憂然以起愀然而歎曰嗚呼不雨遂至是乎旱乾水溢何地無之予方治茲土而適然丁焉亦不得不任其欲矣今四郊尚多壘民力既困脫有不幸而重道凶年匪惟軍食無所從出民生亦且柰之何哉乃徧走封內山川求其神之能致雲雨者禱之不得則命學為浮屠老子者使修其科教乞靈於浮屠老子氏之神又不得則率其僚佐齋居縣庭窮日竟夕或自閉闕深坐絕言嚼齋食飲以追省其所愆如是者累日天始

一雨再日而再雨不數日自郭中達郊外畎澮川澤之水皆滿盈而醜壤汗邪之田無不畢種向之欲搗而未搗者亦且油然穰獲且秀矣歲既有望民亡大小皆歌呼以相驩虞縣文學鄭君朝陽思頌侯之德率吾黨能為歌詩之士得一十有四人而以大田詩之三章分韻俾各賦一詩而屬余為之序余謂君子之於天變固不能自保其心亡誰能遇災而思則亦無不可銷之理王侯自守繫於茲其政固已宜乎民其遠遭旱乾豈必乃身之所自致而頽怫然以為己責惟恐阻之之不亟者寧將以要譽於下而求寵於上耶人徒見其衝炎風冒烈日假靈於山川激惠於仙佛焦心勞形不皇寧居而不知其所為亦務民之義而已夫自以為軍旅之未息而又加之飢饉之荐至則一同之民將不得遂其有生是以憂思之心鬱於中而大發於

外莫然不覺其奔走之苦拜伏之勞也雨澤之行乎田知其孰淫樂而勸是彼司造者雖欲施其膏而使之不吾施寧能不察侯之勤懇而哀而矜之耶此天變之所以亟銷而歲切之所以有望也豈非我侯之深惠耶豈非我民之厚幸耶豈非吾黨之士所宜嗟歎而詠歌者耶是為序

送楊文啓序

浙東元帥葉侯既守戍上虞天台楊君文啓自四明來訪焉侯素與君善謂其才可以資贊決請署為參軍軍司馬君固辟弗就強留之旬月乃行士友無不惜其去者余獨介然而言曰士君子出處去就在乎歸潔其身若楊君者豈非自得於己無求於外者哉孟子以宋勾踐之好遊而語之以人知之亦翫人人不知亦翫人夫翫人也者無欲自得之謂也楊君自幼力學才良而行脩善為文

而謂工壯歲遨遊三吳之間已而凌大江跨洪河以觀
於京師當是時非無大賢碩士可從之以要名譽也非
無達官貴人可藉之以求任進也不幸遇遠天下之多故
翩然庶歸時司徒公作鎮東南左右皆君之故人無不
而薦之者君壹辭以寸之不堪世用時翱翔於藩翰之實
客間夫其所尊者德於人爵之榮無慕也所樂者義於外
物之私無累也揚君豈非無欲自得之士耶予嘗觀於今
之人莫不以窮為耻以官達為得志其顛宜於富貴蓋
若行蟻之於槁木群趨而附之彼既覩其窟穴或凹而
或靡而窈自視以為高宮奧室也安居而樂處而不知
累者之一旦取斧斤而折之彼且奔潰四出求全其微
而不可得矣噫使若人而無識也則可今既誦於人曰
嘗務講學明義理而乃惜世用之覺也如揚君之無

得豈非高世絕俗者耶然予聞器之大者其成晚才之大
者其用難揚君幼而力學得於已者既甚優壯而好遊所
聞於人者當益至其應世之才救時之略必有超軼乎今
之為士者是豈翹然無意於世用者哉不有擇於人必有
待於時矣詩云招之舟子人涉邛否人涉邛須我友
其揚君之志歟於其別因為序以問之

送李仁寶照磨序

浙東元帥葉侯之分鎮上虞也外寢既息邊竟日無事每
風晨月夕輒置酒率幕下之士使擊觴相屬分韻賦詩更
倡迭和以為樂余雖未盡識其人意必有雋才逸德之君
子不徒可以取倡酬之歡而又可以資論談之益不徒可
以資論談之益而又可以得夫黃畫之二也至正癸卯秋
李君仁寶過余於客舍目其貌温而清耳其言文而雅

人蓋君自幼知讀書必務求古人微意與人交非賢大夫
士則不親不狎既善屬文又長於歌詩而尤以精劍器自
喜初從事帥府以軍功進其佐戎於茲也則以葉侯之命
夫以葉侯之用賢待士能忘其勢而得李君以相輔如此
其日有論談之益實畫之工也必矣豈直取倡酬之歡而
已哉自古有位者無不欲得賢才以自輔而賢且才者亦
必欲得其人以相周旋故不唯求士者當知所擇士亦當
擇所從今使居藩翰者能如葉侯之得士夫士也亦能擇
所從如李君豈非兩濟其志而足以有為於時也哉夫樂
道人之善以勤其歸者君子所貴也今李君將歸天台省
立墓僚友皆歌詩以美之予故述其所樂道者書以為行
卷序

送張益之外川序

金華張君益之年幾六十餘往來明越二州之間亦且十
二三年矣道不其息日望其故鄉而未克歸因寓于越
之餘游者幾給有年下歲嘗學儒能以儻歸吏又善笑
術自一省以樞密院事官經歷二侯總督軍民事
于上虞時古以行省昔姑備引為從史出入其幕下者踰
一年王侯之泄車也諒理周密弛張合宜軍民卒服上官
亦深所信任君實左右之凡軌民有令律軍有條無一不
諮君以行其稍縱君所裁削者必粲然有文秩然有理掣
然有當於人心而一邑田賦之入軍需之出君必稽其盈
縮較其多寡至詳至悉錙銖不遺在民無負逋之尤而於
官亦無侵欺之患君子謂王侯於是乎得人矣侯既謝事
民方惜其去君亦不久而東還人莫或有能留之者予竊

以為遠竟之寢數未戢軍旅之供億猶夥有如君之才美居藩翰者能羅而致之不患其無所裨益也而君遂翺然引去其介然有守不求用於人耶將在位無知己者不樂為之耶耶夫君子宜有以自重與其不遇知己而為之用寧若無求於人之猶為得已然君往來於東州以其所知識之僚友必衆有謀議於省垣者焉有贊決於樞府者焉藉令一舉手而推挽之雖匪才者猶可以幸進况如君之能以偽術飾吏事者乎吾知其名聲之隆秩祿之崇水行而風動魚縱壑而鳥凌空一邑人求予文為別贈用不辭而為之書

先春真詩卷序

先春亭者鄞象山蔣氏園亭之一也蔣氏象山之六姓今海道義兵萬戶字公直者實慷慨尚氣節之士予與相識

者數載矣今年春復與知見款洽從容謂予曰予家象山之南其山曰壺山去縣治幾二十里有園一區為畝計者數十連山西南列峙而環之地勢清曠不阻不幽予少長日涉其間意謂可以植花木治亭榭克遊覽之娛心樂之近從戎於外逾十年竊以為灌莽入之者十九矣今吾仲氏始翦剔其蕪穢鑿石渠疏泉流取四時之佳花異卉分方而類植之又築亭於旁因其所樹而命以名皆予之夙志也予固未絲歸觀其勝將請諸士友使亭必有詩詩各有序以為山中之嘉話而其北一亭以植梅而扁為先春子盍為我序其詩乎余辭不獲則復之曰草木彙生於天地間往來皆得氣之先而得春氣之先者唯梅獨也寂今夫玄冬閉塞之日山木既凋野草咸瘁梅之生意闕而未泄

功等以讀克然與壺台言恩當意功於前且易之

直幹上下爛發迄至於春未止也梅之先乎春者如此而善觀天地之心者知一陽之復亦於是焉得之今蔣侯之園亭以植梅而扁為先春亦可謂善於命名者矣予雖未嘗至其處意其華構初結翼猶特立於孤芳之間雖當水霜慘厲之時而春意之盎然者可一覽而形諸賦詠也蔣侯方有軍旅之事其勝談未暇端觀異時初成名遂歸休故鄉予當招廣平之賦客披孤山之詩老相與浮鄞江駕溟海登象山望壺山之下求蔣侯之園亭而造焉廼詹長吟倚樹永歌即席成章光動林壑蔚然為象山一奇事然後拂筆而為之序未晚也將侯咲而讓曰子必欲過余請書而言以為信遂序以遺之

送讓上人遊中天竺序

有浮圖仁讓者受業上虞之瑞像寺其志靜專好脩而嘗學常坐一室取吾聖人書習讀之至終日不出戶稍出率與吾徒講說其所習讀既又入室誦詠不少休如是者累年其儕輩從有竊視之亦知其將有所得也此過予言曰人言不遊方不足為釋子信乎其言也自吾舍族姓即思自拔於流俗求道問學歲非不深而內不見學業之充外不聞名聲之著惟沒溺於枯槁不得其人以為依歸耳使吾得人以為依歸豈至碌碌無所取泯泯焉無聞於人哉今諸方之尊宿惟俊公之居中天竺也學者爭從之吾鄉慕焉既深固將往矣而公乃自屈尊毀重貺之以詩蓋欲援而出諸深山密林之中引而寘諸稠人廣眾之內其盛心也今往矣庶幾有所成就乎先生其贈予一言予因復之曰自古先覺之士未有不欲啓迪後進者後公首世高

中其於文聲著乎江海不唯其得其所宗雖吾
重之今居諸山之高汲焉以鼓舞來學為心亦其道宜
也然四方之學者以千百計公豈人人能作興之耶獨何
所聞於子而招之來耶此非子希世之遇耶何憚而不往
也夫為吾儒之學者固曰不愆人之不我教而懼吾無受
教之資不病世之不我聞而病吾無可以聞之實為佛氏
者之學宜不異是也子將脫窮居之窻陋即得其人以為
依歸藉令所養之弗豫所蓄之無素猶當虛往實還以高
視故林之儕輩况子既嘗自力於學而有聞於大方者乎
其學業之无名聲之著特在俊公一提擻一獎拂之間耳
莊生有言大冶鑄金金踊躍而起曰我且必為干將莫耶
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夫金之就冶頑然一物耳其為器
也為用也無不制於人而後成安知干將莫耶之為貴而

求為之耶其踊躍而起不祥也人則異於金矣使之不知
從師求道則已果能求道而得所師則學業備而名聲歸
宜若登山然不窮其顛不止也若涉川然不際其涯不息
也寧可不知夫踊躍而起耶吾知子之自期者不淺矣請
以是為贈試從公而質之當必以予為知言者

王生薦行序

論人情之相慈孝唯以父子之間為至薦者由其骨肉分
乎一體喘息分乎一氣良心之發至切近而純實也若孫
之於大父其氣體相去雖未遠然慈孝之心比之父子則
宜有間矣於此有人焉能以其父之心為心愛其大父亡
異於其父而能為人所不能為亦可謂薦行哉若王允執
中者是已允世居廣平肥鄉縣三槐氏之後也至正十二

年大父

公來為越上虞主簿允隨其父

避難村澤貧不能自存廿一年冬良佐詣浙東帥府請以
公致仕杖上諸中書公忽遘疾卧不起數日時天大雪寒
甚病轉篤允馳使往告良佐恐窮日夜還至家求一錢購
醫藥亡有憂不自勝頤家人言曰老年關鬲虛冷水穀弗
克化故病易淹唯宜味其所下甜則劇苦乃差矣古人有
行者庚黔婁也允時年甫十二聞之甚信明旦竊取公所
下如別室嘗之家人不知也其女弟允幼窺見之驚且呼
曰兄得無癡絕乎何不潔如是而可納諸口也良佐聞即
名問允允走而前曰大人毋以大父為憂也夜者聞欲知
差劇唯味所下甜苦今味苦大父其必愈矣良佐喜甚亟
趨告公公曰噫吾孫能為是乎於是欣然喜可知也遂不
復命醫數日病果愈聞者莫不稱歎嗚呼允亦可謂有萬

行矣夫天下之事在我所當為不可以不為所不可為雖
君子不能強人以必為夫以孝子而知親疾之憂宜若無
所不用其情雖割股和藥人不以為過然君子則不以是
強人也若不潔者夫人知惡之即欲持與人而使之嘗雖
賞勸刑威猶不能必其從也黔婁愛父之至一有聞而必
為之固可謂難能矣允之於大父比諸黔婁殆未必若是
之甚也而能勇往亟行安得有強之者耶頤其為心惟知
大父之憂不計己之當為與不可為也君子謂允愛祖之
至由良佐薦於愛父而然有孝子然後有順孫可謂善論
人矣自古史傳紀孝子多矣其志順孫也蓋鮮若允之事
誠宜見書於史冊使得從黔婁之後惜乎未有為一言者
予觀蘇長公之銘三槐堂也甚言天之可必且以晉公父

於世而事親極孝謹允又有篤行可稱仗天固厚於王氏
豈有若良佐父子而不被之爵祿也耶予亦謂王氏之福
未艾也故為序其事庶幾古人勸善之義云

送翁好古進士赴京會試序

士君子取沒世之無聞而奮然思有用於天下其志亦不
卑近矣然其匡君之略濟世之才學成於已不得其時不
出也雖得其時不顯其道不進也尚亦有守者哉夫或憤
其致身之不登悼其成名之不速致之汲汲惟恐入之不
已求至或迂其途而進焉則或非士君子所守矣鄙人翁
君好古自幼即穎悟從師授經不拘於於訓詁章句之習
學明而行脩同舍生成推其才美堪世用時惟天下多故
軍旅積未息異時懷才抱藝以宿願自處者不忍老死田

野相率自奮拔取徵辟而一時後生新學亦皆接踵起以
村藝希論薦君恬然不顧而固挾其舊業從學徒於
荒山窮水之鄉朝謳而暮吟若將與之卒歲者至五廿有
五年江浙行省群試南北士君與同學爭走入戰藝既得
雋屹然進立於二十一人之列鄉人咸為君榮有司者特
以朔南道阻欲例授州縣文學官君謀之同列辭不就請
以名聞中書且東入白章將駕海如東師從藏禮部士
友皆作詩壯其行予亦謂君之行可壯也我國家明以
科舉取士於士不為不重矣士而知所自重宜必由此途
以進今之從官者乃或迂之而不是由是真知匡濟之急
謂有司之選為不足待耶又豈真知匡濟之具為在已以
天下之望為不可亟失耶斯時也操翁君之學以爭進取
於人予不知其孰先孰後而乃恬坐不顧必持其素志挾

其故業恂々而起以待夫三歲之大比又不急於必而欲必登春官之選必奉大廷之對必受聖天子之寵榮以為邦家光豈非真士君子卓然有守者哉其拜官於丹墀通籍於金闈在翁君可指取有之予不足以望之矣詩凡若干首君俾予序其端予不能以入之所榮者語君而以君之所守暴於人或者朝廷公卿大夫士見天下之經生學子猶知所尊嚮而山林玩世之士亦鼓舞而劇談之庶幾不悞吾道之不昌也是為序

守黑齋遺藁卷之二

上虞夏時時中著

序

送祝伯琰還永嘉序

自世教衰士大夫之有節行者固不多見而能以節行為言者亦幾若不可得聞自非慷慨激烈之士其所養也既久所感發也既深孰能切々焉取以語人哉近祝君伯琰自永嘉來訪朋舊於茲予始見之浙東元帥朱侯座上神甚爽氣甚邁聽其論議卓然動人後一再見之輒聞君語其先世家括蒼幾三百年當近代時有舉進士為郡通判者遭世衰不樂仕歸休於家有司屢徵之進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卒不起人皆高其義又有為孟縣尉者以鄰寇入境能拒戰得進攝縣令期年寇復至拒戰益力力盡就

虜買賊死不絕聲其子聞難往救亦同時被戮括蒼人
哀之為立忠節堂奉祠至今其辭氣動宕人莫不為悲歎
者或謂君年壯而氣銳學於古而思用於今不以先聖賢
之道德功烈語人而切之焉稱道其先人節行欲何為者
也予為之歎曰忠義之事何代無之君固取此以語人是
豈徒欲發揚其先德者迹其中心亦由哀古人之不可見
悼今人之莫能及耳是其所養者久所感發者深也茲特
也既不可得斯人可不聞有此節行哉若祝君者所謂慷
慨激烈之士非耶君自少長積從名人問學甚有聞已而
受易於莆田方先生所蘊皆致君澤民之術君不求知於
人人亦莫有知君者惟浪迹湖海而肆意乎詩酒間其為
詩也思敏甚類若脫口就酒酣氣雄輒取出作商聲謳甚
悲亦其慷慨激烈之氣鬱於中而發於外不自知其聲之若

是也予聞先儒論古人心事明白者惟漢張子房諸葛孔
明晉陶潛唐顏真卿數公心常酷慕之惟恨不得高世士
以激發吾之志氣一遇君於邂逅方思從酒家問新醅呼
往就飲飲盡醉相與仰天而竚立鄉風而長嘯曠然遐想
求今人如前數公者從之遊而君已飄然有歸志弗可
留也已將若為以贈之耶詩云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
我者謂我士也驕非君不足以語此也於其別歌以送之

竹屋詩卷序

江浙分省檢校王君文起舊隱天台之黃岩有屋十數楹
外無奇花異卉佳木之娛而唯植脩竹數十百竿日吟歌
乎其間曰命其名竹屋臨川危先生聞之喜既為書竹屋
二字又賦詩以美之由是竹屋之名聞江湖而士文之工
於詩者亦皆爭起以相和應既成什君屬予序予讀諸詩

亭臺之築必求占夫市廛之會舟車之集人物之富繁苑
囿陂池之勝麗者以為不如是不足以稱夫居養之尊安
也今曰竹屋也者殆隱者之所居也夫隱者之居將必遠
市廛絕世氛不求人之已聞唯以適所存故考槃之詩有
之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寤寐言永矢弗緩茲非其然
乎哉君之竹屋余固未獲過計其荆扉蕭然當虛閒幽曠
之墟連山而帶谿上可以振衣於崇岫下可以濯纓於清
湍澹然與造物者游不求聞於時人也而斯名一出朝之
名臣聞焉賦詩以美之江湖遊宦之士聞焉賦詩以美之
山林枯槁寂寞之徒聞焉皆賦詩以美之嘗試觀乎諸篇
清且徹者秀且絕者敷腴而光潔者鏘鏘乎其成音節者
令人心與境會油然若披晴霏而攬淨色也粲然若乘華

月而踴清影也煢然若聆商飈之起而秋聲集乎庭戶也
果何所聞而能至是耶豈君嘗以吾家子猷有不可一日
無此君之語是以雖當游宦思之不足而形於寤歎又不
足而見於詠歌故一時聞者莫不喜為之賦詠而形容之
極其要眇也然子聞古者高世之士雖居朝市不忘山林
如讓安石之居東山也初若絕意於軒冕及其居公輔之
任受朝廷之寄一時顯貴宜無可奪而東山之志終始不
渝固非其素尚哉君今以有用之才方見用於世一趨一步
已駸乎乎爾浮雲而濤濤而清安雅韻若初未出乎竹屋者
其素尚可知矣它日返初服歸故園坐茲屋之下好天良
月時々出諸詩謳吟之聲琅琅散天風斯時也將不假鐵
如意之擊澹壺而阡疇之間自當有敲金戛玉而求應其
節者余安得與數計於其間耶意余安得與數計於其間

樞密副使張公壽詩序

天之生人既使之有豐功偉績施於時則亦必有百禄之
 詒多福之錫以加厚於其躬固其理然也人之懷其德而
 利其澤者亦必期之以高爵望之以永年豈固欲以是媚
 之哉亦其愛慕之深而不能已焉耳江浙行省樞密院副
 使張公始受命丞相作城上虞既又遷院署以臨鎮之外
 患既弭疆圉日固流迹四集若震風凌雨而獲厦屋之庇
 民志以寧至正廿有六年春正月公以謁賀丞相府歸即
 私第乃是月望日壽旦斯屆歡動東國此邦之民咸恨不
 得趨拜庭下以效公永年之祝也又惜公不治私第於是
 而不得即是以為賀也東鄉瞻望汲々焉若弗遑居居者
 于時賓法吏寓公遊公與邦之儒彦皆相率賦詩以為

高第之娛抒民情也時嘗讀詩至南山有臺

古人之頌美乎君子者矣始稱之為邦家之基又
 萬壽無期次稱之為民之父母又祝之以德音不已而
 也又欲其保艾亦使焉是知古人不徒冀其介福之永而
 尤願其令聞之遠也今公以盛德昭于時猷澤
 庶于民士大夫莫不以為邦家之得賢而信其為吾民之
 父母頌美之於於民心之誠愛者宜其歌詠而見之詩
 也然民之愛公者雖至公其可不知乃自愛也哉以公英
 明之資高之識所以自愛者雖微士大夫言之公豈弗
 能知之公果知之而士大夫弗能言之亦非公之所望於
 士大夫也斯晨也賀客羅拜於庭壽鶴交遊於席工人左
 右頌聲洋洋其亦必有歌南山有臺於座隅者乎時固弗
 得而知也故推其說序諸衆作之首

蔣思實壽日詩序

士有懷通才抱利器而能無意於世用樂隱道以終其身
雖若不知所以自辱而天固不以君子之予聞義兵萬戶薛侯語
蔣君思實之賢而知其可以永年也蔣君黃巖人侯之
兄配焉今年壽皆六十矣君自蚤歲行能服於州邑自
尉丞相佐藩臬亦賢才悉收用君有學術可以循政理
議可以贊戎務知君者感焉與之若不相聞退隱也
之陽買田築室教子讀書以自娛終老于山水之樂
可尚者也四月既望生朝君謂侯以守成於茲思與之
晤弗獲也思舉觴以介其壽君能也坐求考所往來之
士作詩頌美之而侯子序其始末君自出明識之士未
以無材為耻者而不知君之材在明識之士未嘗
試問年章木漆以有用而為用也侯折松栢以贈之

桶之任而拱把以上率為人所取惟樗也櫟也獨以散木
稱故其高至于臨千仞其大至于絜之百圍而終能全其
天年曾何以有用為貴哉今蔣君不以有材自矜而能以
無用為樂竹宛藜杖優游丘園其心不休於百夏之感其
形不勞於萬事之役予固知其有以永年而薛侯所欲作
詩以頌之者也易履之上九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薛侯
於蔣君可謂視其履而考其祥矣為蔣君者其奚以自處
哉亦必知其旋之為吉可也遂為序以遺之

贈醫師周子秀序

予近聞餘姚人稱周君子秀為良醫師未始相識也而鄉
人姚巨明氏去其居甚近與之往來甚密被其濟生之惠
為甚至亟思有文以頌美之今年春其子文正每過予未
嘗不語君之賢每語君又未嘗忘其所欲頌美者及予聞

之熟則遂才一縑軸來言君故儒家子自必樂
讀書必務通大義而尤喜攻醫藥方口吟而心思夙夜不
怠既有所得則日出以試諸人人以疾求無貴賤皆趨往
切視不一望其報即有來報餽遺亡小大輕重薄厚率罔
辭未嘗受一二焉人以是益稱君良醫師矣予謂天下之
居一業者若農之藝五穀也工之利器用也商賈之時舉
廢以適有亡也莫不求以利人而已亦與獲其利雖以士
君子而讀書學道無不曰吾以匡吾君濟吾民然志乎富
貴而已者殆紛乎踵相接也君之於醫也非不習而能
者也何為徒施於人而不望其報耶謂醫之道固然耶則
世之醫師鮮有不望報於人也謂君之處心欲求異於人
耶則君亦非必無所為而為之者也且人以病至安危存
亡一懸於吾之手吾能脫其危與亡而實諸安且存則人

之圖報當何如而乃拒焉而弗取耶或者君自如學即欲
無濟於天下願以時之不逢位之未獲而必假是道以求
知於人耶夫君子之行義雖一視乎在己之當為彼汲
於名者猶汲於利然以人之懷德於己而不忘與求報
於人不得而怒者其度量豈不大相越耶此其見稱為良
醫師宜也予以未始識君不知君所從何師所受習何書
其出以試諸人今已驗者凡幾其人必皆何病已其病之
狀皆何如使君言足自信則人將亡不聞當必有如太史
公之傳倉公者今文正不能盡言予亦不得而詳也獨不
求報於人予則熟聞之故備述之庶當世得抑儀曹者傳
焉則君之名亦或可與宋清相上下矣遂書以歸巨明氏
使以贈周君焉

東山倡和詩序

可以縱臨睇固亡往而不極其心目之娛若士大夫而有此樂也則必於古人所嘗游歷尤喜求而樂就之豈其心獨異於常人哉亦以謂往者雖不復作其遺跡猶或未泯得其遺跡於百世之下則百世之上之高風亦可得而懷想也上虞風景之勝惟謝公東山竅有名左帶曾巒右控大江煙雲吞吐昕夕百變寔為會稽以東山水之佳公始未出嘗與王許諸人放情於此及既出仕敷歷顯要而率山之好未嘗一日忘故居武林擬而名之居金陵亦擬而名之雖故山終不復還而煙霞泉石之觀亦終不能以此而加彼也後之遊者歷世不絕良有以夫至正廿有六年秋江浙分樞密院經歷王侯始蒞官樂民生之甯寧軍務之稍閒乃八月廿日率僚友往而遊焉于時江雨初霽天

氣澄峯巒林壑峭拔清秀徒與衆客躋而上憇茂豐被之洞訪明月之軒散步林泉往來東西一瞬心與境會悠然自適班坐清漪引觴賦詩在列凡若干人交倡而迭和蕭什相繼至累數而未止亦一時之勝集云翼日既下山侯以諸作接時俾引其首時既受讀而歎羨之曰在詩有之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其茲遊之謂矣方謝公之居此山也人徒見其蕪娛乎歌酒賞美乎雲月曾何若有仕進之志一旦為蒼生而起受朝廷之寄神色不動坐持社稷於陸危之時其雅量為何如哉今明公抱經濟之志群賢又皆超軼之才其為茲遊也豈徒以林塵勞息世慮追賞心於一快也想夫遊川之思與江流而俱長高山之仰邈然雲漢之不可及歎嗟良久形之賦詠謳吟互答鏘然若感爽交作於桐廬之野秋風起自天末而抑揚之高深幽渺聽者

然則茲遊也又豈可與新亭之對泣峴山之臨渙求以保
生前之歡樂遺身後之名聲者比耶此豈特時之所樂聞
夫人而不樂聞之也遂為序其首

幽勝軒詩卷序

軒以幽勝名志其所居之美也君子之於居固莫不唯美
是擇然處山澤之僻而無以娛乎燕休不足以為幽處邑
居之稠而無以適乎情性不足以為勝幽且勝唯靜深而
明秀斯足以命之天台薛伯武家世儒雅居黃岩之九嶼
地高而氣爽嘗即所居之北作一室如軒車然面勢屋豁
不隘不寬琴書錯陳圖籍為列仰有脩篁佳木蔚然而可
愛俯有異花奇草粲然而可悅啓其扉可以見海霞之吞
吐馮其闌可以見山雲之出沒良天佳月輒引羈人靜者

以相游從或倚樹以娛或坐石以嬉嘯歌謳吟響葦林籟
至窮旦暮不已脩脩然殆不知有塵世之喧俗事之煩也
故名之幽勝之軒云其所居之美可知矣予嘗謂天台以
奇偉卓異之觀而絕出乎江陬海表之遠其為幽勝也向
非列仙方士遊歷而知之人固弗得而知人雖知之而非
有能窮冥搜極遠覽亦不得而盡窺唯其人卜之出皆卓
犖瓌偉負才望而事顯榮夫亦山川清泚之氣盤薄而鬱
積也故於是焉發之今其人也雖皆心存乎報主志專乎
立功行邁靡靡非不皇寧居其於故山寧無有思之惘然望
之悵然欲振塵衣於千仞之崑曠歲時而迄未獲者而伯
武也方抱孤矢之志懷軒冕之榮宜其投筆而起揚揚然
望臺省而躋之而頽倪焉孳孳永與一軒之煙霞泉石為
客主何乃太早計耶雖然伯武年壯而氣銳日思務學以

盛幽勝之所既得則舉宜日積不宜日益雖欲自匿入亦
將尔辟吾知伯武一軒之宴息亦不容於久遠矣賦幽勝
軒之君子盍亦以是勉之

送薛伯武序

予始讀江文通別賦曰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心竊怪
之以為人之出處各異途行止各異勢聚散離合人事之
常何至黯然銷魂於一別耶徐而思之則交友之際或意
氣之相合道義之相孚游宴之相娛相與日夕相忘日深
一旦有睽違之異雖古人亦為之挽衣勑手而不忍遽焉
則知江生所謂亦人情之不能已者天台薛侯以義兵萬
戶守戍上虞季子伯武自其御來省覲時壇場既無事侯
為之延師使於是焉受學予假寓城中與居甚鄰無一日

不過侯所館侯雖身在軍旅而樂善好與每往客至輒出
酒脯以為宴洽不極歡不止暮則延以就宿對坐談至
夜分或未休故幽人韻士無不樂交於侯而伯武與相好
亦無非彬彬然文學士非詩書不講也非禮樂弗習也予
中心愛之而莫知助焉輒鼓舞以興之激厲以承之契譽
以成之特見其問學日新月盛若泉涌而山出也伯武亦
知予之愛已時來就予誦所得始而莫逆於心中而不予
舍終而不予戮也觀其心亦若甚愛於予者予嘗謂侯成
事未聞伯武亦未數數然有歸志予得與之翳茂林坐饜
五使吞吐乎月露卷舒乎雲烟亦是少樂矣既而侯以陞
秩宣武將軍而其先府君與先太夫人及其先配皆同時
被恤典即命伯武歸焚黃於墓庭以顯其親以榮耀於鄉
閭伯武銜命惟謹即日戒行吾黨士作詩餞之無不惜其

去者而伯武之行若轉圜石於峻坂急欲追而不可得矣
事固有所重情固有所私苟徒吾私而不顧所重固非所
以為予然以終歲之相與而一旦有悞違之異焉寧能無
黯然於中耶此予於江生之言所以益信為人情之不能
已也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意予
安得取其白駒而繫維之姑以永於一朝也哉既永歎不
忘曰以序請詩之首

送章京荜序

為士而有才固不可以必於世用幸而見用於世不獨為
士者喜得行其志凡為士者亦莫不喜其志之得行也而
况乎氣誼之相得趣向之相侔欲與之行古人之道成天
下之事業者其喜之也當何如哉予觀行樞密院之在上
虞也于今二三年矣其明法令治文書從事於幕府者雖

不得盡識之而所識亦彬彬然皆才俊士凡於即位有以
則取諸掾曹掾曹有闕則於佐史焉取之人才之多如是
也故一士陞其同列無不彈冠為之喜者四明章君景莊
在幕府家有聞上官知其才陞之為斷事官令史予友張
君伯高喜於僚友之得人也即謀之同列求予作文以贈
羨之伯高通經而博古優於學而敏於才先是進為令史
其同列既皆翕然喜今景莊又接武進而伯高又率先喜
之士積而山高川儲而澤盈物有所資固宜然也夫斷事
官古之士師也朝廷以獄訟為重故專官使聽之令史雖
不過明法令治文書然非知意論軒重之序慎測淺深之
量固不宜在是選然景莊之陞其身未出乎院署也其位
未越乎掾曹也其所事又未離於簡牘筐篋也而同列相
率為之喜者豈非其氣誼之相得趣向之相侔欲與之行

古人之道成天下之事業哉景莊明足以察理公足以守
法又得如伯高者與之周旋吾見斷事之庭聽訟以明折
獄以平將期刑于無刑不惟見居位者之能而諸君亦信
乎相與以有成矣詩不云乎蒞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
兮心如結兮此不惟同列者之喜亦可為有司多賢才之
賀也予故取是詠歌以美之

序

送趙仲實序

劍中趙仲實生以父從王軒王先生學先生既來教授冰
 潭書院復從以米篤志厲學才器日克同舍生成推誦之
 莫不樂與之友既而先生還劍生又從之去同舍生莫不
 惜其別求吾黨士作詩餞之屬予為序予謂行者之有贈
 言其來古矣今人為之賦詩以餞別是猶古之贈言而序
 也者冠諸贈言之首者也不當徒有以頌之必有以規之
 規之者必昂之以進脩期之以樹立可也今夫被服華美
 者必無貴乎布帛之文厭飲鮮肥者必不甘於薄粟之味
 是序此者無慕乎彼也生之送於王先生有自笑以先生

上虞夏 時時中著



道德文學之克盛而生膏親炙之其朝夕之所講求
之所啓迪無非進脩之勗樹立之期也予雖欲於贈言規
之豈或有加於先生者哉不惟無所加於先生雖於同舍
之切磋亦未必能有所加也惟予習聞學者之論恒患為
師者不能盡其才彼為師者亦恒患弟子之不能盡其業
而信其道予則以為使弟子而能安其業信其道政由為
師者之能盡其才也能盡其才使安且信其能不親其師
乎若生者亦可謂能親其師矣自先生之講道於茲也生
即鼓篋而至蕭然空齋獨處昕夕食飲無所寓薪水或弗
給人固弗堪其居也而生處之恬然不厭不苦迨先生之
歸然後去是直所謂確志厲學者知親其師而能若是乎
親其師斯能樂其文宜乎同舍生無不借其副也故予雖
不敢有所規而姑以序諸詩之首

贈醫師鄭德民序代人作

方技之在天下君子固不得而盡知惟其係乎人生之重
切乎民用之急若耳目鼻口在人身之不可無者君子亦
不容不知焉古人謂事親不可不知醫也者尤為人子所
當知也予有老母今秋俄病瘍予初不知所為竊以為攻
之以五毒養之以五氣療之以五藥而節之以五味凡治
瘍者莫不然出而求諸市得一二人焉使治之藥愈用而
病若愈篤人或謂予求效之速非鄭君下能者予聞之信
即馳往致之果得速效焉蓋君治瘍得家法行不操刀已
始至察病所因即躬善藥內排其毒而外聽其自潰藥所
至病為立止不決旬而病自遂瘳君誠可謂良醫師矣人
莫不謂親之體重於己之體向吾母之在疚也猶其切於
吾身也心誠憂之不遑寧居今吾母既脫然愈則吾之憂

亦釋然而忘之使非得鄭君安能致其效若是速哉由是
信事親之不可不知醫而謂鄭君為良醫也君當謝去予
思有以報之鄭君曰謂予曰子贈予以金帛予之所欲也
遺予以穀粟亦予之所喜然予之術若是不可謂不善惟
其知之者未報則求之者未廣使予得金帛穀粟而以衛
於人安得人人而銜之幸而文之以贈美載之於緇縵使
予得展之於市肆之間則人之見之者無不誦誦之者無
不知予為良醫知予為良醫則求之者日益廣而予之濟
之者日益多所操者約而所及者眾矣鄭君之言如此亦
異於常醫師矣惜乎世之名能文者未有知鄭君而知君
者未有能以文名於世予不得而求焉故輒斐然而為之
序今之時非如古之陰陽和風雨時也不幸遭六氣之沴
而未知所療使為其子者皆得醫師如鄭君豈不足以濟

其事親之志也我詩曰孝子不匱水錫尔類予非敢以自
謂也特因此以彰鄭君之美云

怡怡軒詩卷序

同氣之相和同居之相樂固皆出於天性之固然人情之
所不能自已宜無待於士大夫詠歌者然其政行於家庭
義稱於鄉閭內之可以篤彝倫外之可以敦薄俗士大夫
亦宜嘆嗟而嘉賞之若徐氏之怡怡軒詩卷是已徐氏居
餘姚之梅川家世純厚以兄弟相好聞於人其鄉先生楊
元度甫嘗過之喜其友愛之隆樂其居處之驩既為命其
所居軒怡怡又為作文以記其和樂之實而一時士大夫
之名能詩者莫不作詩以頌美之長歌短詠載之簡牘炳
然如見其華粲之相輝也翕然若聞其瑣筵之迭和也友
人薛文舉開持以示余余為讀之而興歎曰善哉徐氏兄

之乎世豈有如徐氏兄弟而家道不興者哉人之言曰人皆有兄弟而我獨亡之則聞者或以為悲意兄弟誰獨亡之使其知骨肉之相愛而不至於寇仇之弗若知同居共爨之為樂而不至有分門剖戶之患則亦庶乎不失夫天性之善人倫之厚也彼有天顯之凶念鞠子哀之弗恤不恭不友鬪鬪日聞方且喪其良知良能而不自知矣其室家且不可保尚何羨乎有兄弟者哉若徐氏兄弟之相和樂家道之興也可必矣此宜士大夫者作詩以頌羨之也夫詩者先王之所以厚人倫而移風俗也故詩亡補於世教不足以言詩今怡軒之詩之作亦可謂有補於世教者矣苟有觀風者得采而上之則徐氏之門尚亦有休譽哉文舉欲序其端遂書以為序

朝暉軒詩卷序

愚村柳先生既長校宣公書院遭世亂不樂久仕方歸老于鄉其子機仲思亡以樂其志即羅岩之陽作室如軒車以奉之而扁其額朝暉時聞之喜一日從二三僚友求其所往而往造焉先生出見客輒延致坐軒上軒正東而虛曠清爽衆客容與其間盡日不能去暮而就宿翼旦海日東出即蒼蒼涼涼射棟宇降而入窓扉又降而入几席與人相依良久而後去客頽而樂之咸願賦詩以為頌羨或拊而議曰嘻昔管輅以日中為光朝日為暉軒之命名殆取尔也君子之事親也不能致其養則不能慊乎心是故起居欲其致乎安心志欲其致乎適而精神也又欲致乎恬愉而不衰夙興夜寐孜孜焉冀其百福之介而惟恐其

一補焉不暇之日中感而為之

之曰中則移乎夫滿招損謙受益天之道也古人之頌其上亦有取諸日月者矣不曰如月之盈而曰如月之恒不曰如日之中而曰如日之升吾子以為何居且予聞日昊之雖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先生道不利於時行未究於世用而一遭變亂即謝湖海之遊放情丘園日肆意乎詩酒之樂可謂能鼓缶而歌者矣而機仲也又能專心以奉之極意而娛之既知其力之不足又憇其時之不可得而又將欲引之必故卻之故寧舍日中之光取諸朝日之暉吾子以其愛日之誠為何如哉抑予又聞之光者已升而在上者也暉者初出而在下者也在上之光必由在下之暉而後成若明君之德亦必待夫賢臣之輔而益盛故傳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君有須於臣則父亦有須於子

予知先生身雖隱而名益彰年弥高而德愈光其有須於機仲未已也豈惟安其起居適其心志恬愉其精神而止哉予用是益慶先生之有子也於是衆客咸以時為知言遂作詩遺之先生頽時而笑曰非子不足以引諸詩子將謂何機仲亦以為請因為序諸右

八月十八夜縣庠聽琴詩序

四時遊宴莫不適其情而騷人墨客尤有取於涼天佳月者豈不以炎暑初退商飈日起天愈高而氣愈澄風雲月露之懷於此時焉哉之尤清爽而高潔也欽樞府斷事官王侯始寓縣庠之西齋起居甚適八月既望之三日泳澤桂先生偕浮屠日師者抱琴夕造之同行凡若干人入戶而坐涼月滿席侯以人景俱勝命置酒與共樂觴行未半日師起援琴鼓左右穆然而聽之想洞庭之秋風懷瀟湘

侯必賦詩道別意侯未易刻授筆立成四韻先生既即和
且命座客同和不得辭或徒倚乎壇杏之陰或披拂乎庭
桂之芳謳吟間作取次成就華采粲珠辭雅音雜環珮信
所謂清爽而高潔者真有得於涼天佳月之適也予時亦
陪末座歎咏不能已遂叙諸詩之端

送俞宗海之閩中序

大明開國初 王師南伐閩越邊徼當悉平 朝廷即命
駱馬都尉王公領福建諸州指揮使鎮其地時會稽俞君
宗海因得與其實佐浮海而南遊士友欲社其行作詩送
之而屬予為序宗海年壯而氣銳性善飲酒每酒酣必自
歌其所賦商聲激林薄悲風為生人或過之輒相與慨
論時事援古證今亶亶不休予一見即竒之意其非楚漢

時之謀臣策士必燕趙間竒才劍客也人罕有知之者或
謂閩中朱夫子所嘗講道宗海之去蓋將觀其山川之美
文物之懿而求以廣其聞見也予竊非之大丈夫負竒雋
之才遭時艱虞無不感激奮拔欲樹功業以自見獨患無
機之可投無間之可乘耳以宗海之年壯氣銳抱才用而
未得施雖閩中遠在南荒負其險固異時 王師未下使
其一往觀山川之險易覘軍情之虛實必能為國家出竒
計建長策裨三軍一鼓而進即舉其地而有之不則單騎
獨往諭以威信如隨何之說九江酈生之下齊陸賈之使
南越亦可以一矢不遺而挫強兵於立談之頃今閩越向
平篁竹嘯聚未盡翦夷宗海此行豈徒冀其聞見之廣而
已哉鵠之在侯也初無可惡於人者而射者惟恐失焉謂
其中之難耳在吾能審其固而發其機則其破的也可

者立功之士也宗海之行其有意於立功也哉予不能驪
酒於東門而與之酌別也姑序以遺之

送張以敬序

士君子讀書學道求為聖人之徒業成而行脩莫不欲樹
功於當時施澤於斯民惟其學不利於時行居其位不足
以達其志雖有載之以駟馬之車食之以萬鍾之祿不能
一朝居之何則重乎內者輕乎外知德義之可尊則聲名
利祿不足以累其心也苟自以為才足以用世道足以濟
時延頸舉踵惟恐人之莫我知與夫人之不我用奔馳朝
夕切切焉與妄庸浮躁之人較其緩急先後此在常人為
不足責也若求為聖人之徒則不能無議焉者山陰張君
以敬年盛而氣銳蓄問學而舒為文辭予固未嘗識其人

然竊聞其懷竒負能不肯碌碌隨人後計其自處誠使之
真身於肯吏日從事乎簡牘以旅進退於鴈鷺之行宜非
其初心所樂者近以郡府之辟試吏于茲未幾而郡府又
匪之為書佐其同列爭羨之以為張君智周乎民情才裨
乎政治策功業而收名聲蓋將昉於此矣噫是徒以常人
待吾張君者也人有善於負販者鷄鳴而起顰闕而趨
之當市而大呼以自詫其所倍之美彼固乘時之利唯恐
人之不予取也然一不當其直猶悻悻然掉臂而去今張
君非直負販者也其所有者非必乘時之利也藉令深蘆
不市人猶將善其賈而求之固不待汲汲焉取知於人也
明天子方寧壹海宇求賢才以成太平之治岩居穴處一
切網羅之不遺豈有若君之才羨而不得薦用於中朝者
耶一府史之選吾知其未足為今日羨也君既別去同列

皆飲之江滄歸請予文贈之予不能以衆人之所羨者爲君頌而取君之所當自重者以爲之規

送教講師住寶林寺序

佛寺居浙河以東會稽故多名勝郡中諸寺散在城邑聚落者以百數獨寶林爲大剎唐浮圖師澄觀實受度於是是爲華嚴疏主清涼國師厥後主是山者非華嚴不講而習華嚴者舍寶林亦無所宗故寶林在會稽爲第一山山既爲會稽之首又華嚴爲教講者少習之者亦艱於所從誠求通其教而講是說殆憂憂乎難於其人自非理偉弘博之才出稠人廣衆之上若秉炬火其明破諸暗若鳴洪鐘其音覺群迷不足以稱是選近代別峯同公在華嚴宗爲獨步自蚤歲主是山其道固不易知其爲才信所謂瑰偉宏博者自負既甚重人所交皆當世名公卿聲光日彰

四方學皆益知所尊嚮故主宅名利者蓋數歲一遷惟公居此閱三紀豈其在位欲如彼其久乎環視夫繼之者之難也 國家肇新宗社置善世院以司浮圖名區大方立得其人率因而不易公獨以年七旬去院用諸山薦命其法嗣孫雲卍敬師入補之人莫不爲師榮者師嘗主吾邑定善寺吾黨士多與往還其別必欲予文以爲贈予謂佛氏之道未嘗外乎人心夫人心之學而得之惟身外之聲名勢位獨不可以指取有方同公入寶林之丈室敬師與其儕輩持瓶盂執巾拂奔走而先後其於乃祖之位非敢有所覬覦也不惟敬師無所覬覦雖其衆中亦不敢有所希取也今公乍輟此席師乃一舉足而遂躋之殆非偶然者予未嘗學佛之罕與其徒遊不知敬師見聞孰與乃祖脩持造詣孰與乃祖其交遊出處又孰與乃祖惟其

以無所觀解之心驟得衆所不敢希取之位又所講者乃
華嚴之獨學且衰然臨長乎會然第一之名山非其才足
以任重道足以服衆安能奮然獨往而無所辭讓也哉是
行也其將升廣庭據廣座吹螺擊鼓演說先佛之道以闡
敷厥祖之餘風予知同公之有孫而寶林之學者亦得所
師矣是公雖去猶不去也然予不能無感焉大凡道不同
固不相為謀傷者之視浮圖猶浮圖之視儒者也近世更
變故象法稍微諸方學者固未嘗無師然皆知主而不知
張能扶之而不能使之行雖吾儒亦然予嘗竊視之未知其
孰流孰止也今 朝廷尊尚佛道禪林教苑興起相望坐
席周布談說空有寔無以異於前代之盛而儒宮之在郡
邑尚未遑一博士之設一弟子負之置也豈獨浮圖氏為
強有力耶抑庠序學校者亦與倫之所明風化之所出而

朝廷之所甚重未可因陋就簡而為之也吾黨之士亦於
是乎有望矣因贅其說以為敬師贈云

雙清館詩卷序

世所貴於君子者謂其操行之脩也不能脩其操行雖有
智謀超乎世才器絕乎俗亦無足為君子矣故尚論平操
行當未達之時而能安貧而守約猶其平居之常未足以
過人及其既達而富貴莫之渝聲利莫之奪於是知其介
然有守確乎其不可拔矣茲非所養之密烏足以及之子
於浙江行省掾史歐陽子剛張書紳二子者知其有士君
子之操行也二子皆江西所產前此已嘗知名于時其待
選于茲也相君不問知為才士立從衆賓客中擢取而掾
之二子泊然無矜容同居一古郵亭老屋數椽風雨不庇
對景一木榻公退即燕休其中相與考論經史取當世事

入言畫又為歌詩以相倡和碩視四壁祿米外無它財
惟一僮日給薪水處之恬然紛華勢利一無所累其志叅
知鈔事蔡公為嗟賞不已遂題其所居雙清館云予以是知
二子之有所養矣吾鄉趙庭陳自強者嘗西遊浙江一往見
心輒有所慕歸率鄉友作詩頌羨之而請予序其首予因
謂之曰夫二子之操行自君子觀之固亦為士之當然宜
非其初心所欲以加人者惟浙江天下之大鎮而相君又
天子之重臣諸司百僚儀表所出使從事之賢皆得如斯
人則可以激貪汚之俗興廉讓之風矣處鈞軸者當何如
其嘉獎之宜乎以雙清而名其所館矣易曰麗澤兌君子
以朋友講習蓋以二水相附有交相滋益之道也予觀二
子之出學同道遊同途其講磨於平日所以疏浚其心澡
雪其精神者非徒欲以歸潔其身而已今四方初定生民

尚有憂於昏墊者舊染之俗尚有未底於維新者烏
思所以鼓舞之使一歸於清平之治乎二子之心當於是
乎有在矣傳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惜乎予以病廢不得聞其言而知其心也輯雙清詩卷者
尚亦有以復予也哉是為序

春暉堂詩卷序

子而知愛其親莫不欲其養之至能致其養又莫不欲嚴
其定省時其溫清極其耳目口體之娛惟夫今有所不逮
勢有所不及力有所不暇為則雖欲致養而有不獲者然
則入子不幸至是將若為而用心耶噫吾於桐廬徐君仲
祥而知其篤於愛親也君生早孤鞠於母氏比壯以明習六
令得選為郡府書佐既試吏其屬縣又遷會稽之蕭山浮
沉簿書為歲已屢其家在烏龍山之隅距子陵耕釣地皆

可一二舍君以去親遠且父定省既曠音問亦屢絕每公
事稍暇輒西望故山於烟雲縹緲間悠悠然致其陟屺之
思不足則使畫工寫其奉親之堂曰春暉者日披而觀之
又不足則請工於詩者賦春暉之堂以求詠歌其所志其
名堂以春暉則取唐人詩所謂寸草心答三春暉語也鄉
人或與之善哀其詩請予為序予觀詩人之賦蓼莪也說
者謂人子懷父母之恩而不能報猶蓼莪受恩於雨露而
不知感也今夫三春之暉煦萬物固不獨松於寸草而
寸草之微亦非能有心於春暉之報者正猶蓼莪之於雨
露耳徐君之名其堂乃自比於寸草豈以其親之德為未
易報耶宜其去親遠而思之日益深也且予又聞既失所
怙其母能自守節力資以撫育之是知得祿以備養不惟
君之所榮雖其母心亦庶幾乎此也使君日承顏於膝下

安知其母之不樂今去而遠遊雖不得朝夕左右安知其
母之不為不樂乎君子之於親一視其志之何如耳此古
人所以貴於養志也君年盛而氣銳仕日顯食祿日益豐
隨其所至輒與以迎之坐之重茵食之列鼎則春暉之堂
可以無遠而不在豈必馳情於荒山之涯窮水之濱而可
謂思親云乎哉徐君其尚勉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虞夏時時中著

序

送朱伯賢先生赴京序

聖天子方啓昌運開洪基萬邦既臣壹道德同風俗謂禮樂不作無以致美化之行彛倫之叙乃命禮官博士考論前代之文為制度斟酌損益定一代之典垂百王之規曠世之盛舉也有司既受明詔即下郡縣廣延道德文學之士使究觀乎六籍旁搜乎百氏日夕講論務為成言俾天下之人昭然知皇上德意將致治於唐虞三代之隆也於是求先生伯賢以宿儒被薦徵詣京師先生學問淵以博器識弘以无異時嘗謂明王不興上無善政而下無善俗未嘗不慨今而思古也今日之舉其尚得以行其志

夫夫禮樂之作五帝不相承三王不相襲儀文度數蓋不勝其繁且複矣制作之盛固莫逾於成周不幸散亡於春秋之僭亂夫子一嘗正之又不幸而焚滅於秦今之禮書皆漢儒掇拾簡編於殘脫之餘議者如聚訟迄無折衷藉令博洽之士有能因略以致詳推其舊而著之新使法制之嚴足以節氏情聲容之美足以和人心猶可以合乎先王之意然古之論禮樂者謂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茲非王者功成治定五氣順布而八風均調欲臻乎此其道亡繇乎天子建中如之極德澤溥於萬姓仁風被乎庶物民氣和樂驩欣交通所謂體信達順天地將為昭焉者也制作之興固不難於今日先生之行其必與有功於此矣夫君子有意於三代之治而不際三代之君殆無以行其志際三代之君而不能政於三代之治亦無貴

平君子者故時以得人為朝廷賀終以慶先生之得行其志也鄉友皆賦詩以餞別用不揆而為之序

送詣上人住小石佛寺序

人有病其身之不父存而使梓氏削木以肖已象歲之山谷三年而為神出行於林薄俄然見石人有若翁仲者為之驚頽而問之曰子閱歲幾何矣曰三百其神爽然良久曰嘻吾嘗參天地而立自謂可與天地而俱存然吾幼而壯壯而老且死惟恐此身之不永於世也始肖之繪事既又病其弗固而埽埴以象之茲又不足而肖之木可以為固矣猶懼周旋者弗嚴而以朽敗絕於世今吾睹子之石其身塵土所不能匿也蟲鼠所不能齧而食也水與火不能焚且溺也藉非過子之門吾幾不知所自存石者啞然笑曰夫質之脆者不可與語堅質之柔者不可與語倒今

子既知堅剛之不足將可以進乎堅剛矣天下之堅匪金則
右石之為体非若土之可濕可燥也非若木之可揉而曲
可矯而直也其小者不可轉大者不可接及其無窮也則
為山為陵雖或不免斲削乎斧斤而予猶幸具形而為神
故介然立乎丘荒之間呵之而色不變觸之而形不動刺
之而膚不創此其堅於土木亦遠矣而不敢自以為剛者
以吾猶有時而泐猶金之有時乎銷也顧吾身之出於土
壤也豈異夫浮漚之在止水乎頽土壤之聚於積氣也豈
異夫凝冰之在大澤乎目古今之世而謂之萬而予也一
受人之身乎其間若吾身者蓋萬化而未已也以一受人
之身比之萬化而不已豈異夫一頃刻之在朝夕乎古語
有之曰雨雪濛濛見現則消又曰湛湛露斯靡陽不晞人
之生死猶夜旦之必然而彭祖乃以八百歲而終廣成子

又千二百歲而身不衰豈異夫吾與汝寓形於木石乎其
神曰然則堅剛果不足恃乎古者曰不然也夫堅剛者期於
有形者也不曰大乎廣而莫窮不曰久乎遠而不終磨焉
而不磷撓焉而不屈猶未離乎堅剛也磨之無所措其手
撓之無所容其力則不期於堅剛焉子徒知形之自生而
不知形形者與之俱生知形之有亡而不知形形者未始
與之俱亡吾方期子遊於無形之表而子猶欲久存於有
形之中得不與執而不化者類乎語已遂寂然而嘿向吾
聞齊諧氏因知人固有不亡物固有僅存不恃物以為存
則所存者不亡而浮屠氏乃以象教行事之者必以象是
或一道矣而予未之知也今詣上人住某山之某寺有石
佛在焉故予舉所聞以告之上人嘗師寶林同公積學久
造道深其於予言必有超然而冥會者矣於其別序以贈

送該上人住新昌大石佛寺序

形宇宙之間皆物也而有所謂莫大者焉覆載乎大乎
天地照臨莫大乎日月居兆民之上莫大乎人君而蓋人
倫之至則莫大乎聖人之數者無知愚賢否莫不知其為
大也夫天地之所以覆載日月之所以照臨固非若人之
有身能維綱而主張也昭昭矣若以聖人之德居人君之
位則天下所望者吾身也然為聖人者雖曰天地合德日
月合明而其聲色貌象不殊於常人故人之大之也不于
其身于其德君人者雖曰尊為天子富有四海而其起居
動息初無異乎凡民故人之大之也不于其身于其位觀
吾夫子以天縱之聖雖不得至尊之位然其德之至極門
人或以仰彌高鑽彌堅者稱之或以天之不可階而升者
稱之或以日月無得而踰焉者稱之未聞有大其身者也

故廟學之在天下肖其象而莫之君子猶以為未當而洵
屠氏之事其先佛乃大為土木之象又高廣其宮室而嚴
處之猶以為未至也而智巧者又鑿金山石之為工不極其
廣大不止噫就令以色身求之耶則夫自謂光明彌滿周
徧法界徒取拳石以追琢之又何益矣豈佛氏多神通善
變幻常見大身於空虛中而鼓動其凡民使之趨向也耶
不然奚用求其身若是之大也予嘗議此矣今該上人
以業成行脩得主新昌之某寺又有大石佛蓋唐僧道宣
者所治氣勢雄壯若擎父負山而出居人相與結層軒構
飛閣以休息之瑰奇勝絕遂為東州偉觀鄉邦傾慕風動
雲合至于今不衰上人嘗從寶林同公以為師能聳著方
外其於此行宜若駕輕車就熟路矣予不知其視石佛之
大何如也故即而明之他日子將登天台臨鴈蕩過剡溪

略天姥沃洲而南也求上人所居而造焉必有為予一言者於其別序以送之

送何鍾王葉趙五進士赴春闈詩序

洪武三年秋八月浙江省之舉進士也吾邑之選者曰何文信孟誠鍾靈伯震王誠允成葉砥履道趙瑄德威凡五人明年春正月將會試京師同舍生相率作詩贈之屬予為序予謂乾坤清泚之氣峙而為山岳流而為江河產而為人材者無往而不有之惟其積之也不深則其發之也不鉅若畜之愈久盛而不洩則蛟螭扶輿旁薄而鬱積辟之大澤之水衆壑所趨日增日至隄防一弛怒流奔放而疾馳聲如霆雷勢如颶風絕江河而注於海一日行數百千里不止也是知天之於物將欲伸之必固屈之將欲決之必固塞之屈之久其伸必力塞之固其決必驟亦物

之常情也哉吾邑為會稽望縣自昔稱多士名公鉅卿勳業相望雖宋之季年猶有致仁於執政侍從者亦其清泚之氣有以發之也夫何至於近代且將百年民之秀出者固多士之攻舉子業者亦不少即今之舉於鄉者前日蓋嘗選於里矣其學未為無所本也其文章未必不中程度也而旅進旅退迄未有策名於場屋者人遂以陋邦目之乃今入於我朝而五君子者拔茅彙征同得雋於一時茲非山川清泚之氣蓄久而驟舒又適遭文明之運否極而復泰之日乎以蓄久而驟舒之氣而際乎否極復泰之日此人材之所以森然而輩出也雖然清泚之氣無窮人材之出也亦無窮以吾邑之大不百里而獲選者五人則人材於斯乎盛矣安知它郡邑之大不有盛於吾邑者乎以浙江之舉進士者數百計而克貢者不過四十人則拘於解

額而不得進者有矣又安知它郡邑之不能無遺材也則
人材之盛固不始於今日乎今諸君升於京師皆年盛
而氣深學益篤材益茂在問焉以質之策焉以考之耳前
之試於鄉也既可信其有用矣今之試於春官其有不信
者乎由是而奉大對登巍科均出而行其所學又皆使勲
業著於當世如前人可決矣此其時而榮一鄉者哉
詩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予既喜科
舉之得人又將賀天下之多賢才也詩既集叙以送之

吟阿十詠詩序

吾友俞尚裡氏長身而偉貌氣韻蕭爽清風逼人負才
不以希世名而固以長吟坐自號予與之交至以常見其
頭戴一笠足穿兩木屐手提六尺古藤每出輒命青衣童
背古錦囊以從即與四方遊客登高吊古水行步槎山行

則踈蹇朔風弄月窮所適而又既入室坐據石几披玉麈
對客咲談移日不倦床頭置酒一甕稍渴則趨往就飲飲
酣耳熱則出所賦詠嗚嗚然作高聲謳人或咲之曰吾觀
子之狀貌非若迂儒生迫於窮愁而感慨悲歌者曷為以
長吟自號耶尚裡愀然曰子以凡曰吟者真如山林放逐
之士嗟卑而歎老竦雙肩如山立時時効蟋蟀之鳴蒼蠅
之聲者耶天地間非無詩人惟以縣官急於求賢稍習聲
律即取去以是江海之上騷音雅韻寢日銷落雖有好天
良月可以燕遊佳山勝水可以臨眺奇花異卉可以娛目
淵魚林鳥可以悅心而一皆委諸寬閑寂寞之鄉無或為
之賞識者吾以志樂閒靜聲利不能入前所枚舉無一不
從吾天游遇有所之心與境會悠然自得發為歌詩謳吟
甫一再自謂可以泣鬼神俄而風霆之音若合而和予如

高秋靜夜華籟既寧而微起而漸之則悲者嘯者
者噪者雜然響發於象寂吾却坐而聽之不知心之入境
境之入乎心也故吾以長吟生自誦且名其所戴曰吟笠
可穿曰吟履所操曰吟杖凡可服用者十壹皆名之曰吟
夏明過客成為咏之而吾之所止直扁之曰吟阿矣予初
聞其說異甚趨而往論之也信即從而贊之曰子欲寓情
於詩也耶衛詩曰考槃在阿碩人之過獨寐寤歌永矢弗
過子豈安於考槃者耶子有美才能詩固其餘事使一出
為當世用歌太平於明堂頌成功於清廟無遠而不可乃
今放情山澤與風雲月露為主賓余知子之服食皆乾坤
清泠之氣一入五內融液充滿咳唾所出皆成珠璣它日
有能起之於山林登之於朝著則今日之抱負皆當發舒
於斯時於是而歌太平頌成功詩聲可風乎字宙間矣

尚裡一咲而作遂為序諸吟阿十詠之卷端

感興詩註序

浚儀趙撫謙甫始註朱子感興詩成持以過山中居請序
諸首其自度非聞人且以失明故廢學辭不敢至於數四
不獲則請撫謙為口授既一過為之惕然以思慨然而歎
曰尚論詩之為教可以感發人之性情則知古人之作詩
不可以不知道道惡乎在出於天而備於人君子惟能知
之故能貫三才為一理會羣聖為一心窮往古來今為一
致其大而為論議小而為辭章莫非天地之情鬼神會
人倫物理之常而一話一言舉足以垂法乎來世矣詩三
百篇固皆心聲之所發然里巷之歌謠在焉朝廷宗廟之
樂歌在焉聖人錄之為經無不可以驗風俗考政治而於

其之本然入事之當然尤詩人之宜知也古詩之不操
君子常有感於斯矣朱夫子以豪傑之才聖賢之學舒為
辭章固其餘事而感興凡二十篇雖彷彿陳子昂之音響
其間二儀之法象萬化之本原六經示人之要道三帝三
王相傳之心法無顯微之弗備其如操存舍亡之迹省祭
踐履之方與凡所以正彝倫尚名教者無小大之或遺設
有聖人復起得不謂其知道矣乎搗謙固窮而力學已究
於高明其於茲詩玩索既熟病註家之繁且駁而以得於
已者發明之言必本其所出指必求其所歸演繹詳審惟
恐其精微之蘊不由我而著幾非知道者不能也其嘗竊
論人有登山而可抵奉華涉川而入溟海歷郡國而至於
京都歸而語人以雲峯之高峻烟濤之浩渺咸池宮闕之
壯且麗其嘗至者固歷歷乎目前其或未之至焉雖屢

言而不能悉何也得於所聞不若自得之為快也朱子之
詩以感興名非若訓子諸詩止為初學計其意蓋欲造道
之士得會心於茲搗謙玩索既深又朝夕吟詠之不輟其
心與理會宜可以得意而忘言矣奚用諄諄然若是耶雖
然其固比之行道者矣無為引之孰能進之朱子之聞奧
學者未能一蹴到也搗謙欲開其戶牖而納之獨非其盛
心哉其於是又知搗謙務欲使人之知道也遂為叙而歸之

天光雲影軒詩卷序

為學士大夫居今世而古人是慕其辭也必有存其動
也必有察起居朝夕一舉一動俱則其游息之地不必占都
邑以為勝麗處林壑以為隱幽苟有一泉一石可得而會
心焉無不自適其適者若吾友具彥中父之軒居是也
彥中父蚤歲即以儒家子自重讀書不止記誦唯躬行是

思在吾徒中實循循乎禮法之士乃者必有於居室之左
一齋如軒車前鑿方池將與幽人隱者吟風弄月於其上
一日昇軒而臨之見其微波不興仰浸空碧悠然若有得
焉遂取朱子讀書有感詩語扁之曰天光雲影闢於湖海
士君子咸為詩文以資美之彥中以予為同舍生得為之
叙予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也者亦無不在知天下之
物不出乎性內則即吾心而物情可見矣水之出於地也
其靜深有本則其虛明無間舉萬物而注鑿焉其妍媸大
小無不見故善言心者必取此以喻之始彥中之鑿斯池
也不過以資軒居之清勝及既觀夫泉源之出浩乎其莫
窮其瀦之也淵乎其有容天光雲影相與徘徊於其中而
朱子之心一寓目而輒與之同是豈外於吾性也耶彥中
於是可與言心學矣先儒嘗謂心之在我初無動靜之可
違而我之存心宜無動靜不致其力彥中游息茲軒日與
天光雲影相容與非此心之存何由而得之誠使資之也
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豈惟此心之体可無時而不明哉當
其思慮之未萌而知覺不昧也復之所謂見天地之心者
將於是乎得之事物交至乎吾前而應之無不當焉良之
所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者又將於是乎得之則此心之
妙用且無時而不發見矣賦是軒者能不與彥中一會心
也耶是為序

送趙庭芝序

當天下有道之世賢者必在位能者必在職為士子者雖
窮居草茆俯誦書史稍有一材一藝聞於人莫不欲其投
筆而起爭先而出為人所共知也謂其學足以護身其澤
得以加乎人也故凡海內之士肩摩而踵接高者持麾節

懷印綬任民社之寄下者亦操簡牘治文書佐州縣吏以
出政令無不得志於一時苟徒知所自養而無事乎祿仕
之榮或憚夫趨走之勞而以山林栖遁為可樂豈惟使民
失所望其自為謀也亦踈矣吾鄉趙庭芝氏早以儒家子
試吏事服役於縣庭也一旦以歲月書滿白長吏將歸
休於家其所與同列者咸謂庭芝年壯而氣亮其材卓然
出已上雖泛綠水依紅蓮固不得而淹且又迺今秩滿而
去游心於靜閒蔭白雲以為高濯清泉以為潔即欲相與
為周旋茲不可得矣必求余文以勉進之余謂水之行乎
地也人孰不知其利物誠使升而為雲雨宜無一物不蒙
其利設或止而不行或行而未決則寧若需而後進庭芝
自幼知學不徒資之以發身且欲以利乎人令其智通乎
物情才適乎事宜一試吏於縣庭輒有以自効惟其所職

者小故其所施者不宏若不能一朝居之彼為長吏者誠
愛其材不聽其去使其積勞也多其課績也著由是陞於
州若府州若府又進而陞之朝廷則其學於己者可盡行
而求利乎人者可無施而不達矣奚庸知其高潔自適而
不得與之周旋也耶庭芝年日壯氣日充而又懷出羣羊之
材余知其樹遠業成脩名也彰彰矣遂為叙以勗之

送大徹呈講師住天台能仁教寺序

自佛法入中國千數百年于茲雖世有盛衰而其道初不
因之以為顯晦近世談佛學者惟天台為第一教蓋自智
者大師得蘄嶺之說而闡明之其窮深極微也大至于莫
能載小至於不可破幾若與吾徒之說爭高矣後之述者
交踵接武更互紬繹為書日繁然其道不出乎一乘其旨

也而大能仁寺在東掖山之陽又慈雲大師倡道之地其
為大刹屹然與上下天竺諸山相對峙往者文明海慧大
師主講席時吾邑大徹昱師嘗往而受學焉文明既没于
今三十年維嗣者未嘗闕其人求能心其道自任激頽波
為層瀾者無幾今 天子崇尚佛道凡禪林教苑無小
大咸得自擇其尊宿而師事之於是能仁之故老相與謀
以為求所聞不若得所見鄉為文明之大弟子惟昱公足
以弘吾宗詢于四眾以為宜卜於先佛以為吉聞於大天
界寺以為稱是選遂合辭以來請補其處湖海之士無不
聞之而歆羨者大徹寔宋侍御史劉忠公諸孫自其在族
姓即務講學工文辭其風神秀朗器識高邁吾徒咸以用
世之才期之不意其為方外歸也及其學佛博通教觀日
彰之譽溢乎諸方初主會稽之明真又主錢唐之雷峯所

至說法其來如歸大徹處之泊然不爰即謝去惟婦休故
山日與吾徒追逐雲月以為樂吾徒雖不敢以王謝諸公
自况而與大徹相嬉遊不啻得道猷道林輩為塵外交是
知求濟河者必務得槇筏求破暗者必務得炬火求入佛
知見者必務得智慧宏辨之材以能仁而求碩師舍大徹
奚適矣予聞東掖之山往往多勝迹大徹始從文明識者
知其當來必將踐是任而文明獨得之妙它弟子有不聞
者大徹獨聞之今其往也指其山水以為昔日可游眺指
其臺觀以為昔日所登陟屈申臂頃而千松雙澗之勝一
一與其杖錫相周旋由是入廣庭據廣座撞鐘吹螺以講
說佛祖之道使四方學者風動雲合隨其思惟隨其信解
隨其脩證造詣咸得快然而自足猶一雨可被卉木藥草
所及而占既之是不惟足以嗣其先師之遺音慰其

儒墨中必不異吾徒之相合并也既登陸追餞於南門之外凡若干人莫不相顧以重其別遂推予執筆而為之序

林蘭室序

衆草之在天下其至芳者莫如蘭故古之童幼必佩之而為楚國之大夫者猶且紉之以自佩蓋謂其有國香故服媚之如是也若薜薑之在群卉莖生而白華根莖枝葉無一可比於蘭者昔人被之以林蘭之名豈不以草木臭味之有同然也歟至正戊戌歲縣南鄉丁盛舉氏始授館於予命其子若弟皆受學所游息之舍寔與盛舉燕休之室相直其間地不越尋丈而墻宇外周高檐四垂仰見天一隙盛舉築土累石其下取薜薑植之方移根時其長僅尺許開歲未幾漸高起平簷端而孤幹挺然柯葉如東及既出

乎檐之上則秀枝暢達童童為如羽蓋落陰無地布滿窓牖時既夏花開正白如玉暑雨一過幽香盡日來尋人清坐而挹之不異於披光風入楚畹也盛舉請名其室曰林蘭室將使其子求吾黨士為歌詩而俾余引其首余謂桂花異卉之產往往以前艷悅乎人惟其高雅不群則必有取於君子故蘭也楚大夫愛之菊也陶長官愛之梅也林處士愛之而蓮也則惟蕪溪先生愛焉蓋不以之自况則以之自適非區區玩物若此也今予觀於盛舉取介而好義林厚而愛文可交者皆善人所慕而行者又善道其植薜薑于庭也見其孤幹之特起豈不欲夫志行之內脩見其秀枝之暢達豈不欲夫才美之外見見其英華之光潔豈不欲夫德業之昭著見其氣韻之清且遠豈不欲夫令譽稱於人若然則所謂不以之自况則以之自適者非歟

視其所可一知其為人吾黨士為歌詩亦宜有徵於斯
矣遂為序以告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守黑齋遺藁卷之五

上虞夏 時時中著

序

贈醫師魏自成序 此命弟擘代作

隣人陶俊民卧病逾月謁醫於魏自成氏疾既愈思有以報之裝潢求予序以贈余與自成居相近餘二十年矣自余出能外傳即聞其取醫書習讀之予學未有聞於人而自成之方藥試於人無不効予固知其通於醫也惟予未嘗治是業無可為自成言者雖然嘗因學易而有感焉上古之時生民之害多矣三五聖人繼天出治而相生養之道始備於吾夫之之贊易謂自內畧之作至書契之造凡所以養生送終之具無一不取象於易而醫也者所以濟人之疾死獨未聞於易象可取也豈醫藥固無取於易乎

嘗因是而思之豫之六五曰貞疾恒不死是知疾之不可
忽矣損之六四曰損其疾使遄有喜是知疾有損之之道
矣无妄之九五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以无妄之藥不可
試則有妄之疾藥同在所必用也醫藥果無取於易乎又
從而思之天地之大也陰陽交通成和而萬物生天地未
嘗不泰也而有否者焉陽注而陰來小人進君子退也聖
人出而休之以精神為圖回以心術為變化則否復可為
泰矣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人身未嘗不泰也而
有否之者焉七情之傷賊乎內六氣之淫攻乎外猶小人
道長而君子道消也懵焉而弗知忽焉而不察則危亡可
立而待矣銷患於既形救危於將亡非醫師之賴乎予竊
以為醫師之治疾也猶治蠱然壞者必期於斂也猶噬嗑然
間者必期於合也猶行師然不服者必期於服也方其未

濟也如屯之窞困之極入坎之未出也及其既濟則如剝
之復柔之央難之無不解也故天地之否聖人身之以為
泰人身之否醫師身之以為泰醫師功用非聖人治天下
之功用乎予是以知醫之有取於易廣矣非可以一卦一
象論也嗚呼醫之為道其大如是而人顧以一術目之雖
醫者亦以一術自居何其不思之甚也自成年日高業日
工使濟人之心不已則人之利其濟者益衆顧予何足以
張之惟以予嘗學易故以醫之合於易者告焉語曰人而
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自成其尚存心於恒也哉是為序

贈瘍醫倪仲英序 此命弟暉代作

吾鄉友范仲華病瘍于面謁醫于郡之倪仲英氏既愈而
歸請予屬文以贈之予問其故則曰余之病瘍也面發腫

下... 醫者然有者色之易醫皆宿手莫知所措或難肯治

之而其病殆若愈甚者於是郡人張君德輝相予以倪君之賢遂輿疾往見之君曰是毒熱蓄于肝而發于面也吾試為尔治之即剷去其宿肉銷其惡血外傳之善藥內飲予以涼劑而以時調護之不逾月肌肉完好如故亟奉金帛以為君謝君盖屢辭而莫予受也君素清慎世為瘍醫師所與交皆郡中諸名人予既嘉君治瘍之神又感君之不急於名報是以敢請子為文以叙其能以彰其美且以志予之不忘君德云予竊以謂治瘍之道載諸周官醫師之良殆不越此今乃遇焉而不知所治或治焉而莫觀其效獨倪君之術若是茲非其能歟世之决癰潰瘰而其所得愈多者所治愈下也今倪君之於是疾也儼然在衆體之上而於其所得不汲焉茲非其美歟惜乎予之文不能以叙而彰之也昔唐劔南節度判官張薦其服為瑛

蛛所嚙有二赤道交頸達心而其面若腹皆腫其主帥張延賞出家資五百千助薦以購醫一人應募而至則面取藍汁投蛛其中以試之蛛困不能動和以麝而蛛死加以雄黃而蛛化為水以之注瘡兩夕而愈予常愛其人用藥之專而取驗之速也又愛其方之不秘而能顯然出以示諸人也獨惜其人之姓名不傳而其事則見於本草之疏豈其人技止此而無足稱耶抑當世之大夫士鄙其獻技賈術而莫為之紀錄耶今倪君世為瘍醫則其技固不止此為人治瘍而不畚報焉又非獻技賈術者比其所與交皆郡中名人則其姓名固將傳世垂後矣獨不知其治瘍之方或能不秘而以示諸人乎藉令不秘而使余得以述之又不知余文或能有傳而與君垂不朽乎今人同不

非善於醫國者然而逸垂猶若有病靡者焉田里之隱
尚猶有瘡痍而未起者焉彼司扞禦職撫綏者乃或憺
焉不知可治而惟高位厚祿是圖則其視倪君之善治瘡
而不取報者得無少間乎予於斯人不能無感也故為序
使歸以贈之

送徐季子赴京師序

將為天下圖至治計以安建不拔之業垂子孫萬億年無
疆之休則必養民以致賢使人才愈出而愈衆愈求而愈
得俞而俞前宗窮斯可以為為天下得人然而賢未之生未
嘗乏於世苟不得夫先知先覺之士其德行足以追前脩
其道藝足以溯後進亦莫能鼓舞以興之誘掖以進之涵
濡薰陶以成就之是知致天下之賢又在夫教育者之得
其人也今天子肇造區夏賢能彙征文化日以彰風

俗日益 丕變猶懇夫賢才之興教育之弗豫而無以詒
燕翼之謀也既命有司制禮儀定法令崇書數之術使士
民之後秀通習之又俾郡縣之守若令各舉其鄉之德業
克盛足任師表者上諸京師以分教乎天下之學意與其
休哉此徐君季子所以褒然為吾邑之選首也予以奇蹇
初無意於世用惟念異時科舉法行人人志乎窮經以致
用不幸世遭衰亂咸鬱抑而不伸拓落而不偶漂流轉徙
而無所售其伎雖若季子學通乎古今才適乎 丕變非不知
懷策干時樹功業以見世終亦不免嘯歌乎荒山窮水之
間思自技而不可得也嗚呼孰知夫奎壁之光乍闡而即
彰而阨窮於前日者乃今群起於山澤旅進而為國家之
用也豈非吾道之復身而士君子之至幸耶故予竊為今
日計不患賢才之不興惟患宿儒先生堅守而不起不患

宿儒老生之不起惟慮有司者不能察而識之舉而用之使果能察識焉舉用焉則有學有才如吾季子皆將得為用世之士矣句患夫賢才之生無有能作新之長育之使至於不可勝用也哉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予既以是嘉季子又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予於季子之行有望焉吾黨士咸賦詩餞之予喜而為之序

贈陳允中裝觀音像序

古人物之象惟肖於繪畫若宗廟之彝器則或範金或陶土或鑲木以成雲雷山澤鳥獸草木之形而青黃以文之金碧以飾之其無形之可見聲之可聞藉令至巧亦不得而彷彿之也後之畫史浮偽日滋鮮無形與聲若夫之神地之祇光岳之英靈以至仙佛鬼怪莫不有象於是治土木以為質而又有為設采色以為服章者夫以天地之

間明有人物幽有鬼神其類不一矣必勿求其象而肖之其用工亦艱哉且日星雲霞水火土石草木蟲魚之文必欲物物議擬其形容又何其難也吾鄉陳允中名舜靖是孰蓋其外家伍氏世以是名其門允中習見而志能之近予內第張與之得觀音大士像將表祠於家而病其空飾故閭弗彰立使人邀致之授之膠漆丹雘金碧之齊而日視其成績大士為象度其高將及尋而陶索其廣亦稱焉允中既即工閱五月而厥績已具冠裳佩帶輝光陸離珠纓飄風神采飛動忽焉若補陀山授出於平地而水月之相倏焉示現於瞬目之頃也與之於是觀其精絕噴稱歎不能去必欲予文以嘉賞之來請不已予因有感而為之言曰古詩有之巧咲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謂有美質者可以加文飾也子亦知夫繪畫之事可以前諸焉者

之學乎方吾儒之未學初無異於途人及其進之既成則
內有德以潤乎身外有威儀以則乎民其謀猷之出而皇
面頰之以黼黻焉故儒者之學惟繪事可以喻之入非不
知其然而莫之務也今夫曰神曰祇曰仙曰佛所以能官
天地宰萬物贊化育而司災祥者固不在乎土木之形而
神祠社廟仙官梵刹一有其象不治焉則巧者以若裕於
財者爭出所有以崇飾之嗚上木之身由人以為靈人猶
知愛而文之若吾之身而亦行之精為萬物之靈其可安
居優游而不求令聞廣譽之施耶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
子學以致其道所治雖不同其求成功則一也允中可業
之精信不與它技等而神祇仙佛之象既無不類之有光
予獨歎夫十室之邑非無忠信而不能自致於學以成其
質也情盼之詩無人而不聞之使允中即其業以誦諸人

得無有興起者乎故為之序使書以贈之

又送薛伯武序

學而可以至於道人固無不知人知道之可至宜其莫不
務於學然而務於學者至衆求其幾於道者至鮮何也其
力恒苦於不足也其志恒患於自滿也使其能知日新不
已而自視又恒欲然焉往而不至哉予與義兵萬戶天台
薛侯交見其季子伯武而知其能進於道也侯自守戍上
虞澤場既無事伯武自其鄉來省親侯特為之延師使於
是焉就學予假寓城中與之居甚鄰無一朝夕不與伯武
接袖武器深而志銳先於實而不急於名予固愛重之一
日揖予而言曰學然後知不足信乎予之謂矣自予居鄉
邑非無先生長者可以考德問業也惟不志大人朝夕之
養致來游學於斯從吾師而居者二年求焉而不吾拂也

施焉而不吾悖也予心誠安之以謂大人戎事未聞雖得終其業而未欲速去今大人命之歸不得不聽也然心志未通學業未之允使婦見諸執友執友曰猶夫人焉見諸僚友僚友亦曰猶夫人焉將何以自說哉先生其必有以教我矣予亟稱之曰善乎伯武之能自處也世豈有自處若此而不能至於道者哉人固有登山而采玉涉淵而求珠返者殆亦有矣若夫志學以求道則道固不遠於人之心求之亦未嘗不得也特在先覺之士啓迪而成就之耳予亦常見後生輩稍自家鑿出黨序由黨序入術序揚揚自喜輒欲歸而凌忽其舊學而業曾未少進也以伯武之得師也如是而安其業也又如是其積日以為月積時以歲年寧無有一材藝之善一事物之能可以歸而暴諸

者而乃欲然自處若斯非形謂不自滿者歟器惟其虛也故物得而容焉室惟其曠也故人得而居焉心惟其不自滿也故學得而益進焉使伯武持是心以往雖從師求道於數千里外人將莫不喜之况其師之先生長者哉宜必有矜其不及而進之者矣念其不足而益之者矣則今日之歉然若安知不為異日之充然者乎吾知伯武之至於道也有在矣若翁猶孺童未得還伯武不又將復來省觀尚一過予予當刮目以待矣其別也率吾黨之士作詩踐之因序之於首

任仲倫夫婦挽詩序

以生民而居治世守善道其為室家也有恒業可以倚賴有田園即舍可以安居而暇以食其資用之阜生殖之蕃足使形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一子孫者又能怡愉以奉之願指

如意相與優游於其目其老之年其存也鄉人羨焉其歿也
雖士大夫亦為之歎惜意也非其備於身者泝而獲於天
昔季邪以其所備者泝而獲者厚亦可以為善之勸
矣吾邑任仲倫氏在鄉黨為善人蚤歲不樂趨榮而克
勤以立其配王氏與之同年生而慈和恭慎其得婦道子
與其子魯民友即知其樂於為善敏於治生居室裕如外
無取於人而足以自給魯民不幸早世于今五年而二老
同躋壽康行年樂九十矣今年夏王氏忽感末疾卒不越
信宿仲倫亦繼踵而逝冬一月其季岩與兄之子直守
極葬于長者山之南吾黨之士聞之相率作詩以授挽者
使歌以虞其殯及卒事持以過余請為序其言予讀之而
歎曰嗚乎世豈有夫婦若子之賢父母者乎古為室家
者無問其賢否莫不欲起居之相樂誓死生以相從觀於

古人之詩不有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乎不有曰百歲之
後歸于其室乎此實人情之常非出於性分之外者惟其
稟命已定或事變有不齊其曰偕老者不能無偕居之嘆
其曰歸于室者不能無異路之悲是雖人之常情亦有難
於為得者矣今子之賢父母壽同躋乎九旬其即世也又
不越乎再宿豈不異乎常人也歟天固有可必事固有不可
測謂其可必耶則福於人者或不能稱其德謂其不可
測耶則備德於身或可以獲報於天若子之賢父母乎固
知其為善之報獨不審其所備何若是之相近而所獲又
若是之不相遠耶其存歿之異於人必有能推之者雖然
連理之木同生必同死並蒂之花亦共開而共落無情之
物猶或類乎有情況人之為夫婦獨不得與無情之物類
邪此宜吾黨士所為歎惜而獲於後也讀是詩者亦宜

勸於為善矣遂序而歸之

耕讀軒詩卷序

予始家東郭外聞南隣李原啓氏以耕讀名其軒居而未
及過之竊意其有得於陶長官既耕且種還讀我書之意
知其以閑居自適也及居北山之下而原啓來過將以耕讀
之軒求吾黨士為賦詩乃知其取於董生行朝出耕夜歸
讀之辭而務以奉親為事蓋原啓生四歲而孤惟鞠育教
誨于母氏逮其歲且壯愛親之心日益隆既躬耕以養之
又力學以娛之故軒居以之名也原啓欲余為之序庶幾
作詩者得以見其志予謂古者上出於農其生居賦歛也所
治有恒產所習有恒業故能即所居以樂其常及世既降
民生日貧匪惟無田可耕有書不得以讀然且耕者或不
能及於讀讀者未必能力於耕今原啓以奉親為事而軒

居以耕讀名亦可謂有恒產之可治常業之可習矣人豈
不曰君子之學謀道不謀食真愛道不憂貧故耕也餒在
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原啓自知讀書即思去凡近而高遠
是慕誠使篤志乎聖賢委心乎道義雖得下士之祿猶足
以代耕以代耕之祿而養親亦可以不勞其身矣尚何復
於力田也哉噫是固足為原啓勉然予又知力田之可以
喻學矣原啓事乎耕讀者也能知菑畲之廣譬吾受教
之有地乎能知播種之不失譬吾進脩之及時乎能知禾
苗之茂且秀譬吾學問之日新月盛其歲功成而倉廩實
譬吾道明德立有以淋於已而施於人乎苟如是吾見原
啓之學有進而無止其仕祿可不求而自獲矣豈必脩其
耒耜然後謂之畊而所謂讀者亦豈區區於呻吟佔畢間
哉吾知原啓可與言學也故因序耕讀之詩而申以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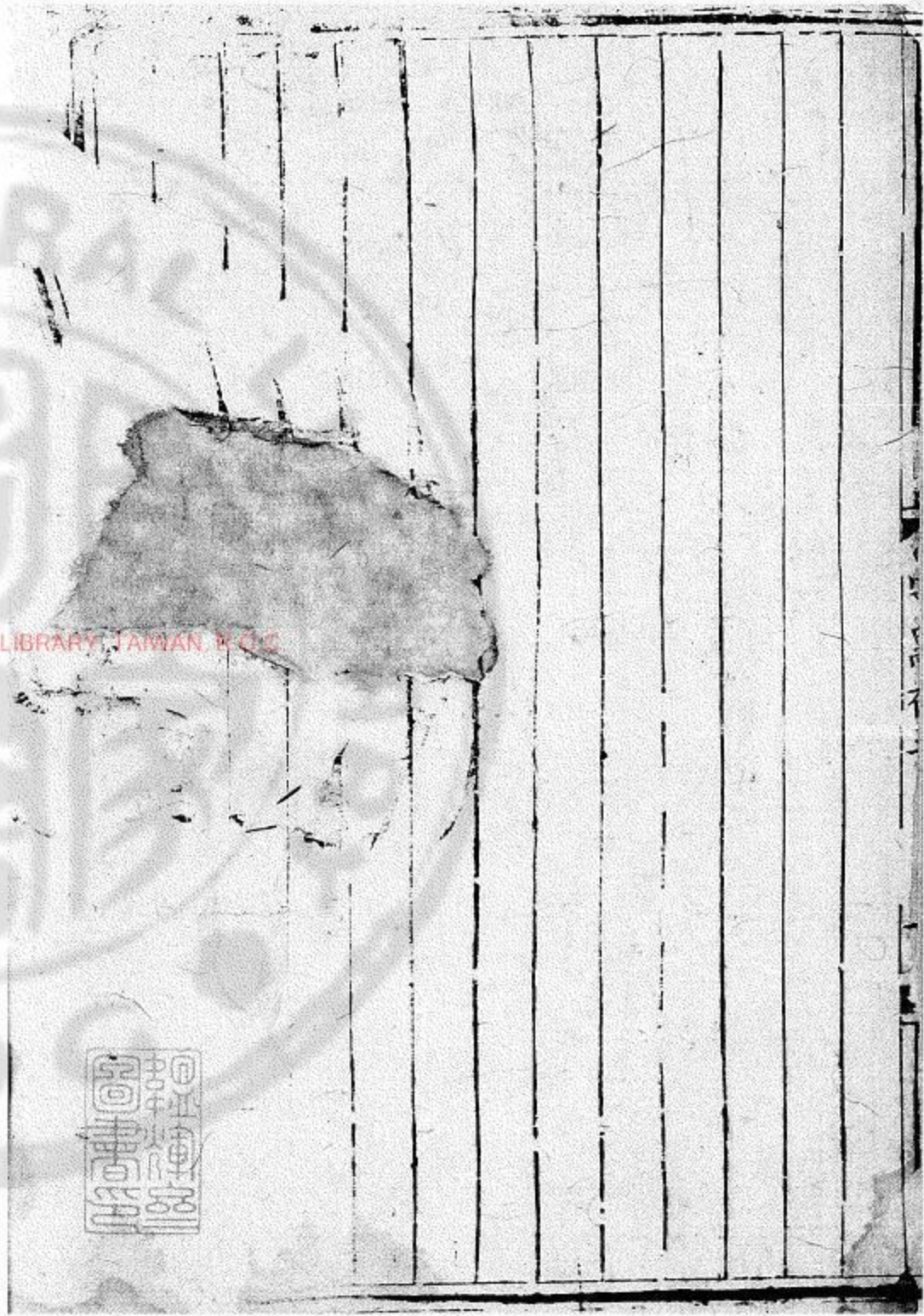
綠筠軒詩卷序

吾鄉有處士曰姚君巨精結屋濱查湖以居垣塘四周內植美竹而散步逍遙乎其下又為軒車之室而時宴息馬其親友既請題曰綠筠士大夫聞之莫不為之賦詠者既盈帙君以書於予請序其首予謂筠者竹之膚也竹之為物自書契肇造而人即用之或刻之為符節或裁之為簡册必也殺青然後進未聞有取於筠也衛人賦詩以美其君而淇園之綠初若可見其為筠矣而記禮者又謂禮之在人如竹箭之有筠而筠始見稱乎君子後之人於是有所以綠筠名其堂者矣物產之在天下未有不以材美見用而竹也林然而翫生挺然而林立凡刻符節裁簡册者誠宜取先衆工而求之然予觀其在童稚時已蔚乎有霄漢志其說籀而出且欲以皓皓之白誇於人猿而羊安曰蕭

森氣韻日踈散而其身脩然其節凜然其容蒼然雖炎風凍雨無能改其特操者即使慕為世用而折節以下人汗顏以從人則非所以為筠矣然則筠之為筠也果且樂為有用乎哉果且安於無用乎哉昔蘇長公謂居不可使無竹而無竹則俗人人皆以為美談噫竹之在人非能驅翬而滌塵氛也居焉而無之若未必能使人逸俗使居而有焉則其人高風遠韻可不索而獲也臣淵恬靜而寡欲和雅而好脩綠筠之名軒君子固謂其能自律於禮矣筠之用不用詎足為君較詳也耶君年未艾植竹當益蕃幽人韻士聞而相慕徑造其所者有之敲門而求看者有之賦詠宜無所容君必曰吾詩已滿帙子有作請就書綠筠刻之它日又當為君整第矣姑序其卷首以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虞夏

時時中著

記

樞密分院朱都事禱雨記

樞密分院始置上虞之明年至正廿有六年也夏五月不
雨殆將三旬川流既涸禾黍之欲秀者槁且盡民以病告
院都事朱君德初斲然不自安亟進縣長吏諗之曰天之
亢旱極矣雨非相近不可冀也凡茲封內有為山示能禦
蓄滌者乎有為水官能致祥慶者乎亦有蛟龍在山澤能
神變化水下土者乎蓋悉往叩焉尚有獲哉縣長吏既聞
命即同日並出徧乞靈於羣山川之神君則躬自齋祓率
其僚佐與縣之吏民奔走奉迎朝祭而夕祠不懈而益虔
六月己未日未晡陰雲四興甘雨大注若建瓴而下不移

刻水瀈瀈鳴渠聞晝夜漏不止明日視郭外畎澮溝洫皆
奔流而槁禾且油油然復生意矣上虞故多靈蹤異跡而
深山絕壑又往往有龍君之居咸能出神怪興雲雨故有
禱亡不應焉雨之始至民驩然為歌曰赫赫明明俾賜斯
恒孰為雲以升蔚然而騰孰為降是雨沛然以零百川既
盈我稼用成式還我生伊山澤之靈予聞而非之曰嘻彼
徒知山澤之有靈而不知致之者由乎人也夫山澤之出
雲雨尚矣陰陽之象交山谷之氣通然後雲雨出焉而煎
乎此也山若烈而熱矣澤若決而竭矣雲霓之望若幾絕
矣今也必待朱君禱而后應焉豈非致之者由乎人哉又
從而推之曰嘻是猶徒知致之者在人而亦未知其責不
在伊人也縣長吏親乎民者也民生之休否繫乎歲時之
豐凶水旱之不時則宜其有憂矣宥密之司又無統乎軍

民者軍需之出仰於田賦之入成功之弗成亦宜其有憂
焉若朱君在我幄法律之是稽機務之是贊也致雨之責
君固弗可謂不知第令知之民亦弗望其與祈豈非其責
不在伊人乎而君不以託諸人而以任諸身獨非有意於
勤民乎君子惟知民之當勤則不復顧其所居之位所守
之職而其用心也亡不至造化者亦不問其所讓之何菑
可禱之何福必矜而從之矣今使在位類能勤其民如朱
君焉則為其民者豈有一夫不被其澤哉予以見朱君之
賢於人也予方歎羨之未已父老適持纒軸請為文紀君
之美遂為之言

壘空窩記

壘空窩者吾宗人景文氏自名其燕居之室也景文隱居
四明之奉化自少精敏治儒術又博通天人百家之書而

有謙約自牧不欲矜矜以聞乎人人視之皆然莫測其素
蘊也近過越上虞予與一見輒驩然有同姓之好交益洽
則從容謂予曰予所居環堵之室嘗欲得如安樂窩者名
之一日誦莊生秋水篇有得於北海若之語遂命之曰壘
空窩予能為我記之乎予為之冥然而思輒然以咲曰夫負
材之遠大者必不自安於近小究心於高明者必不自溺
於卑汙景文於其所處名之以窩則固小矣又加之曰壘
空抑何小之甚邪蝸之於殼也蟻之於垤也鳴蛙之居坎
井也醯鷄之聚於甕瓦盎也濡需之視奎蹄為廣宮大圃也
固各適其適焉今吾高居乎一室則天地八荒不出乎一
念而在矣俯睨乎杯水則江湖百川不外乎一挹而見矣
而奚為自處若是小邪嘻予嘗求之而知其故矣凡物
並生於天地間其小大固不齊也吾故未離於小也庸詎

可自謂是窮夫至大之域哉今夫陂塘之視流潦大矣
引而至乎江河則眇然不及焉江河之視陂塘益大矣趨而
入於溟海欲然不足焉若溟海者窺之不覩其際測之不
究其極百川注之不見其盈尾閭泄之不見其虛也此其
視江河亦不勝其大矣然猶數之所能分量之所能窮也
在天地則數不得而分量不得而窮焉此北海若所以自
謂壘空之在大澤也夫其自謂之壘空也非固縮其大而
歸之小也又欲擴其小而之小也其勢固然其形常自
若也人徒見其大而不知其不自大也惟其不自大也是
以至於如此之大也景文以此名其窩豈非欲以自處者
擬之乎人惟不自能是以無所不能惟不自以為至是以
無不至以景文之廣汎而洽聞才高而器克而能反博以
為約退盈以為虛不自多以上於人則其所處者誠足以

擬乎此矣然景文嘗為予言又若深得養生之要者其以
空名寓又豈非擬之玄牝之門乎又豈非擬之真君之所
存乎是其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不外乎此矣予非未
之識也惟不得其途以入景文盍亦使予知之予將冥心
以居之異時輕舉遠遊邂逅景文於東海之上相與招羨
門揖安期登三神之山見海水之清淺一咲相視安知我
之所至不自爾壘空窩中出耶景文躍然而喜曰吾之求
記於子記其名窩之義耳若夫養生之說又豈足為吾子
言哉予不得辭遂書以為記

重開高斗門河渠記

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兼同知行樞密院事李公之來鎮越
城也凡河渠之在郡邑者既莫不疏治其在會稽高斗門
則行軍鎮撫馮使實董興復之役高斗門在會稽東鄉

東抵上虞界漕渠經其西而河屬焉蓋其水出賀鑑湖即
望曹江東北行波流滔滔有急欲赴壑而未得之勢行未
半輒分歧取捷合江之上流今日白米堰則河流始分之
地而高斗門則入江處也故有閘久廢泥沙填淤日就湮
沒時維至正廿四年平章公以春行會稽過其地謂夫舟
楫之不利也與夫原田之失灌溉也亟圖浚之且并興故
閘之廢諭于下民而衆心喜謀于有司而羣議協即官出
財費命會稽山陰二縣與錄事司之居民使各視其田賦
餼二受役馮侯出入戎幄材能著稱既承董役之任即日
往蒞事進役者而諭之曰尔以平章公之興是役也為勞
民之力乎夫河流之塞舟行以居水無所積蔑以資稼穡
孰與疏而闢之使深且碩固為之防以復古之迹則尔民
利也其庸有極乎尔民之各勉尔勿以阻

為之相其高下廣狹之宜使底有成績自漕渠達外江為
河若干里其內則伐石為閘以節河流之盈涸外懼江潮
之泛入則築土為堤以禦之經始於三月二日甫逾月而
工告訖功由江口抵內閘以丈計之凡一百八十七其廣則
六丈去其廣三之二以為深由其閘抵漕渠以丈計之凡
一千二百其深則一丈八尺倍其深之二以為廣兩涯肆
闢瀦波鏡平行舟以通至于斗門則屋其堰旁柱木運縴
以引舟之上下又為之構室以居其土神而功於是乎始
畢矣初役之作郡之府判官某山陰縣丞某會稽縣主簿
某錄事司達魯花赤某皆奔走先後贊其經畫侯則朝
巡莫儆察其勤怠而謹勸懲之吏不知以為煩而民亦不
以為勞也夫公家之百役罔有不勞民以成惟供道使之

則雖至勞不怨况河渠之復夫人莫不以為利豈惟勸趨
弗暇將頌美不忘鄭白之功志諸史可信也今萬斗門河
渠之一役平章公之利吾民者不為不腆所使來董役者非
若馮侯之才且勤亦安能致其功之速就其民之稱告勞
也耶然則平章公之盛德固當文之以巨筆勒之以穹碑
而馮侯之能事亦不可不特書以頌義之也故予因父老
之請紀其事于石用以示後之人焉侯名某字某秦郵人
是歲五月望日記

竹坡書隱記

天台謝君舜庭以千夫長戍上虞其志幽雅好讀書而工
為歌詩吾黨士日與之遊莫不意其有從軍之樂而君鬱鬱
鬱鬱然若有所不樂也一日告予以歸其鄉予亟問其故君

竹坡書隱記

忍怙然竟坦亮則停為峻坂委為漫坡懸亘者數百畝蒼
藤古大幽蔚葱蒨清其開清而脩勁而直幽閒而靜娟惟竹
獨也盛則軒後宇陰影四合予嘗讀書其下極旦暮不休
書聲琅琅響振林莽天風一激與琅玕戛擊之聲相和應
即掩書一其心而坐神怡情曠不知人間世之為人間世也
頃從戎於此不歸者幾年豈此君可以一日置際際間書是
畏幸茲遠竟無事守望稍閒將返吾初服歸而與清風
明月為主賓得不亦差強人意哉予因復之曰凡人未能
忘情於外物則不免為外物所累以隱居者而猶累於物
則有未能忘情者至且士大夫不仕則已仕則心存乎報
主事專乎立功今君當艱虞之時脫儒冠而服介冑使
誠有汗馬之勞則裂地之封可以指日取而乃不忘乎舊
隱且以竹坡之美誇於人豈真以渭川之千畝果可與千
戶侯者等耶我室既空一私莫容名為忘世累而實欲比
之侯封則為累也大矣世稱愛竹者必曰王子猷亦寓意
焉耳非留意者也君豈王子猷之徒歟自古忘世之士盖
有託物而逃焉者苟無累於心不害其為忘世而君學足
以發身才足以行志豈果於忘世者哉吾聞靈鳥有鳳凰
者非竹實不食出則必為天下文明之祥今世道將泰彼
靈鳥將復出君之歸也有竹實可以食之則嘗為我侯之
使翩翩而下雖雖而和鳴則天下之文明可復覩而向之
隱者可以復出而仕於其時予於君有望矣君聞予言而
喜請予為記因書以遺之

才學進用仕日顯而松岩讀書之堂益有聞於時予嘗
交於君君屢為予言之曰予家松山之陽去縣治若干里
地雖濱斥鹵而水石清潤卉木之產規它壤獨秀且蕃在
宋時高祖焯英先生謂宜有才德茂異者出擇林壑尤美
者而結屋其間因扁之以是名而以經學教授鄉之子弟
蚤歲大為丞相杜清獻公所知每往來山中共講論朱子
性理學以氣誼相許嘗薦諸朝其弟子若李通判夢龍
董侍郎華翁輩皆由高科取顯仕卒為名人而松岩讀書
之堂鄉人咸知趨向矣無幾何而堂廢先府君宣慰公念
先緒不可以即墜既就可居作室如往昔又買田若干以
為延師之資師歲就館得食其租入而鄉族子弟則從而
受學焉予與伯兄若爾爾自幼相懋勉唯思弗克繼承今

幸叨被仕祿無忝先世而松岩讀書之聲用不絕以至於
今雪坡周公既用籀法為書齋扁四字揭之惜乎未有記
之者予聞君言既悉察其意若不予鄙而使記之予謂士
君子求所以美其身固無以尚乎讀書知讀書之尚又不
可不擇其地而居之蓋內知道腴之可味而不為世好之
所奪此業之脩而德以進也世之為祖父者鮮不以讀書
戒飭其子孫其闢室非不廣藏書非不富延聘師傅又非
不隆且重也然世不一再易而弦誦已聞乎其亡聞豈為
子孫者村智之不足歟抑祖父欲望其然而天固嗇之也
今王氏松岩之地雖時異勢殊陵谷遷變而讀書之聲不
絕庸非致之者有在哉水流之長其源深也家慶有餘善
之積也彼詒子孫謀者惟冀其慶之餘而不務於善之積

亦有利哉。輒請為之記。使來者知勸焉。

居貞齋記

至正廿五年冬予與季弟擘始築室上虞之北山奉親之暇朝夕相與周覽載籍究觀天人事物之變以考見前代聖賢之道德功業歎歌偃仰至忘渴飢日冀夫昌運之逢大道之行而亟未獲也一日擘慨然太息曰鄉吾以為學足以發身而今乃知學之有以困人也予始自童而冠日存志乎討論究心乎經綸固將以之堯舜其君民而不圖遘時之屯吾行踳踳若有所循然而進不能致身於青雲退不能與鳥獸同群而歲將三旬斯時也吾寧屈節以求信乎姑亦淵潛以自珍乎兄必有以處我矣予觀其辭慷慨激發若不堪其憂思而皇皇焉欲卜居然者亟起熏沐

護著筮之遇屯之比其辭曰磐桓利居貞遂內策於楨且申其義而告之曰子自以為遭時之屯吾為子得處屯之道矣屯之初九陽居動體動而遇險故宜居貞子曷不亦居貞矣乎夫貞也者正也正而固故為貞且又有恒久之義焉天地不貞無以觀日月不貞無以明四時不貞生物弗凝聖王不貞不能使天下化成故君子之道莫大乎居貞貞乎貞乎我於是居雖當世道之亨且然况逢時之屯乎居乎貞濟夫屯雖當人君之位且然况君子之在下者乎今有人焉於此非有陽剛之才如屯之初九者而肆為大言曰彼屯之時何代無之我既遘之不濟何為噫是徒知屯之當濟而不知己之不可濟也雖知己之或可濟而不知險而未可逝也彼唯無動動必有悔使誠有陽剛之

進退之道而不失其正故曰磐桓利居貞彼非所利之則躁者急於進必若狂若獗若顛若蹶怠者緩於進必若昏若瞠若壅若滯雖有攸往無適而不獲厲也之人也果有之與濟屯者乎子誠知其不足與盍亦反而居貞矣且子亦嘗知造化者非貞無以為元而屯又有大亨之道子誠能守其正固而不自失焉夫豈久厄於時者哉吾於子亦有望矣擘乃肅然改容曰予嘗讀易至此未能觀其象而玩其辭今乃由筮而得之是聖人者假吾兄以告我也敬服之無斃遂書居貞二字於歲脩之室而請予記之

交翠軒記

吳人嵇以明氏勤敏而好脩自幼讀書即從人受太極之說闢一室日宴坐其中披圖而玩書口吟而心思少有得

焉則形諸詠歌以自適方春始和起行前庭俯視衆草油然而初生藹然而爭榮中心悟悅不能自己遂題其室曰交翠軒而人莫之知也近過予言其故命予記之予為之竦然而起曰嗚呼此子朱子蒼瀟溪先生之辭也抑予何足以知之何足以記之耶雖然向嘗學諸父師粗聞其大意今以明有請不宜默默而已也自孟氏沒聖人之道不傳先生生千有餘歲不繇師授而獨得之於易有書於太極也有圖天人之奧性命道德之緼殆闡明無餘矣子朱子願謂其書不盡言圖不盡意者於此乎見之庸非先生嘗謂庭草不除有自家之意思乎夫以草之惡於人也夫庸非其生生之意得於天性之本然者初不異吾心之大

而惠以為子非魚安知魚二人者平任自謂相知也莊乃
以為子非我安知我嘻是皆不足與入周子之門論自家
之意思者也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亦無不在知天下之
物不出乎性內則即吾心而物情可得矣自太極有動靜
而兩儀以分自陰陽有變合而五行以具造化發育之理
既無不備於是氣與理合而無間形以氣聚而有成形交
氣感而人物之生無窮焉故觀乎太極則無統乎萬物而
觀之則各具一太極也是其造化之妙生生不息融液充
滿發見昭著無一隙之不至無一物之不在也豈特於吾
心為然哉予觀當時鳴道諸公有謂一陽之復於梅始華
而可驗者又有謂當春發生而柳枝不可輕折者即是而
推之天地變化而草木蕃可自此焉出矣何惟夫庭草不

除為自家之意思乎嗚呼此宜朱子以為書不盡言圖不
盡意也以明玩心於此有得矣其以予言為然其不以為
然若反况予以不知為魚樂之全則予雖欲復言亦不知
無言以明咲而起曰是亦足以記吾軒矣遂書以為記

碧桃洞記

吾友俞君尚禹家世業儒至尚禹尊府君及諸從父皆彬
彬有學行而尚禹尤蔚然秀出神甚爽氣甚邁焉於學而
工於文繅又善滑稽遭時亂離不樂仕進閉戶深坐存神
養形以希長生一日有方士來過覩其風裁迴絕灑然異
欣然愛之往來既密因語以養生之要尚禹以道妙難遇
方求而驟得揚揚自負絕口不語人而獨喜談於予予亦
未慊可聞樂與談不厭初而氣與之合已而神與之會六
而中心與之莫逆也每一接見驚喜絕倒左右竊視率指

目以為狂人近復過予曰吾即讀書故處環堵之堂如寧
廬前樹碧桃因題之曰碧桃洞每奉親暇輒宴坐其中坐
良久外境不入內念不起泰宇既定天光潛發若寒潭之
水湛然澄寂而秋空之月惘然臨之深沉杳冥光景洞澈
晶華互攝混融無間真天下至美至樂者吾不足以告人
亦不吾知先生能文為記吾室乎予為之竦然曰吾子自
得之深遽至此乎子誠自得若茲非所謂深根固蒂長生
久視之道乎古之善養生者莫不欲使神守形而形常
存而世稱違觀之徒乃有以天地為逆旅人生如過客者
噫逆旅誠不能久適夫過客也就使吾以過客抵逆旅舍
其舟車休其卒徒儲其米贍薪芻而適又是圖則主人者
亦不容數拒之且夫天之運地之處日月之旋無常所非
有主維推行者則無為終古石骸九竅賅乎吾身而有真

君存焉則天地可自我立日月可自我行而宇宙且在吾
手矣豈直如過客之於逆旅哉予於此信養生之有道而
知形之可以常存矣然於吾子則庸有辭焉士方窮居讀
書無不欲措諸事業一聞空寂之說則羣然咲之以為無
用若予之迂誠所謂無用者如吾子之才器則予固以青
雲期之乃欲自放於荒山窮水之間與枯槁寂寞之徒相
尔汝豈子視功名利祿為不足貴耶抑造物者不欲牢籠
而聽其為高世之士耶噫造物果不欲牢籠之則予亦無
累於造物者惡得不追而逐之而與之超然遐舉耶碧桃
華開當置酒邀我華月之夕將引白鶴吹紫笙來華前一
醉仰天大咲相與歌遠遊御冷風子其從我哉其專事一
室哉尚禹喜曰吾何幸從先生以相周旋遂書以為記

吳君致中新築室縣城西北隅植梅其旁而扁之曰梅麓
書舍志不失其先業也吳氏自宋季以來世為儒家居西
門之外其大父林甫翁當元初徙而邑居在今址之北百
步許去市近而不喧隘而不陋旁有樓曰明遠幽人韻士
皆樂為臨眺至正甲辰縣為城地入于城址亟撤廢之致
中憤其先業之失朝經而暮營得近其故基為屋若干楹
既成過予而言曰自吾先祖築室以居至吾幾百年矣吾
祖不取強於人不多用於物獨遺吾以安者在此不幸當
吾身而失之則吾何以居室家奉享祀哉幸吾先德未亡
得以疲吾精勞吾形而卒就此數椽也吾祖晚歲好清賞
嘗於舍後之小坡植梅數十株自號梅林麓居士先友李伯
嘉氏為書梅麓二字其扁故在吾故因之以為名子寔吾
契家也敢以記為請蓋吾先大父與翁生同鄉學而同席

序至老又同立園之樂也翁性純謹清約而好脩嘗一出
仕為文學官聲利不入其心而獨喜吟詠樂交於賢士大
夫士大夫亦無不愛重此予聞諸先君者翁子文卿早世
予不及識之致中文卿子也尤以德家自高出言侃侃好
惡不苟同於人而年長於予予鄉嘗過其居登其所謂明
遠樓之時名人如忠介唐公震南野陳先生策所為賦詩
歷歷在目猶可想見前輩之流風餘韻今皆無復存矣世
之植基業者孰不欲以遺子孫盛衰興廢之相尋雖有智
巧不能拒其來追其去方先大父時閭里閒挾富家作聲
勢非無過翁者求如翁之好賢樂善則罕或及之今其室
廬雖高棟拂天飛甍連雲鮮知自保者固鮮能使子孫保
之者為尤鮮至廢而興之亡而復之抑又加鮮也吳氏之
業獨能越三世垂百年使無城築之及人固無能毀之者

惟其不幸至於摧壞致中不旋踵而遂復之其基構雖若未隆於前人其交游雖若未遠於往世其視身為不善而覆墜之者則有間矣豈天固厚於吳氏耶抑其詒謀之善克底於此也故予嘗謂植其基業以遺子孫者或不能無替唯積善以詒之則猶或可繼其梅麓之謂矣然則翁之遺業致中能復之為致中後者又能不失焉則其世美豈不愈遠而愈可嘉也耶故予用不辭而為之記

上虞夏時時中著

記

尋樂齋記

鄉友葉履道氏予所畏者也英秀出乎天稟神靜而氣清
用心於內不為外物累居雖在闕閭中而脩脩然不異於
岩樞穴處者嘗從永嘉陳文昭先生學既歸曰名其所居
曰尋樂齋而請記於予予亟為之言曰茲非程子受學於濂
溪先生每令尋孔顏樂處之謂乎夫孔顏之樂見於門人
所記初若不難知因程子所言而默究焉於是乎有不易
知者今子以尋樂名其齋豈嘗尋之而既得耶抑未得而
方尋之耶尋之既得固可默識尋而未得殆有不可以臆
者而豈亦以飯蔬飲水簞瓢陋巷為可樂耶人情莫不欲

富貴而惡貧賤未聞貧賤如是而可樂也使貧賤而可樂則富貴者當何如哉予嘗即是而思之富貴貧賤之命於天雖賢不肖皆知其然然自古以迄于今富貴恒為不肖者得而賢者多貧賤豈所稟固有厚薄耶亦聖人有得乎其大者也天下之富貴固有大于世俗之富貴者人惟未嘗得之爾聖人之得之也故其心泰然而自足怡然而自適所謂得天下之至美至樂也斯樂也豈惟處貧賤而不改處困極而無不在雖祿之萬鍾不足為加豐位之三公不足為益崇非得其大者而然耶莊生嘗謂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其言非無補於學道者惟聖人於富貴貧賤自不待決於命而后安苟徒以為無可奈何則其為心不能無戚戚也孰使貧賤詎能一朝夕之安乎此不足與論孔顏之所樂矣先儒以為尋孔顏之樂莫若

求孔顏之學誠能如是也將見日用之間蟬蛻乎人欲春融乎天理其於天也不惟不怨而亦無愧於人也不惟不尤且不作焉則在我之樂而豈不蕩蕩然心廣體胖上下與天地同流也耶故曰得其大心常泰此之謂矣予之阨窮於世非不知夫尋此樂也惟筆力不足與飢凍抗故少有得而輒失之區區呀存不敢為吾子隱吾子玩心於內有日矣又嘗從先達而講求焉不有得於己必有聞諸人者噫其有取於予言也夫其亦有所起予也夫

聽鶯軒記

出上虞北郭西行二三里得土山曰平嘉蜿蜒若伏龍而雲烟往來水木幽茂吾友謝无功氏隱居其中予得勝日歌伐木往過之于時春服既成元功方將竹冠藜杖散步入林麓聞鶯聲至輒邀予俱行未幾從容謂予曰予不知吾之

之先者莫如春而春氣之播乎品物在禽鳥中得其至和而發乎鳴聲宜莫如鶯者今茲條風遠至麗日方煥生意在物薰然油然足鳥也始出於幽谷其鳴聲之發平而緩清而幽員轉而和柔若有以悟悅吾心者吾故往而聽之昔人有觀魚於濠梁之上而知魚之樂今吾與子聽夫鶯也安知我不知鶯之樂乎予咲而復之曰噫子之取夫鶯也不亦見夫化育流行而上下昭著耶夫天地生物之心所以於埤而不已者雖無形可見聲可聞而初不外乎吾心試嘗求之方寸之中其全體無時而不呈露也其妙用無時而不顯行也豈必待聽鶯而有得 雖然子居北山予居南山是為叫呼之不相應也今予曷為而至此哉亦將與子會心焉耳予將與子會心而子又以生物之心為

心其何樂如之誠得從子翳芳林坐磐石觀春氣之和以聽夫鳴鳥之樂則向之呈露者益盛大而宣著其顯行者益流動而充滿豈惟天道無隱乎尔益可驗吾之一心上下與天地同流而萬物之生無一之弗得其所矣其何樂如之遂相與徘徊荒薄漠乎忘言初而聽之以耳次而聽之以心其終也心神兩融冥然不知然寫之樂鶯亦不知予之樂也日既莫拂衣而出共吟風弄月以歸明日元功名其所居曰聽鶯軒故予從而為之記

雲居記

丞相河南王將兵駐太原之明年寔至正廿有六年也有旨得便宜除擢聞江南朱先生伯賢有道而不仕使使者以中書員外郎徵至官先生不為越時 皇太子漁軍于

大元皇帝之為賢也書雲居二大字命文與書之達

光華煥敷照映戶牖仰而觀之皆以為筆法精妙有龍驤
鳳翥之勢先生憚然以喜頌謂友生夏時曰世之論出
處者鮮不求遠乎時宜惟利於名之速成至陷於危亡
而弗頌向予嘗曰白雲巢名吾室居之安矣今皇太子
以雲居處我又實獲我心子盍為我記諸子觀易至遯
其繇曰遯亨遯之為卦上天下山劉當位柔應之時亦若
可以有為然二陰寢長之可憂故君子以處遯為亨也先
生有可行之道而遭天下之多故始由校官擢蕭山簿
其位雖卑其志或得以少見無何以毋夫人之喪歸廬墓
以居即無意於仕進當路數薦之既延授江浙行省照磨
辭不就改左右司都事又不就惟閉門著書以經術教授
來學其書又日據緒論追古作為文章若將終身焉先生

初不求用於人人益求先生而不置茲非處遯而亨者乎
雖然君子亦待時而動耳豈果於遯世哉請即雲而論之
夫居則靜而有常動則周流而無方雲之為雲也非常物
比矣獨不見夫雨天下者乎方陰陽始交山澤之間鬱乎
其若蒸沛乎其若流奔乎其若趨不崇朝而克塞乎太
虛是惟不出出則品物資焉民生賴焉豈直山巔水涯之
幽悠者乎儲皇以雲居處先生其必有見乎雲矣且易諸
卦凡言雲若雨若水皆坎象而坎有險義焉聖人以遇險
者不可以不止而濟險者不可以不知動是故以山下出
泉為蒙謂其險而止也山上有水為蹇謂其見險而能止
也雲雷之為屯謂其動乎險中也雷雨作之為解謂其動
而免於險也若雲上於天為需則以險在前剛健而不陷
觀先生於今日必也見險而能止非蒙昧而不知所之也

必欲動而免乎險非以速遭而終不進也然則先生之不出其亦有需乎不然人將謂我隆施乎一時而顧使之却乎天下之大蹇也夫豈其本心哉先生於是乎知出處進退而不失其正矣用不揆而為之記先生名右世居台臨海金鰲山之陽至正庚寅海邦不靖奉其母夫人避地越上虞因家焉其地曰五夫里佳山勝水有足自樂云

慎齋記

予友鍾伯震父在庠校中宦為謹勅士雖其身若不勝衣口若不能言狀貌若不異於常人然其進德脩業孜孜焉欲以經濟為己任識者知其為致遠之器焉近告予以名其齋居曰慎請予記之予謂君子之於言行無一之弗致其慎也言焉而慎故無擇言行焉而慎故無擇行言行至於無擇斯為全德之君子矣慎之為道殆猶乘車然乘車

者非必求夫康莊之途而後行也其所適在千里之外則或登高山度長谷或臨絕壑或循回谿不知艱險之幾更而吾蕩蕩平平若歷大邑而趨通都焉良由乎御者之凜凜慄慄不敢弛其聲控之節驅馳之範也故窮所至而無傾覆之患向使一息之靡戒幾何而弗底於敗乎身吾車也一動一作猶駕而行也動與作舉不失其宜焉豈不猶行遠之無故乎是以小雅之詩亦有比之若車者曰其車既載乃棄是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言事之不可不慎也又曰無棄爾輔負于爾輻屢頤爾僕不輸爾載言慎之必有攸濟也故夫天下之事慎則安不慎則危慎則成不慎則敗人莫不知其然其卒至於舍安取危去所成而就所敗者何哉噫百骸九竅賅乎吾身所履非一地也可應非一事也而欲以方寸之心宰而制之猶曰非仁弗居

非義弗由非法言弗敢道然吾心之出入無時也屬有外物乘隙而至焉必有漠然違其所居冥然失其所由率然不顧其所言者矣非全德之君子其孰能免之怕震德進而業脩宜於此焉無所容其力而固以填名齋豈以常情類能謹於艱危而或不能謹於安且易耶何其飾已愈嚴而處心愈密也然則怕震之所至其可涯也哉故予用不揆而為之記且以自勉云

梅坡記

有為老氏之學者曰趙君景初實予同鄉人蚤歲辭親出家去着道士服於會稽長春觀排行清謹玄門嘉之得主郡城南之龍瑞宮凡若干年于茲往歲嘗貽書所親薩文舉謂吾所居出會稽羣山之陰在方內則為禹穴於方之外則曰陽明洞天千岩萬壑之勝無逾此者舊嘗與客掛

徊乎空曲得一坡陀於煙霞縹渺間蓬茅翳之荆榛蔽之吾既覽其秀絕剪其蓬茅荆榛而樹梅十數乎其上每臘雪初霽繁花開敷輒從一童一鶴往造焉暄風徐來香襲襟風翛然若凌滄洲涉玄圃而瑤林瑤樹森羅乎吾前梅之在人固多愛之吾亦不能不愛之惟吾不知人之所愛人亦宜莫知吾何為而愛之也故吾以梅坡自命交朋往來非無可託以記者子視吾鄉友中有能為吾記之者乎文舉亟持以請予予未之許也今年春來為請益堅予雖與君同鄉初未嘗相識又積年不入城府無由覩其林壑之羨其曷以記之惟嘗聞君神觀脩敕灑灑洒落即其人可知其所好又意夫梅坡者景幽而入寂可以超塵氛遠世累即其所好又可以知其入夫老氏以清淨為高以冲虛淡泊為貴有道之士雖身若槁木心若死然而胚胎

乎陰陽之精橐籥乎天地之和未嘗須臾忘而梅之為華
蘊貞素於純陰之中而發舒英華於一陽來復之始亦可
謂幾於道者君之有愛於此宜其自以為入莫之知也然
予舊聞羅浮之山嘗有趙其姓者過之天寒日莫叩酒家
門就飲而不知其為梅花之下君之於梅愛也久必不鐘
情於一華豈嘗一神遊於羅浮山中也耶文舉試為我問
之予將并書以為記

時省齋記

自余取友鄉校士無不善與余交晚得鍾伯琦氏敏識本
過入故余與交益厚其仲氏叔桓嘗與余弟孚中游資稟
明銳以好學聞余與接見餘數年其進學益不已近構一
室於石樓山之陰朝夕誦詩讀書其中又懼乎力之不及
也扁之曰時省而求記於余余聞而亟喜之曰何子之嗜

學而必是名其齋乎君子之學也亦惟悅焉學學求至於
道而已道之在天下雖曰無物不有無時不存然視焉而
弗見聽焉而不聞即焉而無方而子思子以為不可須臾
離也豈不謂其切於人倫著於日用外不遠乎吾身而內
不出乎吾心矣乎君子知其不可離也故存心於敬畏無
須臾之忘不惟所睹所聞之時為然雖不睹不聞亦然不
惟顯明之時為然雖隱且微亦然動靜無或遠寤寐不敢
失辟諸天之運也曰往月來無間乎晝夜陰陽之錯行也
寒往暑來不絕乎四時此軋九三之君子當進德脩業之
時終日軋軋夕猶惕若所以為休乎此也嗚呼天運不可
一息停而一息停之則幾失其運矣人心不可須臾離乎
道也而或須臾離焉其心容有不忘者乎水流而不息亦
道體之本然觀吾夫子歎逝者其示人也益明矣然則君

子欲弗離道固莫切乎時省而時省者亦惟體軀之君子能之今叔桓進學不已而齋以是名豈余弟有以護之不然伯琦亦存心乎體道者也矣兄弟之講明而不及此哉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遊衍此又不獨齋居為然然朝於斯夕於斯動且息於斯必有事焉而心不忘則自強不息而可與語天德矣吾子之自處為如何耶叔桓進而讓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尊所聞遂為之記

養素齋記

士有姓俞氏而字伯常者濱曹娥江以居自知讀書即負氣高邁置器然若自得嘗治齋居之室其先生長者俾以養素名之每過予輒請為之記予固未許近復携二三友來款門予笑而迎之曰養素先生來也揖而坐其友即以問予曰觀夫子贊易之頤謂觀頤為觀其所養則知為君

子者宜必有以養其身矣余伯常名其齋曰養素將謂素以為絢之素乎則本然之質固在所養也將謂素位而行之素乎則所居之位無常又若為而致力耶予因為之言曰噫君子之有身惟患本心之德失所養誠能養其本心之德又何入而不自得乎夫天之所以予我者既異乎常物矣我之自處誠不可無異於常也試即五事言之貌欲其無不恭也言欲其無不從也視與聽欲其無不明且聰也而思欲其無不通也惟成德之君子則能從容中道苟未至於成德也則將何由而臻此哉道必講而明業必脩而成脩之不可以弗豫講之不可以弗素今夫兵之練也弗素則士馬不習器械不利無以倉卒而應敵田之治也弗素則高者入荒穢下者淪沮洳無以及時而施播種

也弗素則高者入荒穢下者淪沮洳無以及時而施播種

動舉無以違乎時措之宜是知養素云者乃欲以成其德也惟予不知伯常養之者為何如其能不異吾之養其生乎其能知吾得五行之英乎能知吾為萬物之靈乎能保之如嬰兒奉承之如神明乎能弗撓其清弗懼其寧乎能外不勞其形內不罷其精乎能泊然而無所營乎能不自滿而需其盈乎能不助之長而伺其終成乎果能是予將見其養愈密功愈至而德由以成日用之間居無在而不依乎仁行無往而不由乎義動無適而不由乎禮東西南北惟命所之時有窮通而其常守不變也心有憂樂而其常度不失也斯無慙乎養素之名齋矣若夫群居相依飽食以嬉其心與身相背馳一旦出與事接則茫然而不知所為借曰必有感於心而後作觀於人之聲色而後有所覺不知由君子視之其本心之不亡者幾希矣曾是可謂

養之有素者哉予又不知伯常視若人何如也伯常起而謝曰子嘗求記于子久而未獲今乃能與予客言之豈予亦得遂所謂平不果辭遂書以為記

一枝栖記

吾鄉友曰鍾思齊氏氣韻甚疎爽襟度甚曠達近歲惡喧囂而樂閒靜隱居縣城南山水間予嘗與二三朋友往過之始出門行一里許過小橋稍折而東路入鳳鳴仙洞山自南下若駟馬注坡不抵平陸不止有小溪奔流而出緣溪而行又可二里山漸高水流益湍激蒼松翠竹間隱然見若有蘧廬者遂得思齊所居思齊聞客至倒屣而出延坐置酒酒行甚歡席未徹又延坐平偃休之室而其扁曰一枝棲客或指而問余曰吾聞君子不狹其所居不厭其

彈箏蹈舞吟歌必盡人之歡乃已一有它適則所常過客
又日造其旅即或相從以娛或相提携以遊車從閑雅無
日不在宴酣行樂中至于今猶然其交人也多其知己者
亦衆縱不能如北溟之鵬徙南海亦當如黃鵠翱翔於登
林願乃自同於鷦鷯以一枝之棲名其室得夫自狹其所
居云乎哉予為之啞然而笑曰噫常人不能安其居由不
知審其分也使能知審其分何往而不安所寓哉子謂壯
溟之鵬徙南海即使黃鵠翱翔于鄧林亦不過得一喬木
棟榑豫章者而息之得一喬木者息之又不過一枝托足
而止耳物有萬不同分有萬不齊能審其分而安之則隨
所遇而有餘不安其分而求過焉雖窮所至而不足今夫
居必有宮室亦惟藉之以除風雨彼習騎奢者窮土木以

治邸第小者亦百堵大者或千萬間高明壯麗照映都邑
自謂居養移氣體燕翼垂子孫不知造物者曰闔乎其明
已蔑然人如傳舍一旦什諸他人且不得求一區以此其
身豈直窮猿投林不暇乎擇木至為繞樹之鳥遑遑然無
枝可依者有矣不亦可悲也哉故夫隨遇而安者心之正
也適可而止者智之明也以思齊邀遊於江湖而歸棲乎
一枝則誠狹矣然其壑足而出戶有雲山可以登陟有溪
流可以濯漑有好風良月可以娛賞而發乎詠歌入皆吟
之為狹而不知其自處恢恢乎其有餘地也於是思齊復
舉酒予為歌者繫首章以樂之歌既闋衆客皆辭歸予
亟為之記於壁

悠然樓記

上虞縣南有百嶺山去成不十里曾巖疊巒翠青空而出

若俯窺乎城中城中居民無遠近咸見之嚮聞諸葛元良
有重屋在室居之旁空曠而踈敞山直其前尤若與人相
親者予一往造焉元良從容為予言曰自先人之營是樓
也初不蘄與南山為主賓今予朝夕登焉而茲山無時不
與吾相接也一日誦陶靖節詩得悠然見之之句大有當
於予心亟欲取以為名先生得不以為宜乎余即應之曰
惡乎而不宜哉山川景物之在天下不以時有古今而殊
態不以人有賢否而異情願吾所領會如何耳夫百樓山
之時吾邑居不必其有樓也凡臨庭軒者見焉處其臺榭者
見焉登立陵遠眺望者見焉未聞有悠然之趣有如靖節
者蓋靖節以高世之資絕人之識其中也漠然無所動其
於外物也又超然無所累故能游心於冲澹放情於高遠
其見南山於採菊之時心不期而目自會焉其物我雖兩

忘而人境未嘗不相入也今吾抗塵而走俗其心不能不
蔽於私也其身不能不役於物也雖南山日接於目且不
知岩谷之向背雲煙之卷舒草木之榮悴開落也况可得
悠然之趣哉予游息於是樓方將吐吞乎秀泚叢舒為英
華宜必有所得矣能不有以告予也耶言未竟既元良為
予置酒遂相與馳高情騁遐想徘徊倚求與陶翁會心
於千載之上俄而有歸鳥飛而南者極吾目送之日始莫
山氣森爽蔚乎與秋色相高不知白雲之來宿吾簷下也
元良求予為文以記遂書而遺之

迂閣記

論才智之士莫利於適世用莫不利迂閣於事情蓋自權
術行而正路塞士始有病其迂者微守道之君子不處於

取以自名浮屠泰上人居上虞等慈寺時其教之尊且顯而退然與枯槁寂寞者俱閉關窮年絕意外慕人謂其迂也亟以名其所居曰迂閣君子於是乎可知其為人矣予年十七八即與上人為方外交上人氣質甚溫粹性行甚純謹初從吾儒道問學篤志近思不止為誦說既出入傳記能馳騁為文章則又盡取其先佛書伏讀之窮其指歸又深坐默究為禪定人因莫窺其所至者嘗為記室靈隱寺聲譽日彰諸名山交刺薦用之上人若不聞舍之來歸不出山十年矣自古高世之士其操行固殊於常人以上人之抗志絕塵蓋以不為世俗累即使心存乎行道志求乎立功奮然出為世所用亦未必規規乎希合於人以圖利乎其身而况吾儒者之道乎夫灌畦者非不知桔槔之易為力也而自安抱瓮御手射者非不知

詭遇之可以獲禽也而必為之範吾馳驅此固人之所謂迂而上人取之以自名也今世士懷一藝則沾沾然以奇貨自居求術於時惟恐不售一不諧於人即曲學以阿之枉道以徇之其機巧誠若過人者方之上人以有用之材而寓諸無用之地怡然自適外物不能滑其良心者相去豈直什百也耶故夫閤之名迂宵乎中虛入而息檢其身而不為拘出而游衍忘其身而不為踈外不足而內有餘幾何而不為吾人之徒予固喜於迂故為記而書諸壁

梅華莊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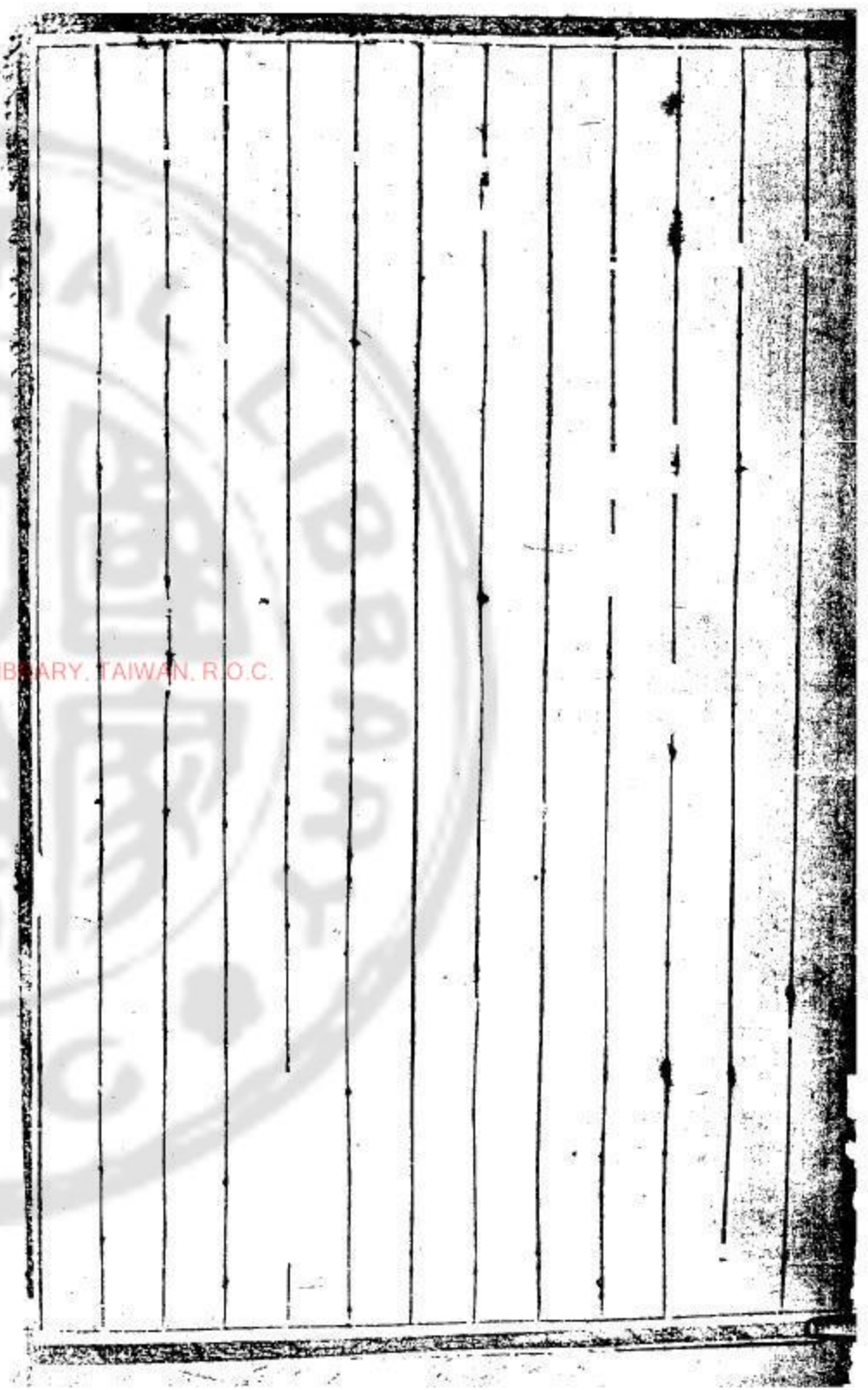
出縣西郭門北行可三里許地名楊谿吾友管君超明有別業在焉垣墉外周不植凡卉惟樹梅若干株而目之曰梅華莊命其子雲過予求記予方結廬谿東距莊所不百

親戚數宴洽其下巡簷索啖竟日然後去又其子讀書暇時時挾佳朋來過彈琴賦詩賞詠不輟計其境以人勝脩然悠然於小橋流水間而人世之喧卑可不謝而知也惟予不知起明於梅華乎何取獨觀於其子而得其志焉人莫不有子為子而能親播穫任堂構祗服父事而弗違者豈無自而至哉亦由其父之勤於敷蓄審於底法也今夫敷蓄之未成底法之未具固無望於為父者成且具焉而播穫之弗謹堂構之弗力亦失其所以為子矣佳花麗卉之在天下無所取於人也而人頽以容色取之梅之植於山澤常若與枯槁寂寞者俱而一陽來復之初生意克溢孤芳炯然埃塵不能汚霜雪不能害及其成實也蠶豆之加取焉龜鼎之調取焉茲所以異於它卉木也起明蚤

歲游仕於外人多薦其才而恒持雅素履清約斲以皎皎之行聞於世涉歷滋久操行不渝居室裕如生殖豐楙莊以梅花名豈直以山空歲晏快心賞於一時也哉要其志固有在矣而雲也又能以方社之年方銳之氣日與先生長者相遊處學問之進如川方增而能不浮不夸歛其英華擊焉務於實德之成以圖致用於世不亦其親之志也耶予於是慶起明之有子也起明少予三歲嘗同學於鄉先生而雲又與予弟嘩相過從甚習故為之記使復於乃翁當必以予為知言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守黑齋遺藁卷之八

上虞夏 時時中著

記

越東書舍記

越東書舍者友人謝君原功進脩之室也君生四歲而失所怙少長即自知讀書以所居在於越之七木故以用名其室前侍御史番易周公為篆書四字嘗以揭之君既游仕於外南抵吳楚北走齊魯之郊凡所至輒以揭之寓舍如居室及既歸隱又以揭之所居室如初其志蓋將篤志廣學潛心著書期名世而傳後也予以盲廢一不得造其廬而君每過予必欲使為之記豈不以予嘗從講學於是乎人莫不言儒者之學不過資之以費身而不

於道也惟念自童冠游庠序非無可師以受教者然聞
諸方之外謂吾邑餘宋季之習宿儒老師徒知為學在
記覽而不知窮理以致知徒知為文以剽竊為工而不知
脩辭以明道新進晚生雖或有美質而無所成就予既深
病之而一待同志之士若劉君坦之任君魯民鍾君伯震
乃始自夕相講求以非致道不足以為學非立言不足以
為文於是自謂知所用力翕然興思脫舊習而新是圖君
時在吾徒中生窳後資稟獨過人吾徒雖皆年長未嘗
敢以先進自居而君雖穎悟絕人亦知舍吾徒無所取友
者由是出處相借動靜與俱方吾徒索居山澤未嘗不數
過即至城市又未嘗不抵君書舍中每一會聚輒清坐終
日考論古今且求前言往行以為矩度如是者久之君學

日進如秋鷹脫羴鷹勁翻而凌長風奮
然有搏青霄而直上之勢予固知其非父事一室者居無
何君果西游吳會時秘書卿宣城貢公自政府退休吳山
丞操所業往謁之公一見君甚愛重遂留授學於門君既
得之為依歸學業益克大材氣益雄偉振發言論豪爽
自頌必得時以行吾志故嘗一就文學之選一受民社之
寄人無不期君以有為至於從事藩府則日憂宗周之隕
雖卓犖自負曾不得以少施今天子初有天下海宇日
清旁招文學之士定禮樂廷臣以君明習典故俾與討論
而君頹以狷直獲罪謫官沂州幕不載歲使使者行部又
坐同列不守法免歸田里人皆為君惜之君囂囂然曰
吾方病夫作吏之廢學既幸於退歸而越東書舍固在是
得不可以畢吾志也哉即日入室內取所藏六經之文與

凡諸子百家之說羣分眈列無蚤夜誦習之予觀其先晉
大傅文靖公始居東山初無意仕進及既出仕致位台鼎
而東山之志始終不渝故居武林擬而名之居金陵又擬
而名之今君以越東書舍之扁出則以往處則以還豈有
取於文靖哉意其心迹之偶同未可知也士大夫以道德
為志則功名不足以累志惟其志於功名則不免以得失
為戚喜君之才行既不遇知於明主又不得有權力者相
論薦其來歸也濯纓乎曹江之波振衣乎羅巖千仞之
表宜其北瞻泰山南望震澤愴然懷舊遊而增太息也
而乃高視物表脫然無意於外慕惟於六籍之學大肆
其力而究極之不惟心体之至躬行之篤其操之為論議
縱之為文章精神心術惟恐造詣之未純著述之未明而
不得與聖賢同歸者非所謂不求至於道不止者歟誠使

雲深軒記

君之造詣足追於古人所著述又足取信於今人則越東
書舍所在聞者慕之過者式焉君之才行雖不暴白於今
其聲名必不沉泯於後也故予不揆而為之記云

雲深軒者會稽某上人所居軒也上人別號某所受業曰
真應寺寺所在曰塔山正與吾邑東山對峙名勝聞於諸
方洪武三年秋八月既望予嘗登東山臨西眺俯闕大小
二江見有山自會稽東來與衡平公奔趨相從若萬騎疾
馳欲與吾相角敵者猝至江許不得進則蜿蜒如蛇蟠而
雲出其中亦若馮險阻挾黨群以張大其氣勢林然而屯
隱然而伏周回旋遠無遠近咸蔽覆之初不知其中有括
提也既下山絕江而西平步不一里煙霏縹緲間時見夫

雲深也予既止軒上樂其幽勝徘徊忘還上人亦和雅好
客知予為能文將若求記焉者予知其意即而問之曰吾
觀方外之士固莫不與枯槁寂寞為徒今夫居山以為高
誠莫高於雲然出入無常去來無方俄而合則若可承攬
者其忽然而散也則雖欲控搏之不可得是固無親乎人
者也而乃欲以色身與之為周旋耶上人躍然而笑曰子
徒知雲之無親於人而不知吾亦無親於雲惟其與吾相
依吾亦不得與之相離是故彼有時而春容吾亦與之為
春容彼有時而低回吾亦與之為低回彼有時而悠揚亦與
之為悠揚不自知其相適也然吾寂然冥然形神俱忘固
不知雲之所之雲亦不知吾之所為子以謂雲無親於人
乎謂人無親於雲乎予知上人能無著於物矣遂心許為

記日將夕上人送予出江畔回望其居雲間則已漠然無
所睹披髯長嘯惟見天青野曠皎然秋月之在江心也
日上人來徵記遂為之書

清湖陰記

潁川陳景魯氏少從吾友俞履謙學有藻思工為歌詩
所居濱西溪湖去市聲未遠而得林壑之勝蓋吾邑治之
西南羣山峭拔岩谷深窈有一溪從山間出實崩瀉飛瀑
之所下注蛇行而北乍奔乍趨及至山盡地平則舒為漫
流匯為澄陂泓涵靜深倒浸山碧水光雲影相為吐吞亦
邑中山水之美者景魯所居在涯之曲凡菱荷之遠近
菰蒲之出沒游魚之隱見浴鳧飛鷺之翔且集無一不出
其几席下余嘗與劉中山過之為取浣花翁詩語名其軒
居曰清湖陰記之末及也一日景魯造予而言曰

讀書之室先生與吾友之而未為之記今吾以其地而
築於湖之北涯厥土方正厥位面陽水南諸山羅列拱揖
風景之勝視昔尤有加幸而吾廬既成則仍闢一室用斯
名以名之先生終能弗記乎予喜而復之曰一丘一壑之
在天下固不得為人所專惟吾心有以容之則無大小不
在我闡烏有先生之誇齊地也謂吞若雲夢者八九
其胸中曾不芥蒂夫雲夢之澤天下之大澤也彼以一
人之膏次為能吞之若吾城西陂以勾股計其廣蓋不踰
百頃惟源之來也衆故流之積也厚使吾子動坐而眺焉
不啻坳堂之上置杯水也於是而方之舟之流之游之雖
三江五湖之風月黃鶴白鷺之烟波舉可即此而遐想矣
子居南涯也又山水之清暉固足以供吟嘯即去而北
屋宜若有彼此之間然而接於目者皆今日之所娛賞

會於心者皆今日所悟悅也資之而益深取之而愈
則知子之涵泳乎性情發舒為詠歌者浩乎其未可涯也
初何彼此之間哉予性僻喜閒曠常有濯足洞庭望八荒
之想今世且病不能奮飛吾子有田可種林林成幸釀酒
要我必將就子乘浮槎溯長風擊節以歌少海使旁人得
而笑之曰此真木腸兒所態也不亦一奇事也耶遂書以
為清湖陰記

小小齋記

會稽沃洲之山有士子曰呂德升氏平居有以自樂絕意
於外慕而扁其讀書之室曰小小齋吾友王處仁與之交
甚厚數為予稱其賢今年夏余別叔瞻自南明還持其士
友所為歌詩求余文以記之予謂凡物之在天下其始也
獨正初無小大之可名非二物之相形於是

大矣曰小小云者蓋極稱其小之至也德升言且以非
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此固未易為德升言且以非
拍喻指之非指也夫分之在度審小矣下而比之審是猶
有小者焉毫之視於釐益小矣下而比之絲又有小者焉
若忽也者百分其毫之十十分其絲之一其微微若法辨
察之而可見比之而有倫然豈非所謂小之至者歟物之
至微者亦然不曰蟻封窠乎中空不曰蜂房隘而有窠一
隙之可乘一問之可投猶未極乎小也必也天下莫能破
焉則不斲於小矣德升氏之齋居子固不諗其何故然為
讀書之室則宜其大牖四闕而琴書几席布列乎其內必
非卑迫迫無容足之地者惟視其廣言大字則不遠焉
故名曰耳使果無容足之地德升又何從而處之噫余
於德升之名齋知其以道為大字矣夫天地之間

有萬不同分有萬不齊能知其分而安之雖秋毫自視為
已贏不知其分而求過焉雖泰山自視為未足凡人居必
有宅不過藉之以除風雨而窮奢極侈者殫土木以治室
廬深庭廣除外周樓䟽其處若有餘其中實無空虛若德
升之齋居其不安於小而能若是乎周子有言得其大心
常泰蓋謂顏子雖居陋巷而不改其樂也德升非希顏之
徒歟誠能得其大而樂之余知其游於斯息於斯不惟安
於小而亦可以忘其小矣遂為記勉之

柳莊記

吾邑秀民之產在西北鄉為獨盛有姓李氏字彥質者尤
好學喜文其居介乎川澤之間距袁松滄瀆壘不遠過
其鄉者絕夏蓋湖以西不數里見雲林在望風景依稀如
漢南脩然有隱君子之居焉不問可知為李氏也予聞其

名有日矣今年春二月彥質始從城中介其親友傳思誼
來見既一再從容為予道其林塘之幽且曰自先人買田
築室以居及今已再世余方志乎為學即思舍煩冗趨靜
閒久之乃從旁構別業為講習之所幽而不僻朴而不陋
垣墻外繞內植垂柳以蔭之因目之曰柳莊今柳方舒榮
濯濯可愛春且莫予當具舟楊溪邀先生至莊所竹冠藜
杖緩步綠陰看飛花漫空與煖風 游絲相上下求一記
焉余喜復之曰吾子亦以柳莊名其別業也耶予嘗謂君
子之學未有不敬而入以凡讀書之室皆曰齋知必事
乎敬也莊之為義於齋也幾矣古人以命夫別業不亦有
所事乎噫人之有莊衆矣未有以講習者吾子以出倫
之才懷用世之志其治別業也不存志於燕娛而講學是
處且樹之以柳而日與為周旋得不欲其根深而本固其

柯條易長其成陰可立而待故託之以自勵也耶君子觀
乎地中生木則思積小以高大觀乎山上有木則思居德
以善俗焉如是而游息於斯其進脩也孰禦惟吾鄉柳景
臣氏嘗築室以觀東菑人為種柳而名為柳莊景臣因
取以自命使吾子有田阡陌宜若與景臣同風者然景臣
氣韻高雅直隱於為農而吾子才志超越自是以希世用
善觀人者不于其迹于其心苟進講學是務則彥質不必
為景臣苟徒謂力田之有秋則景臣亦無取於彥質矣子
姑勉於進脩吾記非所急也遂別去既逾月彥質果來邀
余求為記不已遂為之書

水心雲意軒記

邑有兄弟二人同一齋居者其姓杜其字一曰允常一曰
允誠少長即過吾門道問學脩文辭于今十餘年矣允常

雖不屑屑於章句而勤為歌詩允誠則喜能而好備進學而不怠故在吾邑佳子弟中允謹敕而和雅其居去東門一里介山澤之交一室脩然外不蓄蓄佳花奇石之觀惟啓其南牖則見白雲在簷端啓其北牖則見流水在戶下兄弟講習之暇既相顧而樂之嘗又誦其先江亭詩知水雲之行止可得心領而意會也即題之曰水心雲意人遂稱之為水雲居或有問於允常者曰君子之居固與世殊然棲於雲者不知水之與趨息於水者不知雲之與俱今子之兄弟兼水雲以名其濠廬得無有心存於清白者乎有志尚於高遠者乎允常無以論之亟來求子為記其故子因復之曰子毋怪人之問已也予亦有以告子矣先儒論陰陽之動靜固以二物為之根觀其有迹而易明莫如水雲之章章者人惟見所見咸謂雲心出乎山而水必歸乎

澤殊不知山澤之氣有時而通則為水者或升而為雲雲者復降而為水矣故水無心也方其滔滔而行汨汨而逝惟動者得之以為心雲無意也方其油然而輿泊然而停惟靜者得之以為意及其風行而雨作川平而流止則靜者未嘗不動動者未嘗不復於靜也雖然水雲之為物初不求領會於人而居閑處寧之士蓋無求而得之子之兄弟雖在閑寂中未有心於世用使能進脩不已則德業可以日富其於二物也可獨寓情於一動靜之間哉誠知水之放乎四海必待盈科而後進雲之雨乎天下必由乎觸石而起膚寸而合則其蓄於已者有本而可以施於人者日出而無窮矣子歸語乎仲氏其尚觀乎雲水以自勗

我遂書以為記

長年已

邑有隱君子姓盧氏而字宗文居長者山之陰有日矣遊
構一室如環堵日燕息其中既取莊周書辭而扁之曰泰
宇且以予為知己亟求為文以記之余不雅談清虛因笑
而復之曰人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地位萬物育所謂泰
宇者莫大乎此矣此實聖人之功用子可以自處也耶蓋
子之自處乎泰者吾能知之矣士之以賢達自命者孰不
欲心廣體胖以自樂於天地之間哉然其蕩蕩之懷卒不
能勝其戚戚之累間隔之遠卒不能勝其役役之勞至於
外患之沓來拒焉而不能却角焉而不能勝甚至顛倒迷
惑茫然如播糠眯目而天地為之易位者無他察理之未
精見道之未明而本心之量不宏也子自生長富饒惟儒
者之業是治身不樛乎浮華之習志不局於驕侈之尚雖
嘗遭變故涉險艱而憂患之嬰無沮乎聲色計謀之出不

害乎智慮神怡貌舒恒若自足非子之自處於泰者乎德
可為尊也而修之以為戶庭道為可樂也而崇之以為臺
觀夫然後居之廣而宅之安而為心體者裕如矣彼區區
之庸人鄙夫終其身於燕安之懷迄莫之遂者由養其小
而忘其大也子於內外取舍之辨既明矣存養之火灼然
以天下之至美自我得而聖賢之至樂不我殊方將視氣
化之屈信聽物情之盈縮安所止而順所遇又非子知自
處於泰者乎夫不以有生為憂無處而不休不表在物之
適無往而不自得余於子之自處者既知之矣誠使內省
之不疚俛仰之無愧怍將見夫渾然之理無時而不著乎
心浩然之氣無時而不克乎體舉世俗之所尊所樂曾不
足以入乎中焉則吾之自處者直與天地同其大而四海

入之虞西南門以儒家名者相望求能以醇謹自持而親
賢友善未有如葛厚實者余與先公弥遠甫相好又愛
其資性之明敏也數進而勉之使力治其弓冶之業蓋有
年矣比嘗造余而言曰某稚川仙翁之曾也仙翁脩鍊之
地往往在會稽山水間石井月竈無所不有而在茲土者
尤非一處至或以葛仙名其鄉向聞唐之詩人有宿丹井
西之句嘗欲求其所而居之頃在縣西北曰蘭芎山者去
此且半舍而東南曰太平山者亦二舍有奇地位高絕幾
使人可望而不可即惟魏伯陽所居遠近吾廬之前左而
所謂金壘井者在焉嘗聞軒居之室扁之曰月井西而日
誦詩讀書乎其下得不有謂名雖是而實則非者歟余為

之冥然以思遂復之曰自古仙靈之在天下聞之者固無
不慕而為其後人宅其舊鄉宜慕之也滋其子自託於仙
翁之遺紹固無慕於伯陽然伯陽與同之作修鍊家皆宗
之安知稚川非青州從事之徒而所謂月井者又不異於
金壘也耶子之名軒則可嘉已余於此則有感焉凡人穴
地以為井孰不知存心於濟物其在於易巽下入而水上
井之象也無喪無得往來井井是其為德有常其為用也
無不周矣設使為泥為谷無所資於人見者猶必潔之以
異夫寒泉之可食苟潔而不食焉必有為之心惻者今仙
翁之遺井以一勺之水隱於荒山窮谷之阿其泓泓溥溥
雖引之而不滿挹之而不竭然而濯漑不是須鑄鑄不是
及行道之人未聞有為之惻然者也嗚呼豈神人有志世
之心而為是井者亦無意於濟物也耶子將思於是乎

井泉之可用汲則其所講習其所進脩求為世用之具可也况求道必志於得道猶學仙者必期乎登仙又可不自彼之有成而益以自勗哉原實超而謙曰微先生之言不足以及記吾軒請書以為記遂為之書

東臬書舍記

邑有姓金氏字正音者居東郊林藪間身雖在窮約而志尚高遠每至市未嘗不過余每過予輒請名其齋居之室余嘗語之曰齋居不必有美名願所養何如爾正音雖以余言為切已察其意若不憚焉無幾何即因其所居名之曰東臬書舍復請記於予予弟季中嘗謂予道其幼孤而苦學意深憐之蓋正音生甫數歲已失所恃怙家貧不能自存惟幸託從兄以活俄而從兄且東走無遑恤之正音孑然在幼推中莫之為生養計少長即奮然知讀書極力

記誦從人講習微聞其章句以昂窮日竟夕誦詠不絕口歲且壯心志日通問學益怠其資性沉默間於笑言與人交不樂諂佞兄諸嬉戲不可狎聲色不能動蕪游不得與偕入或迂其為儒勸之以徒業正音傲然不顧益感慨激羨蚤夜淬厲惟恐不得以學號稱士君子家徒四壁不蔽風雨而讀書之聲無日不聞於鄰其為學之苦如此余聞隋唐間有王績者隱居首書自號東臬子矣其記醉鄉也韓愈氏讀而恠之謂其以隱者而甘世味使若顏曾二子得聖人而師焉則不至為昏迷之逸蓋悲醉鄉之徒不遇也方正音在幼稚時其心未知所鄉即有庸人俗子導之以非道陷之以非義使如嵇阮之流酣飲朝夕放誕於禮法之外誰得其止之乃今卓然自立以羣聖之道為趨藁以六經之言為醪醴而必欲沉浸乎醲郁銷毀其醜糟不

終於心醉不止也其果誰之遇耶孟軻氏有言人之有德
慧術知者恒存乎疾疾非正音之謂耶夫人而能自力則
道無不可適世以佳子弟自居者豈無父師以教育之而
或狃於驕奢溺於偷惰者居一室假歲節之名以文其無
所用心之實不知其視正音何如也以正音得大賢而為
依歸其亦尚有令聞哉

朝陽樓記

居縣市之西南有姓黃而字季和者年甫二十餘銳意
於講學且有日時時出於胡叔儀父愛其資稟之一
舞作新之以趣其遠到其居空之亡有重屋焉又為扁之
朝陽使游居昕夕以進其數與之來見俾為之記
加勉之余亟進而語之曰善哉

叔儀之名樓也其知教人之方者歟天地之間有目得以
視有趾得以行由乎口之麗于天也故天之有日萬物無
不被其照惟東方未出之初則有及未及者非能高出於
衆物之表則不得而先被之古人名山東為朝陽謂其初
出而即至也以山東為朝陽則凡屋之東向者皆可目為
朝陽矣樓也者處衆屋之中而絕出衆屋之上其受扶桑
之光獨先焉又不因其地位而然哉君子有鄉道之資其
得道也亦不異是矣向予觀乎子之樓居去市廛雖未遠
然啓其東扉則有雲山排闥而入啓其西扉則有澄湖可
俯而鑒焉叔儀不取彼而名之惟朝陽是取非名樓之至
善者歟夫人生而有知孰不欲去卑而升高出晦而向明
舍近小而趣遠大惟氣稟拘之人欲蔽之往往不能以自
克子以聰敏之質春秋方甚富而能不狃乎紈綺之習而

韋帶與遊其受教之地有在矣尚何取於棲居云哉人亦有言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以學之貴乎及時也子未志乎進脩之事宜其所居必有常誠使鷄鳴而起升堂問安既畢即端居其中因其旦氣之清以觀夫離明之昭晰以求造乎聖賢之戶庭乾乾終日夜以繼之人將謂子學問之積愈久而愈明其才德之美日遠而益著勢之所必至者苟徒謂唵噫為未迫而玩愒以待夫學問之成吾恐夫朝陽之光雖日納於戶牖而不知其猶白駒之過隙矣吾子其尚致惜於分陰也哉遂以是為勉

適安堂記

平陽李君良臣世家太行山之阿早歲負吏材奮然有志於世用洪武初朝廷以人材選俾監稅於越之上虞居官且七餘年考績者歸以聞於上謂君商稅之入無不足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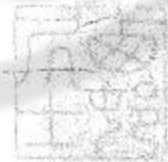
政官未暇居茲邑者并易歲矣君性私雅事親孝吾黨士無不樂與之交一日慷慨語余曰吾志無憚於遠遊惟毒白之母在堂常思得祿以為養向吾承乏征商于茲初欲養而未遂及既迎之以養則吾尋去官今居閒且三年生理日益拙雖欲盡救水之歡願無為之地者居常竊歎曰吾身之處世譬如轉蓬之隨飄風漫不知所止其曷以致吾親之安哉及誦吾家盤谷詩序至起居無時惟適之安則又從而歎曰此宜吾親有望於吾吾若之何其致此哉因名所居堂曰適安以誌吾愧子幸愛我厚請為文以記之余謂人之有親內不知所以養之養焉而適其安則能養之至也孟軻氏謂不失其身然後為能事親是事親者莫貴乎守身也余嘗以守身有道殆猶方舟齊共川其阢牆既脩維楫既備沛然放乎中流非

不欲其瞬息千里也而忽焉際夫千仞之淵長風怒號白浪山立狂蛟悍鱷且利人之覆溺以資吞噬觀者為之寒心它舟既鼓譟而前闢捷以取敗吾能及其未迹望望然而退恂恂然俟其風恬浪息而後進焉不啻駕輕車入垣道矣君子之守身也不徒保其四體愛其百骸九竅而已必也非其地不處非其道不由人非所當與弗與也事與物非所當應接焉弗與之應接也一言一行悔尤不得以受之則吾身之行可陋寓而安吾身陋寓而安則吾親可無適而不安矣今之居官者孰不得以養身而安則吾親可其身而不能無憂乎其心李君之於此其特身也清以約其過重也周以慎夷考其興居無不養其親者惟不堪其瑣瑣而中心戚戚焉籍令去此而養其親者惟不堪成石遂養身而歸使母夫人養且日御杖與以

徜徉乎林園不知其視盤谷之隱獨樂其身者果孰先孰後也君甫強仕身雖處窮約而不忘乎顯榮而母夫人方壽時康素知其志之必遂也因書以為記使日覽以自釋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虞夏 時時中著

記

臨清軒記

吾友黃九成父之貳教邑庠也予數過其齋居一日為予
從容言曰子嘗識吾何生靜初者乎其鄉居在縣東南去
城可二十里有軒車之室曰臨清迺者無不喜為賦詠予
嘗許其伯兄一初以記而未始為之今靜初願有請也予
其不得辭矣予為之沉思者久之既還過予言曰予近過
何氏延坐予臨清之軒置酒作歡累日不得返其風景之
勝惜未有能紀之者一初願有請也蓋為記之軒直其室
居之南高曠而虛葵下瞰方池池廣不盈畝四面雜植花
果卉木以環之其扁曰臨清蓋取陶靖節臨清流而賦詩

者辭也自予先人與青初祖父交至予凡三世茲軒也予嘗
三過焉始者從先人訪其大父山甫山甫翁出肅客至軒
上時已秋其池畔拒霜方著華水光天空上下一碧澄鮮
瑩澈不揚纖塵此臨清之一時也次則山甫為其子元吉
招餘馳趙用拙氏為之師予往訪之時維早春池水方渙
渙有游魚十數頭洋洋出文藻間浮沉往還可翫可愛又
臨清之一時也後三月又一訪之時則暑雨初歇芙蓉盛
出被水面微風過之若旗蓋相蕩摩而香雲蔚然龍衣人襟
袖不已又臨清之一時也後若干年山甫歿予亦至人不
重過而舊遊之遠尚歷歷然可追想之不可不記景物之
在天下未有不可娛人者惟心與之會則樂之也終不厭
今夫園池之勝麗亭榭之崇侈夫人莫不以為好也而必
入於上則有而弗問焉何氏之軒居華下

而不至於陋也而靜初之兄弟何樂之不厭如是耶要必
有會心者矣且人身有塵垢之集罕不惡而去之豈心有
物欲之昏而不知為之去靜初以有才質之美長育泮宮
德進業脩人將望其為造士使誠知欲新民於天下必本
於己之自新以疏滌其心以澡雪其精神起居動息常若
不出於軒居則宴娛之室實可為進脩之地予既於一初
有宿諾也重九成之請遂為之記

菊存軒記

友人施益謙氏神清而氣溫讀書尚文雅樂與幽人韻士
相往還其居在止山之陽林塘隱幽足以自適乃者名其
軒居曰菊存余嘗一過焉而微問其故益謙泫然流涕曰
此吾所以思吾親也常欲從子記其故矣自先大父歸老
于茲有田園之樂優存終身無歲不種菊為事先君莫年

鮮曰病不出者不忘種菊之好余忝承遺緒今幾五十年
飲食衣服惟先澤是涵是煦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况菊也
者先人所嘗植而先君又以重九日生則黃華之節也向
也先君之存吾固不能力於養今求有以養之而九原莫
起矣故吾羨墻之思雖無間於朝夕惟於菊也日規而親
存焉子可無為我記之乎余聞其言亦為之欷歔不自禁
曰復之曰噫昔吾祖與爾祖自幼有里閭之歡而若翁與
吾翁交遊日益親情好日益篤今吾視子猶兄弟也以子
之思親若斯余亦不能無所感矣常人欲養而親不待孰
不謂追慕之因及惟不忍死其親則其精神無往而不在
故孝子之至事亡如事存鮮曰父書有手澤之存而不能
讀母之杯圈有口澤之存而不能飲然於祭而齊也則必
求見所為齊者及其祭也儼然若睹其形容而聞其音聲

八惟一齒於楚大夫再嘗於晉徵士後之君子爭相慕
然肯下過采之擷之娛心目於一朝夕之頃今吾子以
先人之好益重而種之其朝滋而莫培出撫而入頭異其
枝葉之變以至於英華之發舒豈徒采擷以娛夫心目
即時乎雨露之既降生物之具成即其馨香以致吾孝敬
將先夫君蒿悽愴之氣入乎目而注乎心而所謂致愛則
存者發見昭著而不可掩矣軒之名菊存也余安得而不
記耶請書以為記

種學齋記

育以純雅之姿懷高遠之志誦詩讀書能自技於流俗者
云朱氏子字德軒居上虞西門外去表松尾瀆壘甚近
其時一

學學焉習焉。子且有曰矣。洪武初何君既登進士第之
官。北方德朝欲赴往卒。不得遂。歸者。六之後四五年
稍由里選。應純舉。一不得。其於有司。則必然而退。陳既語
於人曰。吾固知吾學之不足也。昔人有言。曰者謂耕而
凶。養則凶。養報子。耘而凶。則則裂報。其之深。芸
之熟。則成果。大獲。豐。治田為能使吾。其之力。有加
亦無。懈乎。不獲矣。遂。子種。學。續。文。之。語。題。其。齊。居。曰
種。學。朝。誦。暮。絃。以。崇。德。廣。業。為。務。謂。其。文。載。先。言。為。善。於
予也。求為之記。以勗其進。謂君子之學。固未有以異於
人。然其德業之簡。凡以為已。故不視得失。以為勸沮。不視
屈伸。以為進退。必要其成。然後止。方德輔進學之始。惟幾
身成名。是為一進而屈於人。宜其徒業。如不終日也。及今
確然自。為不足。而。致。力。焉。是豈欲為自說者耶。且予

嘗聞之。借。如。是。夫。是。德。是。德。雖。有。似。鐘。必有。雙。年。德。輔
既以為學方之治。田矣。信夫。人之取乎。亦必也。立其心。如
敷。蓄。勞。其。精。力。如。樹。藝。絕。其。外。誘。如。務。去。草。沉。潛。乎。義
理。又不啻。而。泉。之。浸。灌。循序。而。漸。進。焉。歲。功。之。成。可。計。日
而待也。雖然。德輔之為學。豈顯顯為進取計哉。夫六籍者
君子聖賢之道之所載也。君子不學。則已。學則必欲得乎
已得之乎。已內以善其身。外以致君而澤民。萬一不究其
志。亦必。而。明。之。以。垂。緒。後。人。是。皆。吾。分。之。所。當。為。亦。非
有所為。而。為。之。以。孔子。謂。學。也。祿。在。其。中。孟子。謂。脩。其。天
爵。而。人。爵。從。之。則。自。外。至。者。有。不。必。校。矣。予。觀。董。仲。舒。氏
名。春秋。學。其。論。仁。人。也。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
計。其。功。君子。謂。其。有。功。於。聖。門。德。輔。嘗。學。春。秋。而。名。言。所
同。經。也。蓋。以。仲。舒。之。語。銘。其。座右。以。規。之。

上虞縣之南有崇山去城不數里而峯巒疊重四面
合人以百樓稱之傳天民氏世宗南郭門朝夕見茲山在
戶外及既築一軒以居而山之雲煙草木又若不出乎宇
下予與天民雅相好數往過之因為取王臨川詩語扁之
曰來青軒且授筆而為之記曰景物之在天下無高卑巨
細觸之足以悅吾目玩之足以娛予心似非無情於人而
未有不名而自來者必若爵位之榮權勢之隆貨食之豐
固不可幸而致至如芳辰麗景燠風涼月宜可不求而自
得矣然其來也有節又無幾何而謝去亦不能屈殿於人
也能屬厭於人者其惟佳山勝水乎且水行乎地中其去
入也速必即之而後見又不若山之峻極去之遠而愈若
近也今夫百樓之山中立乎吾邑之南不可度廣不可量

嘗即其疊壘回合者而比之若水之有波也田之有
甲之負於龜背也珠之出於龍頰也連錢之文被於麟身
也數數乎花之披莠也翕翕乎旂之簇勝也縱縱乎帷裳
之有襞積也恹恹乎三十輻之共一轂也其狀固殊其為
青則一當其浮於空也鬱鬱乎其若蒸蒼翁乎其若升忽乎
其若騰人莫見其靜且窈及其逐人而來則不震不驚不
騫不崩始若莫之敢承中若可以將而迎終不知其入吾
之戶庭果孰召之而至是哉古人謂天地之間物各有主
苟非吾有則一毫不得而取之惟風景之在我者一寓目
而心得焉故取之也無禁百樓之在吾邑夫人莫不見其
青而築室以面之未有知其為我來者豈山固無求於人
而人亦無取於山耶天民丰神秀朗而智識明銳既自視
為才子又其所與皆俊游而能放心靜閑無慕於世味風

晨月夕即與羣彦遊息於茲軒或橫清或瀟灑或引
鶴以相燕娛其或少休則坐對宗高於咫尺且攬其清淑
而養為英華以吟咏乎性情是豈風景之勝不名而自
來亦由其心境之幽有以致之而無盡爾然則斯人也不
賢於遠人之遠而不知自遠其適者哉是為記

景高軒記

景高軒者南郭傅彦宗氏命其子則儀讀書之地也傳
氏為吾邑大姓而彦宗又蔚為諸族之右儀觀瑰偉常以
器量高於人而則儀天質粹溫能不狃於綺綺之習而
疊焉以文雅士自好彦宗遂闢軒居之室延子弟乎中以
居使早夜以道問學為事軒之前翠竹挺立清風脩然而
城南百樓之山迥出乎林杪余嘗數過其下彦宗輒欲
有以名之余謂君子之學務乎進德厥德之修亦惟仁

是求常人雖知學之有要而不知仁之好取車卒之詩人
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而記禮者以好仁美之則儀嘗聞
焉遂為取景高二字名其軒又從而告之曰士之所以賢
於人者謂其存心於仁也夫人之為仁難言矣然其大本
出於天其全體備於已道無大於此也君子以其為善之
長既稱之曰尊爵又謂其可居以安也復以安宅稱焉人
能以為尊爵而崇之安宅而廣之則出乎天者成全於我
矣惟其氣稟約於內物欲蔽於外察焉而不精也休焉而
不深也日月至焉而不能安且久也記禮之士以為鄉道
而行中道而止君子所不為也故舉是詩以名之蓋曰山
誠高已而仰之者在人行誠景已而行之者在人吾能辨
其然而類焉竭其力而趨赴焉勉焉曰又孜孜其於

孰為高山我固仰之仰而不已高可尚矣孰為景行我固
行之行而不止景則成矣匪惟高山之則繫景行是力惜
乎不能援琴以鳴之則儀方以進德為務且善鼓琴其讀
書之暇輒絃歌以自適誠以吾言實諸座右得朝夕誦而
鼓之吾黨之士聞其聲而知其志必曰美哉風颯乎伊人
好仁其必至此又與於詩成於樂之遺意而余弟研以望
於則儀也彥宗起指而譚遂命則儀書以記之

一齋記

有居上虞山水之鄉幼而勤於學壯而謹於行以人材徵
詣京師得為堯庫之士者其姓賈其字至言嘗以一齋
名其牙居之室金華宋太史既說其義其子中書舍
人又用篆法為書其扁及免歸田里仍即所居以揭之
且以異時從學於余也請為之
述而語曰天下

之數小而為十而大而千萬莫不由一以與是一者苗之
物之宗萬殊之本雖宇宙之大亦不出乎其外宜若非我
而專者惟民受生於天地之間氣有萬不齊質有萬不同
其得之以為性者渾然一至理曾無彼此之間焉則舉天
下之善且具乎吾心即吾之一心而萬化皆由此出矣若
先儒之論敬謂主一而無適則是也又各存其忠焉君
子之行固不一矣必也一於忠則臣道盡一於孝則子道
備一於友悌則兄弟以翁一於敦睦則宗族以親一以信義
則篤朋友之情一於齊肅則可以奉祭祀交神明是知主
一猶曰主善而善無大小不協於一也一乎一乎數之所
始云乎哉蓋亦於此致其力矣且天下之理一則純二則
雜一則誠二則偽以天地之道由不二而萬物生則知吾
心之德亦由不二而後百行立然其理欲之辨義理之殊

造國莫不自謂知所之及既與之偕行則張張然為它岐之惑者有焉泄泄然至半途而廢者有焉由始不能審其幾終不能致其極吾子自知讀書即慷慨有遠志日夕感激惟恐不能榮其身以及其親既而脫迹於田里升名於天府身雖少挫而志不少變一之名齋有在矣誠知其一守而不失將見如干雲之木奮然而直上入不得而摧折之如赴壑之水決然而湧進人不得而壅遏之其所向之高且遠尚可涯也哉請書以為一齋記

靜者居記

吾友謝元功氏向嘗從弟子任仲禮過余余與接見未幾已知其善學近一二歲相過日益數察其言攷其行又知其為雅士比造余而言曰以吾觀於隱者之廬必近出平城

市遠入乎林壑人跡所不能到斯可遠世絕俗矣今吾未免為幽棲之士而閭居巷處如常人其曷以自異即欲題其所止曰靜者居不知於先生何如也余曰攻之曰子以靜者自居宜其心與境不二矣乃今猶為是言得無有泥於迹耶余觀材士之未達莫不以隱者自高其入山非不深也入林非不密也室廬非不虛且寧也然其沉淪之迹曾不能掩其奔競之心浪莽一若曾不能堅其隱約之操至於紛華聲利闚其戶牖而入焉則情炎於中縱有泉石以為庭除煙霞以為朋徒若不堪其一朝居者有矣吾子春秋未及強仕文學日有名天下賢材並進之時泯然不以長於人者自齊居則偃仰一室詠歌乎古今出則與幽人韻士登高覽古以為樂非所謂靜者乎名者人之所同趨也吾視之漠然利者人之所爭逐也吾委之泊然夫然後

聞寂寞之鄉矣彼高自標置之士非不知外物之為心累卒之無以自重舍己以徇之其非靜者之徒昭昭也吾子以學問之功存養之日久而能分甘乎窮約情澹於世利超然以德義為可尊可樂而涵焉濡焉詠焉游焉不待說白雲而自怡濯清泉而自潔又豈非靜之至者乎雖然古之窮達固有命而行止則有時觀乎良之為止而謂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則知士之出處一視乎時之所宜必不以絕俗為高超世為尚也子惟處乎窮約固以人之不知一或見知於人宜必出為世所用斯時也惟知行之為利雖欲援而止之弗獲矣靜者之居得不為歲器待時之也乎仲禮笑而不荅遂書以為記

理菴記

有自大梁來會稽得古籍為上虞人者姓立而字文振濱夏蓋湖以居有年矣近介吾友俞尚樾來訪求記其所謂理菴者余屢辭不獲遂質諸聖賢而語之曰盈天地之間皆物也而所謂理者莫寓焉理之為名雖庸夫愚婦皆能道之而賢人才士曾不得而究極之是豈易為言者哉昔余嘗語於同志曰人生而有識莫不謂飲食衣服室宮車馬無非吾所以自奉者故惟恐一日不周乎吾身然而飲食也可時其飢飽而進退之衣服也可時其寒燠而損益之車馬宮室也可時其行止出入而用舍去就之若夫非飢飽之所能進退非寒燠之所能損益非行止出入之所能用舍去就也則惟道惟獨然故君子不可須臾離之理之與道初非二物也以理而觀乎道尤井然有條而不紊繁然有文而可別昭然有倫而易明蓋無物之不具無事

之不該君子知其在此不欲即事即物而行之然或
靜而忘其所存或動而昧乎所察則私欲間焉而不能不
與之相悖矣文振以理菴自名必也朝於斯夕於斯動且
息於斯雖造次顛沛不得而違焉非君子之所難者乎抑
余嘗為文振思之道者人人之所共由也古之求道者多
矣未聞取之以自名惟老氏之徒皆得稱為道士又得稱
其所居曰道觀或有求於朱子為記其道院者朱子不欲
以老氏處之而固謂由其慕道之篤至溺於異教而不自
知其為諷切也微矣若理菴也者又人心之所同得者也
世之循理者衆矣亦未聞取以自名惟前代刑法之吏獨
得稱為理官而其所司又得名之為大理寺者今文振以
理菴自名余知其未嘗為士師豈其審於理而不敢違常
若司臬者之臨其左右耶世有知文振者必以余言為然
矣文振自居吾邑樂與吾徒相往還雖生產作業不殊於
常人而其心無忘分之求無遁情之欲兢兢朝夕惟恐不
能規行矩步以趨於君子之途其視以道自居而實縱肆
於禮法之外者相去豈直廷庭也哉惜乎余文不能媲美
於前脩而為文振增重也文振不以予言為無本亟請書
以為記

謝軒記

大明開國初為吾邑之民者日秀異賢材育於庠序往往
出為邦家光今太常博士薛文舉向嘗貳教學官譙國戴
氏子允言即以弟子員受學學業既克鄉人咸期其用
世而允言力以目青辭退居石樓山陰窮經學古文厥志
日厲吾交謙密菴氏益鼓舞以進之且名其所居曰謝軒

高且遠殆若雲漢然升莫以階望焉而弗我親邈乎其不易至也噫是豈不知深造之有道哉藉令循序而漸進焉則所謂左右逢原者在是矣昔人有濱河而居者日出行乎隄之上惟見洪流之大溢乎兩涘而前不知其來所自後不知其去之所如一日操舟而上超吕梁絕砥柱排龍門而抵積石又西涉乎昆侖之墟幽荒險絕路不可通然後知其源之遠既又放舟而下復巡過其所經則雍雍焉逶迤焉隨其趨以入于海汪洋潏漫不見畔岸於是又知其流之廣余心竊偉之夫以黃河之大如是使不尋其源則曷窮其端不究其委則曷底其止求聖人之道者豈有異於是哉考之訓詁九沿流而上下皆得謂之溯則溯也若不徒可以尋其源而又可以究其委然不知從流上之

逆則無以知從流下之為遠古人論為學之力譬如操舟當其屆乎逆流則一篙不容以少息是知求道之初誠不得而謀悠也且古之君子以士而希乎賢以賢而希乎聖以聖而希乎天不知所溯何由至焉今允言之於學薛先生既嘗導迪之讓先生又從而振起之其所資而深造者溯之一言盡之矣秦人之詩曰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遊從之宛在水中央是可為知所溯乎噫彼之所思在人其為道也遠則其從之也不易若求聖人以為歸則所謂道者遠矣察乎天地而近不外乎吾之一身誠欲竭吾力而從之安往而不獲幾及哉善乎密菴氏之名軒宜允言居之而不疑也是為記

種齋軒記

東平李先生子庚蚤歲即以國士希世用因其所居御有

鄒山自稱曰鄒里子及既沒其子景陽哀先志之弗就
遂辟葢修之室題之曰種鄒軒或人不知其由謂景陽欲
以有用之才而寓諸無用亟過而議之景陽慨然曰子以
吾之種鄒為取於莊周不知吾鄒之非真鄒而種非實種
也先君之稱鄒里子固不為無所因而識者以鄒為匏屬
咸謂先君有濟川之志方是時元運將絕神州日淪胥於
陸沉豪傑之士群起於江漢淮襄間慷慨大呼莫不以
利涉自喜使人人知鄒之有用也宜必取而要之顧其所
操者皆漏卮曾之衣襖之濡既漫不自計其有高桅大艘
乘長風破巨浪者恬不知有維楫之失故吾先君之鄒知
之者不克用用之者不克終纍纍然懸着墻壁間真漢
落而無所於售茲非有命耶今鄒之遺種在我矣借曰樹
之弗成而遂存焉是使先君之志去宜懋爵而不伸於當年

者又泯沒無聞於後世則誰不我尤故吾軒以種鄒名庶
足以起問者使知先志之所存吾何有意於用哉余聞其
言而悲之又從而疑之夫古今雄傑之才曾不世出於天
下惟造物者徒能有以生之而鮮克成就之不知其果何
心哉先生始從肯堂王公學即取當世事入計慮曠視江
海慨然以取高陽歌梁甫者自期誠使銳意於雲龍鳳席
之會而奔走先後焉不知其視管樂果孰優劣也彼一時
以才畧相高狙詐自任者往往急於進取而因時之利以
為己功先生頽長揖而謝之終世於無用而世後之士又
徒以成敗論事豈惟天下不復有此人其知之者亦無幾
矣景陽名其軒以種鄒不賢於厥父當而厥子弗骨播獲
者乎噫先生當可為之時迄無可與有為今之時又去先
君遠矣其為先君也過多而自

為過少也雖然執之為物豈必涉川者用之為景陽計誠
知培養之在已而朝夕致其力焉余見其實之成如龍如
蟹如鯢如鼈出而暴諸人使得制之以為笙鐻之以為尊
猶不失為禮樂之具碩所遇何如耳既曰種之而弗用之亦
何貴乎名軒也耶余辱交景陽知其非無意於世用漢時
而出未晚遂記其軒而加也焉



守黑齋遺藁卷之十

上虞夏時時中著

記

敬思菴記

出上虞晝錦門西行十里許逾河而南有山曰慕墓又其西南為蓮花峯下有陂泓然一池是為南塘湖其陰崖則陵麓拱之其陽崖則立林樟之茂湖而居者比屋皆龔氏而陰崖之曲有屠蘇馬則南郭傅原道氏之墓廬也原道質直而勤敏以善人終於鄉前此十數年原道以借其季子太中来避地於此余嘗過之時維暑雨初霽芙蓉方作花綠樹晝陰直如杜子美詩所謂風潭夏景者余故知其適所寓于後不數年而其配沒沒未數月而原道繼之既歸寔於茲且若干年矣今十秋八月太中具酒饌

率子弟邀余往游於治移日因語余曰子知吾父之葬
於是亦知吾母之葬矣予始知外祖以諸子為不慧而
吾母之生有淑質其母之得此子而得吾父又愛之使
為贅壻以居居甚逸遂出之於外者若干年稍置良田
湖旁生計日益裕是山舊有孫氏吾父實購得之
既卜玄宅為終焉之藏予亦歸而歸避兵遂得托之以為
棲息地吾方以為世運無窮予卜寧歲幸而安宅於茲
而有田可畊山可樵水可漁便吾親優游乎暮年未為無
所樂者夫幾何諸孫不吊於天而二親繼踵而逝矣故自
吾大父以上先隴皆在南郭外而吾親獨遠之雖湖山信
羨先志之所樂而秋霜春雨吾未嘗不馳情於茲猶懼
夫休揚悽愴之心去遠而易忘積久而易忽每一來造焉

又未嘗不惻然以思悚然以敬也將欲扁吾菴為敬思子
必為我記之余謂父母之恩與天地同其大欲養而弗待
夫入莫不以為慈使誠知事亡如事存則其為思當何如
其至也君子以為致愛則存慤則著有人心者亦不容於
不盡矣惟古之大夫士皆得立廟以祀其親方其致齋思
之無不至及祭之日肅然若睹其容而聞其聲是其思之
一於敬而敬也者又所以成其思也今人既不得為廟祀
一有薦享焉不行於家庭則塚舍焉是即是塚舍所在
又敬思之所寓也况茲菴者先公之所自治又連年有棲
遯之樂一旦思其居處思其咲語可瞬息而見之烏得不
以敬而自勸哉既以勸其身又以勸其子孫余知太中承
先人之禫詒後嗣之謀者曠乎其未涯也遂述其言
以記之

敬慎齋記

吾黨士有杜時升氏以明經試禮部得為邑河南之考城既五年遭外艱而來歸服闋過余言曰士君子以出治為為志誠莫先乎自治嚮予自知讀書不與人事接嘗有聞於儒先君子以為士大夫立身行已要知處女之在室當須寘身於禮法中不可輒為人所非議竊甚而識諸心無時乎忘也今幸以末才忝世用獲試吏一邑中心惴惴焉謂吾以七尺之軀任乎百里之寄出辭動容固人民之所視儻而又左右之所闕伺苟或放焉而不自檢忽焉而不自察一汨其身於惰慢邪誕之地豈惟有愧於人亦有愧於心故嘗誦抑之詩至敬尔威儀慎尔出話躍然以喜曰此政吾之所不足也遂闢一室為齋居自銘其東牖曰爾容之莊爾德之彰毋傲惰以愆其常又銘其西牖曰

吁葑言之疾實恐習于失造次勿輕其口出且合敬慎二字為之扁以儆飭乎朝夕用是居官無闕且得以治效聞今敬慎之銘故在將無往不與俱先生其必進而教之予為之瞿然曰吾子之自治能若是其謹乎夫敬慎之義固相為內外未有能敬而不慎慎而不主於敬者也君子以敬身為大固無一事之不慎惟欲出為民望則宜於言動也尤致意焉常人昧於敬身也故動不中乎禮言不合乎義及為君子所議則往往託之以為戲噫獨不聞戲言之出於思戲動之出於為乎夫苟不知言動之可戲固不足以議苟自以為戲而不知出於思且為則其本心之不忘也幾希矣若吾子之克自儆飭所謂誠之於思守之於為者非歟子奚庸銘其齋居銘之於心而已銘之於心則無往不服身之所在常若有嚴師臨之大君莅之而上

帝實監之由是人欲不萌於念慮之微而天理日流行於動息之際豈惟辭令容止不為人所議雖聰明睿知亦由此而出矣吾子向居考城既以敬慎獲治效繼自今日孰顯庸使惟教慎是守焉何往而弗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吾子其尚服之無斁時外起而謙
曰吾於先生之言有進矣請書以為敬慎齋記

集義堂記

吾邑有以儒名家而居有恒業者謹身制行世莫如盧氏自余出游庠校處宗善先生師友間猶識其大父顯憲翁翁真寬厚長者其仲氏曰宗勉與余同年生而月日差後學問寔長出處自有光於前入嘗卜宅一區去故居不百步市聲既遠城南百樓諸山蒼然入几席予嘗過而愛之宗勉既没于今且三年予亦不復過者數歲

矣一日其子構造予而請曰構也不天用早失所怙幸賴義方之訓粗克知所立凡先人之遺緒一皆奉承之弗敢墜惟所居堂扁以集義實前秘書卿白野公所為篆書自居于茲未有為之記者先生其存貺之庶得端以自勅焉予為之歎曰噫予嘗有聞於孟氏矣集義也者吾浩然之氣所由以生者也夫浩然之氣實克塞於天地吾以之而配夫道義則行之勇而無所畏然或無以養之則歛然而匱故養之之方惟集義是常言出於思非義莫敢葭也行出於為非義莫敢動也大而立身行己必擇於義以為從違小而應事接物必審於義以為取舍靜存動察必有事焉仰能無愧於天俯能無怍於人則吾自反也直而於制事也不憚矣是集義者

其所積者厚故其所施也博與人以財可謂惠人矣惟其所殖者豐故其所濟也衆養氣而不知集義是務則所以配夫道義者亦無自而克且大也子之先君子名其堂也以此非欲致養其浩然者乎人莫不變身也而鮮克以善自治莫不愛其子也而鮮克有善以詒之若子之先君子不惟有以淑其身且有以淋諸子矣吾子向居童叟即知讀父書今年至而行脩益思紹承其先志集義之訓宜熟隲之誠於斯堂也入焉而義是安出焉而義是由夙興夜寐而義是樂吾知子之義行著於家庭義問達於鄉曲匪惟先君子之遺紹不墜而盧氏之世澤弥遠而弥深豈非集義名堂之所在耶君子於是又知吾子之能子尚其勗哉請以是為記

紫荊館記

有居上虞之西北鄉者曰余子文氏家世淳厚處兄弟之間和且樂其子三人皆知服父訓勤於學而敏於文且尤篤於交愛子文欲其無胥遠也為別築一室取紫荊而樹之前庭引諸子而告之曰子知吾之樹此其意有在乎昏庸拜而對曰大人之志諸昆胡不知惟能使其根本固而枝葉繁以滋則諸昆之責也既退朝夕相戒勸同財業以相生養雖各授室無敢言私蓄者積數歲紫荊之華開益繁渥然如丹光出地而升為晴霞殊膚潤可愛子文頷之喜曰茲非吾所望於吾昆者乎即命置酒以為樂酒至有稱觴而歌者曰宛彼紫荊其華煒煒豈無異芳宜我弟兄又有稱觴而歌者曰彼芬而敷紫荊之華曷不同居兄弟孔嘉鄉人聞而稱之為目其室曰紫荊館其所親傳思誼為余歷言其故求為文以記之余為之

喜而歎曰子不聞之天之生物每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必培之傾者必覆之草木之榮悴初若無預於人然而人事之廢興亦或有為之榮悴者昔田氏之於荆樹必非有為而植之而彼物亦非有情於田氏也而能分合之頃忽焉有榮悴之殊若天使之然其可謂草木而無情也邪夫兄弟以分形連氣之人同居而相樂亦惟天性之固有而人情之所必至不待父母教令之而后能勉行今子文之愛其子使惟田氏也是慕其子又知父訓之是承宜其和氣之孚而紫荆為之繁且盛也誠使循是而往積久而不怠予知余氏將無愧於田氏矣昔人謂棠棣之詩廢而兄弟缺今余氏有紫荆之歌而鄉人稱之子又知其為兄弟者可無胥遠之患矣庸非厚風俗之一助也邪遂為之記

綠陰清晝軒記

吾黨士有齊敬仲者風神甚秀徹氣韻甚蕭爽屢居去縣治不百步處之猶中林聲華勢利泊然無所慕嘗於西軒之旁得散地植竹數十竿而日與客嘲暄風弄涼月其如是者累歲矣今年夏新筍生滿林霜筠解苞向葉交翠晴霏乍斂陰影四合如暮日正午炎光無一隙不到而其地肅然如涼秋敬仲頌而樂之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即焚香掃地置一木榻而坐雖其友至閉門不出迎其友知之或徑造其所不顧它客過不引之入不得入微闕其室聞乎若無人頃之間鼓琴鏘鏘作雙鳳鳴則懷其刺而去虞伯長時為座上客請名其軒曰綠陰清晝且篆書四大字揭之而屬予為記予嘗居環堵厭

即蒼松古澗以居風泉無聲人迹幾絕未嘗不數書此詩
句之妙敬仲華軒蔭乎脩竹而坐客取此以名之吾知
其去此境不遠矣且時方盛夏又其月為正陽重明麗天
萬物無不覩雖如葵藿之賤猶知傾心而向之敬仲獨能
於此時居豐屋之下足不蹈乎趨炎之轍惟求與處陰
息景者為徒予又知其去古人不遠也遂喜而為之記

楚頌亭記

安陽韓致用父居會稽山陰脩然有古君子風裁早歲即以
文獻家自重博雅而好脩受知名公卿間得教授永嘉
再轉為建寧府錄事近世遭變故知榮名不足趨亟
歸五雲門以老嘗獲蘇長公遺墨見其有陽羨種橘之
志中心慕之甚遂闢地若干畝蚤夜以種橘為事不數
歲橘林蔚然如青雲則又作亭其間歌橘頌以自樂

番易周公伯溫既為題其牘曰楚頌騷人韻士咸為賦詩
致用以余為相知從容語其故余亟喜而讚之曰茲非
古人得蕭字歸以名其齋之意歟予亦欲有言於子矣
橘柚之產自錫貢於揚已為人所貴以江陵千樹橘其
與千戶侯等則南國之人種之楚大夫以后皇嘉而橘
侏服焉既稱其為受命不迂又羨其為秉德不失又表
其實而彰其文志欲取而象之則其為材也誠若不與
他草木等矣夫橘植物而無知者何以得於人若是之
厚邪蓋三閭以高才稱實楚產之絕出者其進用也上
思補君之過下思濟國家之傾危夫何蔽障於讒臣
訖不得施以至見放其頌橘之德實欲託之以自况使
天下後世知其志行之高爾藉令為楚君者好賢如嘉
樹豈復屑屑焉為是哉予觀蘇公以直道不容於朝

去國千里外其欲種橘乎陽羨不有懷於斯人必有得
乎斯文若致用之生無因見其種橘也而必種以擬之
亦豈以斯人為不復作即此可想見其遺風也即下
然我非不知憂國何為欲久安於謫居哉非不知為選
世何為欲以放逐之人自處士固有曠百世而相感者
非可與俗人道也今茲涼秋日晏草木行變衰橘林已
霜實之青者且熟而葉笑致用宜歸坐亭上以招魂之
此格二子使來會吾種橘之意而因以薦之二子有吳
必謂千載之下有知己者相與抵掌而笑矣遂為記
以贈之致用名其魏國忠徽三十世孫於莊節先生
為從子而五雲生則其自號云



守黑齋遺集卷之十一

上虞夏 時時中著

雜錄

書福星僧舍唱和詩卷後

王侯維芳吾邑之明年或有示余以福星僧舍唱和詩者謂頌侯之美子宜有作予既屬而和之且讀諸詩而為之歎曰此非所謂民俗歌謠之詩也歟古之人感上之化以成俗雖田夫野老莫不能為歌詩以相諷詠故政事之得失風俗之盛衰於是乎可考也今之人宜不異於古之人矣王侯始來監軍於茲其政固已宜乎民今復來為縣當民人父役之餘職專而任重政煩而事劇懷柔撫御不勝其勤也調度供億不勝其勞也其

者縣文學胡君宗器乃輒賦以為多士倡名能詩者又群起而和之累數十篇何其盛也予聞君子之施化未有不自近而能及遠者今觀卷中諸詩大率皆作於它邑之士而吾庠校之支朋兄弟殆十無二三豈王侯之政化入於吾邑之深者有未若它邑之廣歟何頌美之者反少也古之時雖田夫野老莫不能詩今之為士者乃反不為豈果難得其人耶夫賢才之生何地無之上虞亦嘗稱多士矣今雖干戈興學校廢士無聞於時然自王侯為政以來弦誦之聲不絕也其故懷高世之志者必欲上薄乎騷雅負出人之才者不肯俯隨於章句之末款即如是知王侯政化所致尤當發而為短章舒而為大篇嗟歎詠歌施于閭巷使遠近聞之若奏雅歌絕哇淫之亂張廣樂以破箏笛之陋合鳳凰之鳴以空百鳥

之喧啾也夫固有所待而未暇為耶噫必欲有所待而未暇為亦何恠它邑之詩多於吾邑也胡文學自謂職教之重風化所係故為詩以待夫觀風者豈其亦欲歌謠之作於庠校也夫觀福星唱和詩者其亦可以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夫

代王維芳總制答陳文昭大尹書

芳頓首再拜書復文昭大尹尊先生閣下嘗謂君子觀人之所守不於其富貴而於其窮約者非特以為處富貴之非難而處窮約之為難也亦欲知其存養之密取舍之審舉在外之物皆不足以累吾中耳然非有道之士烏足以與於此哉伏惟執事抱濟世之才匡君之略當國家多難之初即思欲有為於天下天下之士孰不以

亦同其研樂於它人今也退藏田里久處困約人固有不堪其憂者矣而執事恬然自適分然自守若將與之終身焉非知安於命弗能至是也僕固庸劣無所識知竊聞君子之論莫不以為好賢而惡不肖然觀近古以來賢者或退處而不肖者或進用賢者常無以自存而不肖者或志滿而意得豈天之所好惡與人異心耶抑造物者漠然聽其富貧窮達耶求其為之者久而未得也茲承下鄙賜以書教伏讀數四不異過子桑而聞鼓琴之歌有不任其聲而趣舉其詩者且其辭旨反覆絕然無怨天尤人之私而甚至有離世絕俗之志豈謂僕之無能為役而得以此耶執事亦非不知僕能自悉而使所識窮乏得我者特以區區承乏茲邑庠序初設廩膳有儲養士之餘或可周人之不給耳然執事以

明體適用之學文章政事動無不可師法東州之人豈無有能中國棧室養弟子萬鍾者而執事曾不屑意而遠求區區於數百里之外茲其可謂慎所守審所取矣僕雖無能為役輒欲自效錙銖之私即使辭以有司出內之吝誠所未敢獨惜夫供億之費日不皇給頭視左右蔑然未有可以奉來教之萬一者茲可愧也西成在即尚幸一聞瘠癸之呼可乎執事若曰吾懷神魚之變化而不免久困於涸轍今所求者升斗之水而必待決西江之波亦奚及哉是則獲戾於執事有不容辭者矣令郎歸輒少復區區無任愧汗之至伏惟台鑒不宣

蒙者圖贊并引

于君舜童生台之臨海家世名儒自幼服父訓即致力

用也近至越上虞子與交甚親每坐語輒欲以蒙
號又嘗從人肖己像為屋草廬抱膝以歌梁父而自題
曰蒙者圖予因見而疑之物有萬不同其始生也必蒙
蒙為卦內坎而外艮險而止故為蒙蒙也者蒙昧而未
知所之也然洪範以蒙為聖之反而彖傳亦謂蒙以養
正為聖功則蒙可養而至乎聖矣君子惟能知所養也
故觀乎水之出則有進無止而行於是果觀乎山之藏則
愈積而愈克而德於是乎育己之養其蒙也既至則
既有亨道矣人之求其發蒙者無不歸則又有亨道焉
今予觀乎于君志高而識遠優於學而敏於材則固有
以養人之蒙而猶以蒙者自處何邪凡物以險而止以
亨而行于君豈未得其時之身邪故時亨而行雖蒙者
亦聖時險而止雖止也若蒙宜于君自處猶尔也雖然
天下無終險而不亨者則蒙必有時而亨矣蒙有時而
亨于君其能終以蒙者自處耶予未然之也因韻之語
而問之曰結茅以為宮何其居之從容是知蒙之為蒙
能不知養正為聖功予宣鬱積以為融決壅塞以為通
我德既明斯道日隘子年不猶於孩童知不幾於倥傯
奚取乎蒙者而微其躬一榻條然圖書橫從方將吐吞
乎傳巖之高雲披拂乎磻谿之清風豈子欲以是全身
以終耶將子欲出非時中耶天誘尔衷必速其達人將子
庸求幾舒其明聰吾知子去卑而即崇去約而即豐名
聲達而勛德克則草廬之蒙者惡知其非南陽之卧龍
君笑而不荅也遂書以為蒙者圖贊

穀齋說

孟子曰射必志于教之辭也其作爲
之作為論說以遺之友人翁君好古閒持以示予予玩
復不能已乃太息而為之言曰論射而至於中射者之
能事畢矣而孟軻氏獨謂射者必志於教何哉豈不以
正鵠之所在則凡巧者可得而中之惟其力之不至則雖
有巧者亦莫得其中乎學固有極功教固有成法故射
期於中莫若先底乎其至然欲底其至非發之力不能
也雖發之力不引之端弗獲也此所以謂志於教也君
子之於道亦然矣道固無窮盡無方體也然亦未嘗無
至極之所在至著之所存人惟不能實用其力是以不能
馴致乎其極苟求其端而知夫進之有漸而又能積之
也日夕幾何而不至其極耶子觀記禮之君子亦嘗為
學者論藝矣有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奕不

能安詩有曰良弓之子必學為其良治之子必學為裘
之數言者要皆謂其有成法也孟氏獨有取乎射者豈
欲有以異乎人哉噫執柯以伐柯其為則不遠矣而視
視猶以為遠者謂其不免有彼此之別也道之在天下
初不外乎吾心猶之於殼初不外乎射也故即射之志殼
以况夫即心以求道豈不益親切乎彼學射者惟弗志於
殼則已果志殼焉則弓矢既調安拾既飲雖引而未發其
所發者已躍如而見乎其前矣君子之於道能不異射
者之志殼乎不志於殼而決於中未見其可與言射也揚
雄氏曰脩身以為弓矯思以為矢立義以為的奠而后發
發必中矣斯言也蓋亦本諸孟氏而孟氏深遠矣世之稱
學焉者內不知心之所之外不知道之所嚮而教人者亦

而自得亦難其人乎若處敬父之善教其子而之曰又敬服父訓不違則其深造而自得也予亦不得而聞然矣請曰好古申以勸之

代劉坦之通危左丞書

四月十日侍生上虞劉履謹拜拜獻書左丞相公尊先生閣下嘗謂學者知所以自重固可絕然無慕乎其外唯於天下之大賢君子則必汲汲然求見而如恐弗及者非謂其可藉以徼利達也非謂其可賴以竊名譽也謂其得於觀感則足以發舒其精神得於勸獎則足以激厲乎志氣焉爾伏惟閣下以劍明瓌偉之才輔之以淵深碩大之學發揚乎盛業昭宣乎聲光如景星慶雲同時並見為國家文明之瑞宜乎海內之士聞之而無不慕慕之唯恐不得見見之唯恐不得而亟也曩者閣下以

史車出使會稽猥辱下頭履時年已二十有七矣先人猶在既獲賞先公之遺像而小子又辱以進學惠教私竊自念幸承先世之餘澤稍知讀書於當世名人既不獲執贄而伏講於庭廡之下又未能投刺而迎拜於車塵馬足之間一旦有乘輅車下鄉邑過陋巷之居而求與草茅常布相接見如僚交且以進學勉之是豈非大賢君子愛人之盛心哉是豈非後生少年曠世之奇逢哉拜別以來恒自矜奮亟思有以自復於閣下其年九月不幸奄罹先人之喪不敢冒進後四五年而翰林張先生使過嘗拜閣下垂問之及唯其去速欲奉狀又不果既逾年有鄉人入京師始獲致書一通及五言詩一首於是乎謂有以復於閣下矣又六七年閣下以書遺天鏡又辱付見先人之姓名乃知前所致書未嘗徹左右也爾後

并南道阻音問遼絕又數年于茲自初至今餘塵廿載夙
夜傾企無一日忘于懷莊周云越之流入去國數日則見
所知而喜旬日則見所嘗見而喜至於幾年也則見似
人者而喜矣豈不以去國愈久思人愈深乎今以履而
觀於是翰林使公之垂問則猶見所知而喜之時也天鏡
書中之念愛已不啻如見所嘗見而喜矣今也音問遼絕
又復數年宜若一見以入者不喜而所思愈久而望愈深
而愈不得見則其傾企之形又烏能自己哉唯嘗自念昔
者之叨遇非不知惕然感激躍然興起卓然思有以自
立以無負大賢君子惠教之盛心願材力單弱乍起乍
仆而又無達人長者藉而進之挽而前之是以迄至于今
而無以自見也古人有謂旬日不見則鄙吝復萌固非
小子所當施於閣下又有謂士別三日即當刮目相待不

知閣下於小子何如也今閣下以弼亮之才受 聖眷以
匡濟之畧贊 廟謨當世道艱虞之時而能以扶顛持危
為已任端委鈞軸神色不變而坐指天下於磐石之安萬
邦黎民一何幸耶履也蹇劣粗守自揆無歸於人既不敢
泄泄焉以求合時俗又不敢碌碌焉以曠墜先緒故一介
貧窶處之泰然而時時俛仰乎古今詠歌乎書詩竊昕夕
以自樂於斯時也誠欲使之道貧賤求哀憐則非惟獲戾
於閣下而亦小子之所深愧誠欲使之論世道之否泰疏
時事之得失則非惟小子之所未能而亦自知其無補於
閣下之萬一惟尚幸一觀道德之光一聆教誨之言則精
神之昏昧也或可疏濬而就明氣質之凡陋也或可薰陶
而俱化而碩瞻巖廊夙隔天壤延頸舉踵不近愈疏徒想
像乎警效之音如咸池大韶翊然交作於洞庭之野而秋

風天未抑而揚之而窮鄉下邑之人欲一聞而莫之遂也
可勝歎哉可勝歎哉茲曰使人入京輒陳布其愚陋於閣
下區區之情惟面上以見不忘大賢之惠慶下以見不墜
先世之緒業云耳伏惟閣下察其不敢忘之至懷閱其欲
求見之深念苟有可以鞭策其未至者尚因使次而辱教
焉則幸矣它無所願也冒瀆威嚴無任戰汗之至履拜拜

書新刊周易參同契後

右周易參同契後漢魏君伯陽之所作宋紫陽朱夫子託
名鄧訢為之註其間朱子曰者則前進士廬陵黃瑞節氏
所附錄也按方技傳魏君寔吾上虞人今縣西南金壘山
相傳以為君之故宅此書在邑一若不可無時既率諸同
志命工刻諸梓竊有感而為之歎曰嗚呼參同契何為而
作也魏君思脩煉者失所宗而作也其假周易以為說何

也此魏君思之深且長也其所以為憂思者何上古之時
風氣淳厚人非不知愛其生也而未聞有以生為貴者唯
能無以害之而已未有養生之說也世降而天下大樸日散民
之奉其生也益厚而傷其生者益衆由是為黃帝老子者
乃始有養生之說焉然黃帝問道於廣成謂抱神以靜為可
以長生老子之論玄牝謂谷神不死為天地之根其道可謂至
簡至易至要而至妙也故誦其說者無不達其意若夫脩
煉之術小之可以留形而住世大之可以變化而上昇古仙異人
私相授受於邂逅之間無敢著一辭於竹帛者而不知者
乃為臆說以欺於人高者凌空虚下者入邪誕有志之士
雖欲一聞其說卒復茫然莫之適從魏君以超世之姿抱
絕人之識謂斯道不可以不傳而亦不可以妄傳冥然遐
思知天地之道不出乎易也遂假其象以寓其辭故

器則撥之。乾坤言藥物則撥之。離坎言火候之進退則撥之。牝牡四卦以合月弦之上下。擬之十二辟卦以符陰陽之消息。撥之屯蒙六十卦而日用其二以應時刻之早晚。反覆終始一法乎易。凡易之與天地準者且畢具乎人身之中矣。烏乎君以斯道之不可亡傳故不得已於言以其不可妄傳故又不得而盡其言。此其託周易以為說庸非憂思之深且長矣乎。朱夫子既為之註而不自居其名何也。莊生有言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脩煉之有以書猶魚兔之有筌蹄也。習脩煉者不在得其意而忘其言乎。朱夫子以繼往開來之學凡異端邪說弥近理而大亂真者一切力排之不置。乃獨此書乎。有取且謂其無害於易而欲學之方自謂端緒之未知竅穴之未

書者宜乎渙然冰釋於言意之表矣。而其為註也非不知夫據之襟比喻之繁文辭之繆亂也。頭乃潛心乎討論覃思乎玩索切切然如恐其微辭奧義不得著明之由已。逮其成書也乃卒自附於徐從事之後託名鄧訢以見世。嗚呼朱夫子之為此豈初非以為非我莫能明而終以為明之者為不必在我耶。其亦不得忘言者而與之言遂以見吾終日言而未嘗言也。然使後人因其言而得其意詎不於此書為有功也耶。嗚呼天地之性人為貴。其異於凡物也亦遠矣。死生之道雖曰猶之於旦夜。然人固有求生而得焉者。使誠知斯道之可貴精而思之勤而行之。未有不能化形而仙。超然獨出於萬物之表。亦之何味者。不及知知者亡能為昏昏冥冥猶弱喪而不知所歸。卒與肖翹

端要同盡而莫之或悲。吾知魏君一臨視乎舊碑亦得

然為之歎歎也觀此書者其亦可以有感也夫

書謝元功為趙才魯序醫後

吾邑以醫名家率不下十數其自傳而醫者殆十七三才曾在吾徒中為故家子蚤歲務脩儒術已孜孜焉有濟物之志其於醫學習聞先生長者之說而中心夙好之及歲壯且邁慨然以修名之不立遂大肆力於君醫書積習既深若有冥會人以病告療之如弗及而一時札瘥夭昏無不被其濟惠者余觀良醫之稱於漢莫如太倉公其學不為無所本其名未必浮于實而文帝猶必問其所從何師所習何書所活者幾人而切其病以藥之也何道使得縷陳于前而聽之不厭而史氏又為詳記而脩錄之俾後之覽者宛然若見其人而親其事今才魯之居是業也既獲聞先達之緒論又深入諸家之戶庭出試諸人動有

奇效雖不詢其病能審其藥法亦當許其為良醫而向嘗惜其處下不得一顯名如倉公乃今元功之叙述焉使凡得於心而應於手者幾若與倉公同一軌轍亦不可謂無聞矣或曰才魯不得以儒業顯故託名於醫以自見茲既有聞於世微斯文其遠泯乎噫君子之行已奚庸假名於文人惟夫名之所在非文無以著其實倉公之為良醫豈無足以稱於後世然非太史公之筆人亦無得而紀錄之才魯雖不自同於倉公要必以倉公為則非元功之善於文亦莫能一法乎子長而為之叙述也然則斯文可少哉且才魯之子瑄既以儒學世其家尤業醫不廢其濟美在是矣後有傳才魯者又豈不於斯文有攷哉

詩傳附說後叙

詩傳附說者吾友陳白霞父之所述也白霞資性穎異而

語識明達早歲嘗學詩習舉子業於朱子集傳誦之殊
悉雖世遭變故科舉不行而謳吟諷誦不絕於蚤莫義理
之悅日滋且謂士之學經不徒玩心於章句之末必務得
聖賢刪述之意益取經傳精思而默究之歷歲既深所得
益富遂不能自已輯為一編名之曰詩傳附說其嘗從伯
震觀之謂其足以補先儒之遺祛後學之惑即如巨鼎之
解人頗殆未足多也或者以為朱子傳經未嘗自足獨於
說詩自以為無遺憾是其自信之篤若無望於後之人矣然
未幾何輔氏得衍而說之嚴氏又從而緝之近許氏既為
名物抄今又有附說者作豈朱子不無遺憾於後耶將後
之人輒欲有加於前人耶其不以為然也善通道者必欲
千蹊皆可以達國一有阻絕焉夫人得而除之善治水者
必使百川皆得以入海一有壅遏焉夫人得而決之詩之

為言一皆心聲之所發故三百篇之作莫非本乎民彝
乎天性雖婦人女子皆可以與知以是朱子之為集傳持
去夫小序之陋明夫六義之體畧以一二字提掇其旨趣
使學者吟詠情性以得之真所謂無遺憾者惟其時世在
所必審事理在所必究制度名物在所必詳且悉則或攷
索之未至思慮之未及耳若伯震附說之作謂王迹熄而
詩亡為天子不行廷狩而詩道廢謂七月為豳之舊詩謂
正月為東周之雅謂天作為祀岐山執競為祭武王謂后
稷之生非無人道其論切而有理其辨明而有據亦可謂
補先儒之遺祛後學之惑矣故其以為朱子之集傳能使
學者於義理之中怡然而自得伯震之為附說又欲使學
者於章句之外釋然而無疑而或者謂其欲有加於前人
意惜乎伯震不生於三百載之前而求正於朱子而朱子

又不作於三百篇之後而於作震有取也其於作震相知
為悉故不揆而序其卷末云

四哀詩并序

天之生物大小各有定分其稟氣有通塞則其所遇有達
有窮凡民不得其所則於造化也不能無憾惟一則知
有命而安之予嘗觀於生人窮者未嘗不貧是貧常
相回也然貧窮者未必皆勞獨之民即有之亦未有病
夫疲癯殘疾也予自少蹇拙莫利世用其處窮困固非不
宜而終老無子又兩目皆病盲天之厄我殆無以加余不
得而憾也順受之而已爾因賦窮獨貧病四詩時時作商
歌謳以自悼焉

生民有欲或俾尔穀我生之貧誰為荼毒天地仁我豈曰
蠹之父母慈我豈曰惡之家徒四壁凍餒交迫孰知其貧
臻乎此極我貧之極我命之頗寧不欲去之其如命何
水流之逆或疏其塞我行之窮孰通其阨登山有榛涉川
有艱厥艱于行誰為永號我心之蒙人或可發我身之窮
天何能違天何能違我窮曷傷君子固窮君子之常
有眚者目其睛實存昔何昭昭今何昏昏我骸靡非一卷雲
其疾矧自在身如天之有日日之蝕矣人仰其更我目之
昏孰求其明原則有畔隲則有岸長夜漫漫曷其能旦
何草不萎匪無餘藥何木不摧匪惟枯枿人孰不有子而
又有孫我身榮榮獨為匪入相彼先民賢者必有後匪生
之蕃惟積之厚抑君子有後有穀詒之我蔑以詒何傷乎
無兒

八哀詩

我生孔微匪父曷衣父而不慈我將誰歸我桑我柘我田

我穡其勞弗息曰供子職子職之供父道之崇曷不惠我
躬忍其困窮父年未艾我寧有待豈鞠子之哀終然弗愛

右慕父

相彼賈區百貨具居惟通有無俾民爭趨蠢尔物役家貨
日積何牙遺餘力載生載殖爾欲爾從厥家益豐恤人之
窮其將曷庸余亦有欲豈不知足不知其足將恐罹於顛
覆

右殖貨

祥人作宮爰集衆工底法之崇穀無不從厥宮既樹風雨
攸除相其成規罔愆于素彼拙工是承洵無常經朝渝夕
更迭用弗成子畫宮有日其規未二其工未畢何以休吾
家室

右築室

子非無羊宜不自畜何狼之貪謂其善牧彼於羊曷親而
幾其仁匪吞則噬用肥厥身狼心曰交繼以大逝惟狼之
殘犬是用噬狼既厲之犬復繼之哀哉群羊誰其衛之

右考牧

有羅有罍施于丘隅繫我虞人惟鷹鷂是畜雁鳥鷗實鷲
百禽孔畏且其往矣自求珍瘁有玄者鷓曷為尔遭微乎
鷓鷓亦莫之逸吾網未祝實乎平陸嗟爾羽族匪商王其
誰告

右虞羅

我衣我食匪為人役即為之役亦宜小力尔田非我服而
輸尔穡貨非我殖而歸尔息尔實摧我我能不尔支惟力
之窮靡克有辭蚕則就績蛛營其絲尔於我曷資而濟
爾私

右役人

哀鴻嗒嗒載鳴載飛昔也南翔茲為北歸相彼朝夕集于
中澤爰得以息實為安宅何尔居之弗常曰我行兮隨陽
孰求厥寧止必有方茫茫九野莫非樂土無懷游魚日深

潛乎中港

右歸雁

有榮者木生于中谷為楹為楠用無不足用無不足必審
厥量宜短宜長靡材弗良何枝葉未茂克乎宏構厥施
未究廢為薪樵嗟余庭臯有故有條是遂其高于山
千夫雲雷

右山木

遺藁後跋

余舊戡守黑先生遺藁常懼散亡使沒沒無聞于後近在郡齋公餘閱巾笥手取哀集命工
鋟梓惜不得當時名能文者序以表裸之余憶自
洪武辛未休告南還時訪諸故舊若先達及吾徒
輩人俱凋謝無餘矣方悲慨間一日先生之從子
昌文過余請記其所居守素齋因追念先生及其
季孚中疇昔從遊之好尤感愴不自禁為粗述
其槩以復之今藁板畢工乃錄其記附左方庶
可知先生所學所守生時雖不遇而死有不亡者

存焉爾記曰將以學業蘄振厲而卒於阨窮不自
達者世恒多余於鄉先生夏時中甫尤深悼焉先生
學究乎天人淹貫於經史百氏媿諸古作有可儕揆
之今人罕與埒使發藻儒林蜚英詞苑以與夫黼黻經
綸之業何不可迺中歲病失明家徒壁立應門無一童蕭
然室處人視之落莫甚先生晏如也日與其季字中氏
討論載藉著述不倦歌誦自娛翁乎堯麈之友作也
炳乎金玉之聯輝也乎中才瞻而學亦博尤工詩善
書先生所作就輒命筆之郡邑嘗徵辟亦以目青
辭先生晚節名所燕居曰守黑齋學者稱之爲守黑

先生而居貞齋則字中所自號云余自知讀書即相從
二先生間於守黑師事之於居貞則友之也交甚習誼
甚善教益甚諄至無故未嘗一日暫相舍予後以四方
之後陸沈世故間雖歷年多亦未嘗一日置懷抱且往
往於夢寐乎接之第恐不復見叙平生驩嗚呼及今
來歸而二先生果亡矣走訪故居東郭見其從子昌
文肅予坐書舍則所謂守素齋也歷語余以二父
往昔事且盡出所遺藁余未及閱已於邑弗忍讀
既而昌文起請曰吾家世儒素子之所知也今緒業雖
微先澤幸未泯庶幾讀其遺書力其遺業以守其素

守願斯畢矣吾子於從父為素知儻辱記吾齋以一
言見勗尤所願乎余謂然復之曰子知所守之素乎
余於子有言矣人皆曰余克守余素也及情欲炎
于中榮利鑠於外動出其位以趨險弗悟者皆是也
能知所守之素而安焉可不謂君子人歟今子知守
其素守為已難尚知尔從父之素守為尤難乎能
守爾從父之素守又可謂君子之尤難得者歟
不以阨窮自閔不以墮獲失所守操之益固養之
愈充身恒困而道日亨外屢空而中日富明不
于目于其心傳不以子以其文樂天知命曾無怨

尤者非守之有素能是乎子惟讀其書以求其
志力其業以行其義由是樂盤桓以高情抑可
踵叔父之居貞耀幽光於隱德尤可企伯父之守
黑知黑之守惟貞是居蘊之無不是擴之實有
餘然後見子之素守豈徒不渝於流俗而有光於
前人將見前人所爵而未達者可在子食其報矣余
於是嘉昌丈之幹譽慶二先生之有後亦得以慰
予所悼惜而能已於言哉是為記

永樂丁酉秋下幹日中順大夫饒州府知府前
吏部考功郎中里生葉砥謹識

右守黑先生遺藁十卷前饒郡太守葉公既錄諸梓而太守即世其孫應州學正綬與弟緯皆占籍于饒歲其極子家有年矣適子按屬至饒得是藁閱之歎其鏗梓時太守公不求聞人為之序引以表標之遂使鄉之後學慕先生之文者歎一見而不可得良可慨也矧先生與太守公皆吾家姻舊而讀其文思其人能無慨於心歟故請愈憲王公序於卷端用傳於永久云

正統五年庚申正月既望亞中大夫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叅政同邑後學張居傑識

己丑三月十四日贈于孔部前